

國學基  
本叢書 雕

菰

集

下





書叢本基學國

集 茲 雕

(下)

撰 循 焦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

(87422.2)

本國學基叢書雕菰集二冊

每部實價國幣叁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撰者 焦循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五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楊瑞文  
林東塘)

祥

E一六五三平

也未弱冠補甘泉縣學生應省試十三次屢經困躉君惟自訟不知怨尤嘉慶甲子諸城侍郎劉公督學江蘇重君之爲人歎君之學舉君爲優貢生君慨然有知己之感然自謂譽咎殊多不稱此日家庭敍說言屢及之居恆禮法自守訂祀先之儀率其子弟必敬必誠與朋友交必以信謀事必忠往來酬接之度不瀆不慢性素和易而人亦莫能狎也春秋四十有五卒於舉優貢生之明年七月十七日娶同邑李氏舉一子葵嘉葵嘉葬君有日矣循與君交善因爲君銘銘曰

柳青青兮識君之門春融融兮想君之魂立言不朽兮卽身之存魂無不兮藏身於西山之原

代阮宮保撰王善香觀察墓志銘

維大清嘉慶十六年冬十二月壬戌河南分守河北彰懷衛兵備道王君以王事勞瘁卒於陽武城之邸十七年夏六月戊申其孤以喪歸十八年春三月壬午葬于松江府婁縣四十三保二區八圖絲字圩新阡禮也君諱如金字式二號善香其先爲汴人宋南渡後世爲華亭人明萬歷朝君七世祖陞以丙辰進士仕爲太僕寺卿生鋗鋗生三子長曰日藻戶部尚書次曰渭候選兵馬司正指揮爲君高祖楨康熙辛未進士選庶吉士爲君曾祖祖晉河南衛輝府知府爲君祖興堯山東兗沂曹濟道爲君父君始以通判來浙江署玉環同知捕盜有功以同知用移河南借補儀睢通判署開封府值吉林索倫兵進勦楚賊君總理軍需局奉委以察哈爾馬八千匹送軍營君以口馬至緩先以它馬資用大吏以爲能奏入賜花翎題補蘭儀同知會河決歸德睢州君日籌工料夜親堵築露處風雪中寒襲左目絰疊功既成遵川楚例

加捐知府題補衛輝引見上顧君目詢得致疾狀領之未幾進山西河東道歷山東兗沂曹濟道河帥李公謂不足以盡君才奏請調河北遂終于位君之才著於河防軍需而惠愛之及於民也最顯于晉歲甲子晉大饑君方涖河東道撫恤之民得以存活先是晉產鹽于古鹽池既汰商均課地丁趨利者多私販而課病君籌之以爲非復商不可議先疏濬姚暹渠以培鹽井之源然後復官以治招商以理巡撫伯公麟用其議入告奏可秦晉之民以河南北兩岸灘地訐訟吏不能下君曰秦晉之爭以水無常耳水在秦則晉利水在晉則秦利利不利視水南北而科不以利增不以不利減故互爭然水無常而地自在宜合兩地各分其半而丈其可耕者使官不征無利之科民不私無科之利于是數十年之爭一朝而決秦糴于晉民不肯集衆阻之以爲晉粟不足以贍晉何及于秦君諭以糴不可遏乃召富室出資乘鹽車赴洛以穀返糴之價如糴之價蓋以晉穀糴秦而補以洛穀秦獲其糴而晉價不增君之以兗沂曹濟道移河北也當伏秋盛漲在曹已防護無虛日至是考城舊南隄決君設筏拯民于危而食以食其中牟之將決者則馳往力護得安上賞加按察使銜君自夏及秋躬冒暑濕乃致疾仍不自安奔走于大風中故不起春秋五十有七娶趙氏封淑人先君二十一年卒子清華廣西候補同知妾黃氏生清時候補主事女子三人孫二人秉樞秉衡夫衛輝府君之祖所舊守也兗沂曹濟道君之父遺澤之所在也而君皆嗣任之當時以爲祖孫父子先後治一官傳爲美談君判儀睢時君之兄錫奎以翰林出守潁州潁與豫壤相接是時兩親健兄弟迎養迭往來睢潁之間道上人指而識之欣然慨慕以爲盛事君兄之子嫁阮氏爲

吾弟亨婦與君爲婚姻知君之行事君之孤以狀請銘故爲銘其辭曰  
以勤報君以惠答民以政嗣親以敏成仁以勞忘身刻之貞珉以示後人

名醫李君墓志銘

嘉慶十年秋七月名醫李君卒卒之日予家人兒女咸哀泣湖中農人有泣於路者皆君所活也先是閏月予子女及子婦病瀕於危君活之距君之卒止一月君諱炳字振聲號曰西垣儀徵縣人幼習三世之書苦不能得其蘊乃學易十年而有得曰治病之要不外陰陽消息而已陽生陰死醫爲人求其生故必使陽長而陰消用寒涼峻厲則傷其元惟陽主通汗吐下所以亨也利者義之和其德在秋火亢必有以和之火齊白虎所以和也用陰以輔陽非用以伐陽貞元相續而天行所以不已也時予有說易之書謂易之當位卽岐伯所云當位君見之欣然曰醫理在易先生可與言醫矣君又曰帝出乎震震爲東方木木者人之所以始也肝膽之氣存則生消則死俗醫嫉肝木如寇讎務制而勝之生氣乃日損而人壽益促君尤所自得者曰肝之本在右而行於左學者駭其言多攻之歙人汪彥超爲舉一證曰秦越人書謂肝七葉左三右四右贏其一斯爲本乎予亦舉兩證曰肝爲乙木乙爲庚妻妻必從夫宜其本在右鄭康成之注周禮疾醫也言肝氣涼肺氣熱賈公彥申其說云肝在心下近右其氣當秋是肝右之說不始自君矣然予驗之十數年凡右脇痛者君以甘緩之和以勺藥無不應手痊治肺必劇乃知君以積驗得之眞能發前人所未言可爲後世法也彼攻者烏足以知之君苦金匱無善注乃撰金匱要略注二十二卷

能抉其微，錄生平治驗之案爲西垣診籍。惡吳又可溫疫論之惑人也。作辨疫璫言以糾之。謂大黃治疫本於耶律楚材，又可竊之而不知其義。妄造達原飲用草果黃芩，以剝人生氣。且疫爲陰濁入人口鼻，當以芳香勝之。立清氣飲用大黃有漬法、蒸法、同煮略煮諸法，取其氣而不取其味，意尤造於微。嗚呼！習醫者多不通經，或有假經語以爲緣飾者，又莫能發其精微。以會通於神農黃帝之指，自宋金元明以來，能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其惟君乎？君卒年七十七，遺孤止二歲。是年九月葬君於蜀岡之陰。君爲貧人，賤士治疾必竭盡心力。寒暑暮夜聞召卽行，而短於伺候富室顯者，故身後無餘財。胸有定見，不善隨衆浮沈。病已則戒勿藥，不屑以調理爲名。奔走射利，或製一方，令服百劑數十劑，不更增損，均與世俗醫相反，而識者遂希。至於生死在呼吸之際，人攻君補，人塞君通，人寒君熱，以口舌爭之，不足以身名性命。哲而決之，手調其藥，而坐驗其啜，不效不已。及其愈也，所報或無一錢。君以爲快，嘗往來吳越荆楚之間，所交落落，然而譚論風采，聞者好之。說醫之文，簡而有法；間爲詩歌，不甚溺也。予旣錄其診籍爲李翁醫記，復述其生平梗概及學之所以垂於石銘曰：

惟人思之，知君術之神。惟人嫉之，知君學之真。財利所在，讓之他人，拙於求富，巧於濟貧。人喜用克，君獨以春贈以陽和。不殺而仁，每乘舴艋泛我湖海。囊中有帙，指奧以醇人驚論創。實中於倫，爲語學者維茲有津問而師之，以保庶民。

乾隆五十九年秋七月表叔王容若卒於余家之半九書塾年七十有二嘉慶元年內辰正月葬於余莊之北去余宅三十步君爲明儒吏部郎納諫之裔孫高祖父玉藻明崇禎癸未進士選慈谿縣知縣升都給事中曾祖父方魏以處士終祖父祖修歲貢生生君父衡北及循祖母君性誠樸讀書明大義非其道未嘗取一介也循及弟妹幼年君皆抱持飲食及循生子女君又抱持飲食之循十歲前日夕相依君時說古人孝弟忠烈故事暇時教以書數循之習九九實始於君壯年多力善拳勇好理鄉黨間不平事居余家五十年凡片紙零鐵棄諸地一一收拾積一篋往往得所用娶某氏無子銘曰

湖中閻閭實惟王氏著書滿家直道如矢至於容若乃爾式微祖無宦積焉得輕肥生不妄取死無餘財人謂君愚君量實恢布衣莎帽清若寡鵠不墮祖風困窮何辱衣冠之嗣孰如君賢不忮不求惟君有焉葬君近我良於墓祭銘君於石以告後世

吳完甫墓志銘

嘉慶六年辛酉夏六月某日詩人吳梅村學士之曾孫完甫以貧卒於揚州年三十六哀哉君諱某醇篤恭敬訥於語言多巧思善刻石摹印不屑屑講章法自能工亦非仿秦漢以飾苟率嘗以三乘方算法問余余與言唯唯似未喻明日發爲圖窮極微妙久客揚州友朋以其孤子爲娶婦劉氏婦有母病矮君飲食之婦生男女四五人君不善治生日用遂蹙憂鬱至歐血病又以服藥日增費百錢境益窘矣遂不起君與汪大費交最深汪葬君於某原銘曰

泰伯之裔。世居婁東。穆穆祭酒。爲詩人宗。三世而後。至君迺窮。君性沉默。與人則恭。君多才藝。思入而通天。與君慧。而困厥躬。依人江北。餓守蒿蓬。兒衣百結。婦歎於宮。篆刻不輟。運刀成風。對客笑語。自比斯翁。寒餓外襲。愁鬱內攻。神氣日剝。如木有蟲。君年方壯。君算則終。頓聞君歿。我心忡忡。衣食所累。至此鞠凶。魂兮歸來。棲於寒松。爰刻哀辭。藏之地中。

代阮撫軍撰雲南府通判岸亭陳君墓志銘

君諱聖修。字念祖。號岸亭。廣西平樂人。原籍浙江山陰。曾祖理官平樂司獄。遂移籍焉。祖廷綸。康熙庚辰進士。廬州府知府。考齊襄。舉孝廉方正。江西廣饒九南道。得男九人。君敍第三。生而岐嶷。善讀書。工於屬文。以太學生中乾隆庚辰舉人。援豫工例。授湖南桂陽縣知縣。調益陽。丁外艱去官服除。歷任江西之建昌、鄱陽、吳城、安徽之太和、蕪湖。所治政績有聲。陞雲南府通判。未及任而卒。君生於雍正十一年十月。距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年六十一。安人凌氏。生子四。伯季先於君卒。仲廣興。叔廣凝。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地。禮也。君令益陽時。值山水破隄。民大饑。未及請。先發倉米十萬斛賑之。無爲州水衡壩壞。州人議移建。君方署州事。以爲棄地讓水。非所以恤民。不如於要害處。開引河而增壩以護之。依君議。民賴以安。又嘗署和州。州舊有僉丁貼費之例。君議照屯田。按畝增追給。運丁自措。時以爲便。蓋君以經濟之才。施於宰牧。不徒以奉職者免上議。矢公者。靖輿評求之古人。可謂賢矣。先是君仲兄聖傳。爲臺灣縣丞。值林匪之變。慷慨罵賊。慘罹於難。天子以雲騎尉褒其身。且廕其後。無嗣。故以廣凝爲之子。廣凝重性。理之學好。

金石之文，鍾於孝友。志在表揚，以君行狀屬某志諸石爲之銘曰。

邑宰之任，視古諸侯化蘇德駿。民視風鳩，會稽名駟。東郡無蠭，牛依淮守。虎拜荊州，繫古有然。維君則侔虞賓巨族，楚產名流。清白世守，仕學用優。生秉異質，出建嘉猷。卅年作宰，萬里言游。春風拂鋤，陰雨隨驕。民隱旣恤，官方式修。無偏無黨，不剛不柔。徇先羊問，犢共車留。破械同豫，發倉比攸。荻圩增壩，穎闢穿溝。利民立禱，神神酬通。經足用臨，事克謀具。我壺漿衍，我朋儔梅花東閣。明月南樓，板輿朝豫。民瘼宵籌，蒼黎在臆。皓髮生頭，績方報最。形頓歸幽，羊燈寂寂。蠻幕悠悠，女捐簪珥。童罷謠謳，遺書百帙。貞石千秋，魂棲芳草。墓表長歎，湘雲皖水。人去香浮。

節孝臧君墓

君姓臧氏，諱禮堂，字和貴。常州武進縣人。高祖琳以經學著名。父繼宏，母章。生子四人：伯庸、仲鰐、君次、叔季。屺君生有至性，天倫而外，別無所樂。秉質樸鈍，師事伯兄庸，每受經人一已，百務獲乃已。遂通六書，故訓之學尤長。雖校學者推之，然而性命所存，則父母而已。父病接瘡，冬夜畏寒，又不樂近火。君每夕潛身被中，既溫復潛起，三歲不間，未嘗令父聞知。父歿三日，水漿不入口。三年不入內。母病風，須服桑膏。君熬之，火薰目盡，腫率以爲常。侍母疾不遠左右。母或詣親戚家，則奔隨輿後。下輿則扶掖以行。雖內室婦女羣集，不知避人。信其誠篤，亦鮮有怪者。壬戌夏，母病甚，忽愈。方君持父喪，哀毀骨立。十歲未復家。貧無僮僕，居恆爭自操作。至是乃不能勝。乙丑四月客長興，未三月家書七發，問母安否，未幾病歸，遂不起。旣卒，

撫其左肱。有肉長三寸如蝎。突出膚表。其婦泣曰。夫之羸。由割臂肉而起。夫在不敢言也。先是庸遊粵東。於南海得二利削。以問兩弟。君佩之。值母病甚。醫謝不治。君目視婦令先寢。外局之。明晨有血漬於樓覆。以灰不掩。是夕。有小婢窺見。君持所佩削畫臂走樓下。已而煎藥向銚長跪。若有所祝。母服藥曰。今日藥濃甚。病竟愈。君自割後創潰。歲餘乃合。每日忍痛作歡。而血氣精魄實耗於此。君風尙醇默。禮義所在。爭之不少匿。不諳人世周旋之習。其跡近懶。而君率性行之中。於倫慮。伯兄庸舊名鏞堂。至是改今名。君作書規之曰。君子已孤。不更名。蘇忿生。宓不齊。皆二名也。名以傳信。取名不定。子號太多。反致岐惑。仲兄嗜億錢。泣涕以諫。不聽。日夜隨之。仲感悟。然後已。娶婦之夕。以事舅姑之禮。編爲詩歌。使女儻脣誦。婦竦聽畢。乃合登。婦偶失母意。君呼而讓之曰。爾獲罪吾母。斯我之讎。與爾約。三年無過。許復合。否則出矣。市歲。婦克盡事姑禮。弟屺泣請之。乃睦。君卒于嘉慶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春秋僅三十。配胡氏。無子。有二女。是年八月三日。葬君於豐西鄉祖墓之側。庸傷君甚。私謚君曰節孝先生。君所撰孝子孝女孝婦傳。共百卷。說文經考十三卷。尙書集解。按六卷。鄭氏義門傳。志二卷。先考遺事一卷。愛日居筆記四卷。君之歿也。大興朱相國作謫辭以哀之。孝弟之節。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君以行爲本。學爲末。故著述之業。不復詳書。而特書君之行。以表於石。

伯祖心若府君墓表

府君初名炳。字沛然。後以字行。遂名沛然。字心若。吾曾祖文生公之長子。吾祖鑑干公之伯兄。墓在澗陳。

壩北祔於文生公墓之西南面於澗府君幼師事王君祖修王氏自吏部公納諫以來世守石黃陶氏之法府君習之不能售於有司復師事郭進士嗣齡進士時以王胡之文教授於鄉里習之益不得售府君持之堅不肯爲世俗文安溪李相國之門人胡公素好守溪文適督學江南得府君試文奇之以爲童子中何有此老學取爲郡學生時府君年四十矣目短視廣面須如戟胡公笑謂曰子之貌何不類儒者府君峻其聲曰儒者何貌孔子貌似僕矣聞者肅然郭進士修江都志議與同事者某公不合某公以虛譽自炫者也明日府君遇於市執而數之曰昔者爾所言姑與余論諸市中乃盡破其所說某公莫能對明日引去甘泉令張公宏運將穿溝引湖遶西山而南入江所費既衆且將壞墳墓田宅之當其地者里人汹懼值令至府君往謁力陳不可令艴然府君隨至縣庭復爭之先是里中奸民利於此而嗾令令惑之聞府君爭當於理稍悔悟適大吏亦以爲不便於民乃止府君樸誠不欺見義勇於爲鄉黨憚畏之有口角詬諤得府君一言即解舉爲約正每朔望集民教之當是時里中鮮訟者農夫或終年不入城市宣化使者涂公按部至里見府君勤於教而民俗於諸鄉獨淳謂府君曰君百里才老於鄉官屈也聞諸吾父云乾隆某年月日卒於家年六十八娶高氏生子男一蘭女一適管一清管以庶吉士改魏縣令迓府君至署府君惟布衣羊裘而已孫男三待得微得微少失學不能擇友以飲博盡蕩其家業遂以窮死府君手著時文稿數百篇手訂明人程墨及震川守溪思泉鶴灘諸名家文稿均存得處乃失之至於盡墓久不修從兄待整葺之追憶所知述而刊諸石以告後人

族父訓導公墓表

訓導公之曾祖茂卿公，諱明選，與我高大父震鳴公爲同祖兄弟。祖賡泰，字載歌，父南傑，字萬士，皆世讀書爲名諸生。公諱率祖，字履安，以歲貢生官望江縣訓導，卒於官，娶龔氏，生子二，長汝驥，次汝龍，以汝驥爲兄，繹祖後已而汝龍歿。汝驥亦先公歿。公叔父南吉，生暉祖，暉祖生汝翼。至是汝翼竭力迎喪，自望江歸，與龔孺人合葬於某原。公天性純粹，承祖父之學，安貧守道，語默動息，未嘗稍溢規矩。讀書外，不知有嗜好。著述外，不知有師友。居城中，從學者數十人。嘗與友人論經義，疑滯未及解，將之湖中，當北行，過市衢，觸人而南行，數里乃悟其心之專篤，不可渝易。有如此也。公之兄繹祖，工騎射，能文章，壯遊京師，爲康親王所知，王重其才器，不許假歸。及歿，王召公迎喪，且憫其兄，將及其弟，公至臨兄喪，卽位哭極哀，然不一謁王。王使人導之來，叩頭謝曰：「王之恩沒世不能忘。」率祖今日爲兄來見，王爲不敬兄，持兄喪而見王，爲不敬王。請俟異日，竟以柩歸。王歎曰：「南人善謁，秀才乃若是耶？」使人追贈以金扇，傳諭曰：「有子弟入京，持此扇來，公再拜受之，卒不見。」汝驥字鳳來，以時文名，隨月讀書，樓課藝中有載者，自茂卿公以文名於明，萬歷天啓間，至鳳來五世，幾二百年。祖孫父子兄弟皆讀書，無一貿易者。鳳來無子，汝翼字民望，亦無子。民望始不讀書，以貧投水死，是可哀也。民望忠厚長者，嘗以家藏時文稿數十篇示余，今亦散失矣。惟載歌公所著澹園詩義，嘗刻木者，余收藏之。其他著不復可得。訓導公軼事，先君屢稱之，惜乎未更請於先君，所聞僅如是而止。今公旣無子孫，門人鮮有存者，循稍稍知屬文，不卽此時表之，恐後世遂泯焉。方

公之迎兄喪入京師學中人多豔之及不謁王而歸鄉黨士大夫或哂或惜以爲迂儒唯先君及族人時若以爲徐孺子申屠子龍之風也其人沒其風不可沒其後絕其名不可絕用述舊聞以刊諸石

范氏墓表

循祖父生三女季適范循幼時隨先子至姑家姑之翁南宮范翁壽八十夫人呂並存姑夫名之瑤字崑池姑之子徵麟字彬文號秋帆甘泉學生娶循族父麗左公女生二子長選次金一堂四世何其盛也循自幼受業於彬文師已而南宮翁卒呂夫人繼卒越十年而姑夫崑池卒遐前卒其母療卒彬文師繼娶循族父印瞻公女數年而師卒金之妻朱卒姑母及族姊姑婦相繼卒今年金又卒四十年而四世十口盡沒金無子繼娶於沈生一女猶襁褓也哀哉先是姑夫崑池合葬南宮翁呂夫人於許莊之南彬文師葬父及妻於墓之西北隅師卒未葬至是五棺同日葬師善爲歌詩每日吟詠不輟處亦貧以舌耕養父母未嘗干人性好山水值省試清晨出遊牛首山忘攜錢忍餓終日其興勃然循從師七年師授以騷賦古文年十七以詩賦受知於劉文清公師之教也三四年來屢夢見師相向泣涕去年秋八月間偶隱几見師隔溪立奔汗如雨遙謂曰吾窮甚吾無以爲家也今啓所厝棺和蠱欲脫更一年幾不可葬是非循之咎與是非循之咎與嘉慶丁卯十二月十三日

吳氏先塋表

黃珏橋鎮西三里田呂家巷巷南有塋面西澗水繞其左曰吳氏先塋余里中吳氏有二一從徽州來再

傳曰椿年生重光官至代州知州一從高郵來曰輔君輔君生美枝美枝生堯佐堯佐字從周少孤善事其寡母貿易四方以艱苦積貲置田宅稱溫飽生二子長曰體仁字敬元樸素有父風次曰體倫字慎徽甘泉學生是塋葬從周公敬元慎徽兩公左右祔從周公娶於周敬元公娶於仇慎徽公娶於潘皆合葬先是椿年有厚德里人謂代州之貴所以報也周孺人以勤儉佐夫以忠厚訓子孫睦婣任卹其鄰里鄉鄙而知之者鮮其孫太學生宗贊謂余曰周孺人嘗買櫟愛之已而廉知爲某氏物撫然曰鄰里也萬一至吾家觀此何以相對急反櫟不取值鄰里娶婦者往爲之償新婦貧家女衣裙不能具孺人甫見急解裙衣之不使娶婦者知婦無裙也他行事多類是嗚呼慷慨厚施有餘財者類皆能也惟以仁恕之心隨其所遇而委曲周全纏綿無已無高奇異俗之名而尺布斗粟誠誼將之惠之所及無跡可求天之報之必有興起如代州者慎徽公每至書肆率檢破蠹不完或詩文集不著名者購歸整治之曰好藏書者以板計以名求此其所棄也余不取或竟廢矣此用意之微與周孺人之心適合知其教於家者深也太學君虞其子孫忘先德之所貽思有以彰之屬其同里友人焦循書其事以表於墓

李氏兩大夫阡表

嘉慶二十有四年歲己卯皇帝萬壽詔內外大小各官得以己官品級封贈厥父母於是刑部主事甘泉李周南請贈其王考國彥考商山皆爲奉直大夫請贈其王妣節婦胡請封其母凌皆爲宜人凌太宜人受封後旬許以壽終是年十二月丁酉周南奉妣之柩與考合窆祔於王考塋內屬其同年生焦循文以

表之李氏其先蘇州黃花嶺人明世宗時遷揚遷揚之祖曰思洲思洲生玉生玉生生良相良相字公達娶於王繼娶於朱生三男長國賓字介藩次即國彥字美士次國士幼殤公達公早卒朱年三十撫兩孤並成立介藩公生五男美士公又早卒胡太宜人時年二十有八未有子以介藩公第幾子商山爲子商山字芝田生二男周南鼓南皆凌太宜人出也李氏自玉生公以下皆治生有業在邵伯鎮世守之以供歲時祭祀給衣食世以忠樸誠壹聞胡太宜人旣後芝田公芝田公甫四歲胡憐愛之如已出芝田公事胡太宜人無間於所生已而胡太宜人以業授芝田公督責嚴芝田公承益誠旣娶有子矣少有過誤胡太宜人色不懌芝田公暨凌太宜人輒恪立齊懼潛變所行覲色解乃亦解家世居郡城去邵伯鎮數十里歲大半居肆舍時時歸省侍寢食以日所出內取與告及胡太宜人歿哀毀盡禮先是美士公葬城北法海寺旁胡太宜人以地卑溼遷城西金匱山至是合葬卽今所祔阡時乾隆四十一年乃以母節請旌於有司建坊入祠芝田公貌清癯愛潔好蓄書籍花卉自號曰逸亭與人接極和然不苟訾笑不輕諾雖貿易實以儒道行之故所居積率折閱而市井駟儈得以詭詐謀侵侮之芝田公默受不與校周南以公瘁病請棄業公慚然曰此業爲吾祖母母兩世孤孀所遺母嗣我坐付此業旦夕以先世百數十年所延戒勿墮今以侮故而棄是棄吾母也未有以易之吾奚忍乾隆六十年芝田公卒年五十二向者市井駟儈益肆其謀凌太宜人蹙然謂周南曰汝父不校厚也爲人子漠然置之非孝也父始歿汝未第而先業遽捐非父志也周南乃赴吏自言謀者不得逞竟復其業母教也芝田公雖出嗣於其本生兄弟友愛殊

甚凌太宜人睦於先後仲兄垣圮厭傷人或持之禍不測芝田公憂甚趣周南營救幾被譴仲兄得無事聞者背相議曰若素好書玩花石古器嘗目以爲柔今重兄辱而輕子譴確乃如是邪仲兄無子生一女芝田公爲立嗣凌太宜人撫其女出室如己女先是周南娶於陳生二男五女皆殤鼓南早卒妻何年甚少生遺腹子官保凌太宜人上承事孀姑克盡其孝下撫婦婦克盡其慈夫存則相夫以成其厚夫歿則教子以成其孝以一身介兩婦之間孝於姑而姑之節彰慈於婦而婦之節著年七十六周南成進士妾張又連舉二男宗保安保何亦苦節自安能慰其姑官保長成能讀書皆目見且生受封乃歿天之報施豈偶然哉君子曰李氏一門男仁婦貞母賢子順是可以風矣然循見婦人無子者多不願爲夫立後先業轉可付諸異族乃觀胡太宜人之教芝田公其愛人能之其嚴非至誠孰能與於此卒使芝田公盡瘁以守其業且以孫貴賜贈及夫美士公雖早卒而名顯於世吾述芝田公凌太宜人事尤感慨追慕於胡太宜人也因爲之題曰李氏兩大夫阡云

殤孫家志

余少子廷繡生於乾隆壬子九月殤於乾隆乙卯六月今幼孫貴齡生於嘉慶壬戌八月殤於嘉慶乙丑六月皆生於壬死於乙亦異矣廷繡死余在外其瘞處不可蹤跡貴齡殤之日卽瘞於莊西四畝田左側壠上哀之惜之爲之銘曰  
愚惻賢否初生悉良長不成器不如幼殤維爾幼殤我心則傷繫此尺土以爾形藏余文不朽爾死不亡

# 雕菰集卷二十三

## 先考事略

先考嘗謂循曰吾家世世以忠厚退讓爲法吾高祖仰湖公諱文科爲江都刑房吏以慈祥稱未嘗妄受一錢今西分一派人丁蕃衍皆修德所致也此缺長房承之違於先訓子孫遂絕不可懼哉吾曾祖震鳴公行二諱明與諸弟析居既而諸弟疑其產厚索承分田補之公卽如所索不校吾祖母卞孺人生於饒裕幼年惟知作詩及畫旣歸吾祖文生公公行五諱源諸嫂嫉孺人益厚迫人析爨而遺以先世債負孺人盡以斂珥償債時僅薄田數十畝與文生公躬耕自給並徵高壽子孫林立家業復舊時以錢穀周卹諸姪不念舊憾親戚鄉鄰至今奉爲家範爾祖鑑千公諱鏡嘗元旦衣冠謁關聖廟路遇族中無賴子窘辱至汙毀其帽人以爲必結訟公歸易帽而出明日無賴子自愧請罪公念其貧且厚給之其他可知也吾族自永樂間聚處於湖分上下兩莊今惟吾屋尙存指樓屋曰此嘉靖間物得不拆者忠厚退讓所積而留也先考諱蕙字佩士妣王氏爲明吏部觀濤先生諱納之元孫女王氏世以易名家傳至曾孫祖修以通儒爲明經以易經授徒先考爲明經外孫得聞王氏說易之法以咯血病應小試一次卽納粟爲太學生先考幼年事父母之節循不及見然於親族中極睦嫗任卹之行胞弟董幼殤每墓祭必親詣而泣女兄二人長適史無子而嫗爲之置田以供口食次適徐早卒遺孤女教育婚嫁如己出母舅之子容若貧而無

予飲食之五十餘年，好善樂施。予族姓親戚，有待以舉火者，死喪濟以棺斂之費，於孀婦孤子周之尤力。乾隆三十三年歲饑，出粟以濟，循時六歲及見之。先考承祖遺田八九百畝，以施故家漸落，不懈也。貸者不能償，則還其券。佃戶貧者減其田租，有戚謝姓，貸稻二百石，將賣屋，昏夜至，曰：吾負債多，他人皆利子錢，惟君否，不忍負君。幸卽偕去，取屋值少，遲他人得矣。先考艴然曰：君奈何以祖遺宅償債？我豈逼人賣屋錢也？卒不取。家既中落，復屢值荒歲，乃稱貸於人，將如期賣田以償。適戚有喪，悵然曰：吾尚有田賣，不可使親戚無所殖。分而予之，先考性情和易，無疾言厲色，間有橫逆，至受而不報。嘗賣田，有爲受田者謀，使酬以錢，而代行其譖，受田者不忍欺先考，告以實。先考曰：非伊之詐，吾故使之也。戒家人不可使某知之，恐其自愧。有牛五頭，族人賣之，又有豕一圈，族子給以代販，久不歸價。先考無一疾言，待之如常。及卒，族子至柩前，流涕不能已。居家儉約，衣裘器物與親族朋友共之，不還。未嘗往索，往往至損壞而後歸之，未嘗有難色。新置燈，族人借而賣之，有椅十二，族人借置其家十年，已屋中轉無有也。然處之率如常。先考口不諧謔，足不履非禮之地。嘗偕人渡江，風大作，舟幾覆，同舟者曰：未有方正如焦某而沈於江者。吾輩可無恐也。有樂生者，善相人，謂先考兩目如蠶眠，法無子，越十餘年，樂生相之曰：君兩目之蠶化爲紅色，此厚德之證，當得子已。而果然。先考生於康熙壬寅正月十六日，卒於乾隆乙巳四月二十九日，年六十有四。卒之前年，自筮之，知數將盡，啓笥取人所負之券，毀諸火，負於人者償之。曰：不欲令子孫失忠厚之道。蓋先後所燬嚴正甫等之券，不翅數千金云。娶謝孺人，又納循生母殷孺人，殷孺人生循，及循之弟。

律徵孫廷琥廷繡循出廷琮律出廷鐵徵出繡與鐵皆殤琥生四歲先考始卒蓋四十外始得循猶及見孫乙已冬十二月二十四日與謝孺人合葬於本宅東數十步先考於宅左構書塾十餘間植以羣卉賓客至者雖卑幼必親加禮貌坐與言不倦語不及義則正色婉言謝之善青烏家言通郭景純諸家之學熟於焦氏易林策則用之每有奇驗先考教子弟多格言循謹錄於左方

昨聞談科名者有敲門磚之說謂不必根柢經術但求塗飾有司耳目便可騙得余爲之駭甚試思朝廷設科非翰林不入內閣所期望於士人者何如乃以騙爲名不願子孫之效之也

曾子稱顏子有若無實若虛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孟子述顏子之言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學顏子者學其虛心又當學其立志孔子言慮以下人又言當仁不讓於師顏子與孔子合灌夫鄙程不識耳語韓建疑唐昭宗眼語可知處己接物必要正大磊落不獨免爲人鄙亦且免爲人疑否則不足立名亦不足保身

或謂宰予何以短喪余曰古人居喪之禮非如今人今人止不衣采服不與考試耳於古人居喪之禮能一年行之乎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求易不忮難讀書就正有道則宜用求而斷絕忮心

孫禮慕郎顗名德求與親近顗不許遂爲孫禮所害小人知慕名德正可進而教之蕭望之絕鄭朋周堪絕華龍皆受其害或假韓魏公書動蔡君謨韓公轉爲致書關中得官學蕭之峻尤宜學韓之量

魏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見胡質，質辭以疾。遼問之，質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於口。今以睚眦之恨，乃爲嫌隙，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言復與周平，胡質之說可爲交友格言。宜三復之。

毀譽皆不可有。以二者較之，諛墓猶可不必責備。賢者蘇子瞻論賈誼之黜，緣於不結交絳灌，誼若結交絳灌，因而不黜，何以爲賈誼？

文中子言止謗之要曰無辨。

張公藝九世同居，書忍字。余謂非也。忍則不能融化，忿蓄於內，久之將有不可忍者。父子兄弟之間，惟相通以誠，有所疑必使釋之。令共見其心，本無忿，何容忍？或言家庭之間，宜相退讓，此亦相率而爲浮僞耳。亦何能久乎？

新唐書列司空圖於卓行傳。蓋本王禹偁五代史闕文，闕文稱圖以清直避世，終身不事梁祖，誠唐之陶元亮也。唐之詩人，當爲弟一。所著二十四詩品，亦當爲歷來論詩者弟一。爾輩好作詩，宜細讀詩品，尤宜學作詩品者之人品。

五代史載韋震爲人彊敏，有口辨。後乃病瘡，又范延光傳云：初，秘瓊殺董溫，而取其貲；延光又殺瓊而取之，而終以貲爲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歐公不好二氏之說，而史書之所載嚴切若此。伍被始說淮南，不當反，爲敗之計也。繼爲畫策，爲成之計也。及敗，乃自上書告反，真反覆小人，以此受戮。

不爲枉矣

俗稱西王母爲仙人。嘗閱漢書注。西王母狀如人。豹尾虎首。蓬髮蒿然。然則西王母非仙人也。大抵清心寡慾。和平其氣。自可延年。幼年見戚姓中有好神仙之說者。始而煉氣吐納。旣而屏妻離母。獨處山中。採松葉爲食。久之。脾病吐利而歿。豈不哀哉。

世俗居喪。有逢七之禮。或詆爲道家之事。余謂七日來復。爲陰消陽長之候。每七日而望死者復生。未始非孝子思親無已之心也。

周子云。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惟靈故能推物。不能推故不可爲靈。物阻於天。而能盡其所不阻。人阻於慾。而不異全阻於天。則人不如物矣。

見穿窬當思其貧處。貧當思不可爲穿窬。

怒人之欺我。當思其平日有益我處。更思其將來豈無益我處。又思彼雖欺我。我未嘗不因此而有受益處。則怒自潛消矣。

爲一善舉而使人不可受。則厚反爲薄。誠於善者。自能委曲。使施之無迹。受之無愧。如是。乃有濟。且亦可恆也。否則高興爲之。非出於沽名。卽出於市恩。旣不可長。人亦不信。

餘慶餘殃。聖人言之。大抵陽善報之顯。陰善報之隱。如以沽名爲善。亦以名報之。昔之稱君子者。後或不昌。稱小人者。後或繁盛。此其際微矣。

吾家世村居。一衣一食皆賴牛耕。古人蜡祭迎貓爲其食田鼠。祭虎爲其食田彘。其時用人耕不用牛耕。故不聞祭牛耳。今則力田之事全賴之。果腹之物甚多。何必食此。

人與我爭名。則自斂其矜人。與我爭利。則自戒其貪。不矜不貪。人曷爭乎。

人有求於我者。必我有所餘也。人有忌乎我者。亦必我有所餘也。分所餘以給人之求。斂所餘以消人之忌。胸中自然坦蕩矣。

今日爲生員。不可因有司之多取而抗糧。異日爲有司。不可因多取而致人之抗糧。

相地之學。發於郭景純乘生氣一言。大儒朱子、蔡子皆精之。大凡元氣清剛直行。其極處必旋繞成圓。所謂結穴處也。清氣直行。濁氣分於兩畔。則砂矣。清吉濁凶。故葬必當氣之旋處也。非獨地理有然。人之清氣行於中旋而爲首。其濁者分爲四支。草木之清氣直行爲榦。旋處成華實。其濁者分爲枝葉。凡有氣者。陽奇陰偶。無不然。不獨地氣而已。然必有德者。以陽遇陽。相感成吉。若無德者。以濁入清。且相混而爲濁矣。如水雖澄澈。以汙泥投之。水亦變潔爲穢。何吉之有。

郤子爲韓子分謗。晉所以勝齊也。朋友共事。全以分謗爲要。自不受過。而以過諉諸友朋。人何以堪。譬如兩友。乙有求於甲。而屬己爲之居間。於甲則曰。吾本不當言。乙迫之也。於乙則曰。吾本極言。甲堅不許也。及事成。又據爲德色。此不能全己之交。復不能全甲乙之交。則市交也。已有求於友。不可竭人之忠。盡人之歡。友有求於己。不可不竭己之忠。盡己之歡。

先妣謝孺人事略

先妣謝孺人生於康熙庚子正月二十九日卒於乾隆乙巳九月初五日享年六十有六循生母殷孺人生循三歲謝孺人撫育之至十五歲凡十有二年寢食未嘗離側循幼多疾謝孺人懷抱行十四夜不寐足盡腫婢媼請代孺人曰先姑在日望孫不得臨終以是爲憾今得兒敢委諸乃輩乎循生於癸未越三年丙戌弟律生又四年庚寅長妹生又二年壬辰次妹生甲午弟徵生皆與循同母而孺人愛之皆如己出孺人生父諱銓字雙南叔父諱天齊字覲南邑學生叔母虞氏無所出養孺人爲女嫁時粧奩及時節饋送皆覲南公主之孺人往來兩家備極孝敬循幼年隨孺人之外家稱雙南公曰五公公稱覲南公曰六公公兩公年八十餘須髮皓然一鄉皆稱有道之士循旣隨孺人飲食起臥孺人教以書數口授毛詩及古孝弟忠信故事多置紙筆令臨寫字每至兩外祖家或兩外祖至吾家孺人令循出所書字呈於兩公或當前作對句兩公率撫摩以爲笑樂孺人同母兄玉來早歿嫂范氏善鼓琴多識前言往往孺人與嫂最親厚每歲迎之同處時循冢田園所出頗足衣食孺人不自逸夕時呼循生母共績麻枲或貼錫箔爲冥鏹嫂范及甥女徐亦往往共爲之手勤女紅口中相論說嘉言懿行循與諸弟妹環聽之率以爲常甥女徐者幼失母孺人視如己女長嫁於裔已而婦孺人待之終身不少衰徐視孺人亦不異於母孺人病時苦脊骨痛不習於席生母殷孺人及徐迭以手相間二十餘日兩腕盡腫及卒徐慟之尤甚殷孺人哭踊極哀服朞年喪盡如禮孺人讀書而不作詩曰詩非婦人事也嘗曰先祖姑下孺人最深於詩晚年

以爲戒。後世婦女宜守之勿忘。先府君好施予。或值空乏。孺人多方成之。循年十八娶婦。孺人愛婦如女。然婦寢偶東首。孺人切責之曰。左尊夫所居。何爲僭之。立命改正。和睦之中。而嚴肅如此。循生子虎兒。孺人抱持之如抱循。卒之夕。呼婦抱孫至榻前。撫孫之手曰。何冷如是。慈惠之性。至死不變。蓋泣涕終身而不能報。

先妣殷孺人事略

吾母殷太孺人。以乾隆甲戌事我府君時。我適母謝孺人年三十有四矣。先是吾祖鑑千公卒。服既除。謝孺人謂吾府君曰。翁之喪無孫成服。吾之咎也。亟求宜子者納之。府君未果行。至是復謂府君曰。姑年六十。忍令不抱孫乎。遂聘吾母兼納陳。陳性慾多詐。嫉吾母。旦夜構釁。或以去諷吾母。母曰不可。婦人從一。吾去焉歸。或勸府君謝孺人逐去陳。母又請曰不可。留我去人。將謂我何。我姑避之。宅西北半里許有范庄者。佃客所聚也。有茅屋。母與兩嬸媼居之。悉屏首飾鮮衣。習爲田事。凡耕耨刈獲之術。盡諳其利病。而能其勞瘁。謝孺人益重吾母之賢。亟迎歸。明年生女。未幾殤。遂生不孝循。及弟律徵。姑夫范之瑤。每稱道兩孺人事。循聞之也。謝孺人撫循等如己出。乃以家事盡委吾母。吾爲君撫子。君爲我理家。戒僕婢。凡米鹽酒食之議。此後無間我。殷太孺人旣理家事。法度井然。雖細務。必請於謝孺人而後行。旣行必告。未嘗自專。乾隆癸卯春。謝孺人病。嘆。臥牀兩月餘。吾母侍疾謹。謝孺人命小婢啓笥。出欽簪衫服語吾母曰。此先翁姑給我使爲婦也。今授君。吾母泣涕受之。親湯藥掖持不輟。已而謝孺人病愈。於是親族間有

嘉禮延謝孺人襄其事者皆令吾母代之。越二年乙巳四月吾府君卒。謝孺人傷之致疾至九月亦卒。病中脊骨苦痛。吾母以兩手承之。月餘腕腫若瓠。謝孺人以手撫吾母之頤曰：向者吾女壽死深自痛惜。今卽在焉能如君既卒。吾母以所受敘若衫命循等用以斂盡納於棺。曰昔重違孺人意姑受耳非我意也。今仍歸諸孺人徒跣踊哭。髽髮戴枲不異子婦之事。舅姑一時以爲善。嘉慶乙丑十月初四日吾母殷太孺人卒去謝孺人卒後二十年年亦六十有六先是吾祖母王孺人亦年六十六而卒。王孺人性嚴恪治家有法。謝孺人和柔溫惠。戚黨懷之。吾母誠以待人禮以持己。府君棄世之後食貧茹苦以勤儉率諸婦非其道雖一絲一粟飭循等不妄受愛護子孫若珍寶惟讀書督之最嚴。櫛楚撻朴不恤。培黃其父失教以虛飾誤之深以爲恨。病中課其作文猶切切也。吾母以夏四月病至九月望後坐起謂循等曰先君以車迎我先孺人念我甚我亦念之今將去矣又二十日乃終是年十二月初六日祔葬於府君謝孺人合窆之穴。

揀選知縣李君濱石事狀

李鍾泗字濱石。其先淮安人。父世璉號紫峯精李虛中之術賣卜揚州市遂爲甘泉人。紫峯多隱德嘗曰吾生子宜有興者及生濱石而紫峯卒。濱石兄鍾源字嵩泉承父業日得錢以養老母及幼弟濱石因得讀書師事同邑黃先生。依宣黃先生名洙。今以進士官山東縣令者也。時爲諸生館於濮濱石往附學值歲饑米貴終日或不得食每歸飯餐兩麥餅卽往忍餓苦學嵩泉閔之令改業習負販曰弟庶幾得飽食。

乃投轅門橋市口洋貨鋪中甫入之次日誤觸玻璃甕碎大窘或曰爾寢人何以償此適主至熟視之曰君固從書房中來乎曰然曰讀書好事何改而習此業濱石泣語以故且告以能屬文家有老母兄一人竭力以養苦不足思改業以助兄或者老母可日得一再飽耳主人愴然良久謂之曰姑居我家爲我司筆墨事可不廢書居數日黃先生過市見濱石呼之曰何月餘不入塾中語以故黃先生曰吾以汝別從他人學固若此奈何不我訴卽攜去衣食之明年入學爲生員益自刻苦用是學日進與江都黃春谷爲性命交以文藝相靡切時稱黃李春谷名承吉戊午解元乙丑進士時爲諸生負才氣英雋倜儻落落寡偶濱石謙遜和藹善下人學者多樂與之交每詩文之會率邀之濱石無不應或一日兼赴至則走筆成千言無率語然名教自守未嘗隨人可否聞議論有不當於義直言正之不少顧忌友朋間服其直而益樂親其人嘉慶辛酉舉於鄉明年下第歸丁母憂服除入京師揀選知縣歲己巳卒於京邸年三十九濱石於經長於左氏春秋工爲歌詩及賦頌箴誄雜文空所依傍而不愆於則善飲酒不拒不競三爵之後笑語益溫未嘗至於沈湎故每有讌集非濱石不歡天性善記或示以文似未深閱然久之默誦不遺一字乾隆壬子秋吳太史椿舉於鄉實未豫以文示人而同人已有其稿蓋吳嘗口向人誦而濱石適耳之榜後默憶著錄僅異同十數言其穎異類此循與李君周南皆與濱石爲同年生李君以書屬循曰子知濱石深今適當修府縣志奈何不編次其本末以乞於大人先生或賴以不朽循不敢辭謹狀如右

謝金圃少宰督學江蘇者二。乾隆丁酉值拔貢歲。少宰按部至揚州。遴選極精慎之慮。於江都得汪中容甫。於興化得顧九菴文子。二君以經學重。揚州之士知屏俗學。咀茹六經。自少宰得二君始也。於泰州得陳燮理堂。於儀徵得江德量。成嘉程贊。和中之於高郵。得宋綿初。守端於甘泉。得郭均。職民於寶應。得劉玉麟。又徐皆升高能賦。作器能銘。自有選拔以來。未有此盛。初高郵擬拔李惇孝臣。孝臣通三禮之學。善天文律算。其名與容甫並稱。適賈田祖。稍孫卒於旅寓。稻孫者。高郵老儒。深於治經。汪李之學所從出也。稻孫貧不能斂。李亦貧。爲乞諸同人。助以成殯。遂不及與選拔之試。乃選宋君孝臣。經學醇儒。篤於行誼。少宰重之尤在是。容甫素放言好臧否人。少宰獨服其學。以汪惡礪。命司礪者俟。汪遠始發聲。又薦其才於兩淮鹺使。已入其署中矣。適少宰月課書院諸生徒。鹺使以不與課詰。汪恚。振袖去。明日鹺使晤少宰。告以故。少宰正色曰。予之上容甫爵也。如以學則予於容甫北面矣。予何敢令容甫課。容甫聞之。爲泣下也。少宰以乙卯夏四月卒於京邸。冬十一月喪歸墓。銘行狀。當世大人先生。自詳說之。其遺事僅著於揚州者。或未徧知。謹書以附諸後。

書王簷亭事

余之識王君十年矣。王君以甲辰四月卒。偶檢舊簏。得向所撰王君事略。鼠噬過半。庚子秋間筆也。苦冗且瑣。又悲王君事無以傳。乃志之。以俟采風者之錄。王君名聯。字簷亭。泰州人。善詩古文。精制藝。篤於庠。乾隆庚子科。偕友人沈應鄉試金陵。沈病喉欲歸。時去試期僅五六日。病者貧蹇。勢又將死。王君獨慷慨

送之至龍潭宿於客邸。沈病益亟，呼有鬼命王伴之臥。其口中臭腐穢觸鼻。王君自若。中夜起沈坐肩輿中不自持。君步行以背衛之於兩局之間。未幾沈斃於路。輿者欲散。君以義感之。始得殯於丹徒之某寺中。余讀新唐書見張道源送其友屍歸史臣躋諸忠義之列。如王君者又豈多讓耶。明日沈之弟至求王君不可見。他日有以此事問王君者。王君曰我無之也。君嘗買一僮。僮每泣。詢之曰吾安慶人思父母耳。王君爲求得其親族歸之。至今譚厚德事。莫不舉王君云。

書裔列娥事

楊升菴作孝烈婦唐貴梅傳歸熙甫書張貞女事皆不憚刺刺言之。夫貴梅以府官毛旺受賊不獲害而傳於升菴之文。張貞女以張副使邱評事得賄將寢其事。以熙甫之爭得白。裔烈娥死事與張唐前後若合符節。恭逢盛世。有賢太守爲之理。而請旌於朝。一時紳士建祠祀之。以視貴梅之遇毛旺。張貞女之遇張副使邱評事。幸不幸何啻霄壤。向嘗彙輯府詳志傳詩文爲一卷。亦云備矣。然傳聞之詳略異同。恐後之人惑之也。復爲書其事。吾鄉黃珏橋之裔姓爲望族。瀕湖而居。曰裔莊。無他族。娥家獨貧。父病將死。亟覓婿爲媒誤許西門孫大成。時娥年二十一。終喪年二十四。康熙辛丑冬十月。適孫媒云孫銀鋪賣則磨豆乳爲業。姑魏有女二人。長適陳爾德。次適凌九齡。爾德迎父柩江西。九齡父以婦不安於室。控縣存案。於是二女居母家。有縣吏楊綏萬及孫成武與其母子通。魏漸呼娥出。娥扃戶自守。明年正月呼益迫。乃告夫約俱死。碎鏡及梳具示不復爲人。十三日夜夫婦甫縊。鄰覺救之不得死。二月歸而哭訴於母。並告

兄振遠但言有外人往來言之不明中夜持母袂泣臨去檢母篋中青白線各一縷曰兒必不玷辱祖宗是爲三月二十二日四月初三日成武綏萬相繼來宿十日不去十七日夜魏迫呼娥出娥不應魏惡詈之不應諸淫醉裸而謔窗下娥乃用青白線合上下裏衣縫紉至足更以青白線縕而死線斷墜地魏覺不救惟以婦縕駭客去盡有其裝物以病死聞其母娥之舅祖郭進士嗣齡曰母老憊兄皆鄉愚惟鄰人悉其慘嘉其烈平日以母家遠每遇非禮必泣拜鄰謂將來務作證以白吾潔江都黃渭曰娥死鄰人鄉人塗之人皆奔走太息號泣拜屍下或語侵魏魏反唇焉衆激而譁俄集數千百人憩諸府知府曲阜孔公繼涵親鞠之獄成創諸淫如令設具親祭於柩前葬平山堂之右岡樹坊曰清白銘心撫軍吳公聞之給扁曰捐軀明志初娥死大成自刎不殊魏匿箱籠什物寄金麗生家鳴坊報縣言娥積銀四錢將買布爲大成索去買豆以致自縊江都令不能察會衆鳴於府府飭儀徵令檢驗知娥事情實乃駁縣振送供出凌姓休歸弔閑縣卷如所供孫家僱工名二子者亦供男女曖昧本末坊差又獲孫成武於金麗生家魏氏等不能諱獄乃具余聞諸振遠曰楊綏萬縣吏也故縣庇之府終以裸謔爲綏萬諱僅科以杖不罪其強逼也哀哉然太守諷語云人非甚不得已孰肯輕棄其生黃渭爲碣文云烈婦之縕諸淫逼之諸淫之逼姑嗾之夫非嗾之逼之亦何不得已之有儀徵方石川先生表其墓云諸淫伺大成他往裸謔窗下而府詳則云是日大成與裔氏同處成武等自無窘辱之事因姦威逼之條自難向孫成武等比擬嗚乎大成在室其母雖淫能呼其婦出乎孔公賢太守也而庇一縣吏吾爲之惜矣乾隆丁未間有伶人朱三

者縱其妻淫呼婦迫汙之婦不肯卒以剪刀殺諸雪中時有爲之說者又賂父母家官乃不理吾友汪晉  
蕃作檄以討之余亦撰樂府辭歌詠其事惜不能如升菴熙甫之文足以傳婦雪婦用是思孔公之賢又  
何可多得也歲壬戌余在錢塘館阮撫軍署中見秀水章原姑死烈詳文先是原姑父坤元姑與母居樓  
年十九縣匪張五者屬唐士方張勝林強委禽父不肯而許北門楊姓五乃率其徒沈文英周高諱於門  
誣女嘗私與之盟姑聞大泣是夜縊死辛酉九月二十日事也議者引鄉曲愚民隨口斥辱之例欲寬五  
之罪撫軍不許曰始而謀娶既而誣辱於門當用死律卒議絞而姑請旌或曰五縣隸也謹爲衣工欲寬  
者得毋以隸故耶余嘗錄其案於道聽錄中振遠與余爲中表親其年九十餘賣魚市中乾隆乙未夏六  
月縣隸陳猴者誣振遠抗魚稅繫其子辱之致其子投水死邑令王某亦以隸故不欲明其事給棺錢笞  
責而已振遠遂傷痛至於死去娥死時五十三年

書江都兩生

乾隆辛丑壬寅之間余宿西門外都天廟中有爲僧司洒埽而夜讀書者叩之爲徐姓西南鄉董家老壩  
人寺僧曰其家故農不欲其爲儒而困苦之故逃於此志儒不肯易也奇之戊申冬十一月吾友顧超宗  
病歿於郡城徐來佐殮事引一人至曰此周生素慕顧君爲人生未獲一見今聞其歿來與屍晤兩人遂  
與屍共臥一宿而去時徐與周同讀書都天廟中頗不爲世俗學明年同入學爲生員徐以妹妻周其氣  
誼甚相得然不合則爭爭而至於詈詈之不已至於相毆流血旁人莫能解也兩生皆好古而性懶徐與

黃承吉應鄉試省中。黃偶論算學。徐不能答。明日入場繳白卷出。疾趨市中購算學書歸習之。一年舉昔所論者發之。而黃已忘前事矣。周生爲三禮學甚專。所著書草稿尺許。每戴破帽布衫不繫帶。攜其書行市中。見者以爲狂。徐素患心疾。每旦服牛肉。醫以地黃治之大劇。又投以人參硫黃。遂死。徐既死。周益狂。每面斥人。行市中無有與語者。生亦不屑與人語也。已而亦死。各蓄書數千卷。至是皆散失。悲哉。徐名復。字心仲。周名室輔。字繼周。兩生死如兩生之狂且慙者稀矣。然而兩生死求其孜孜於實學中。務有得於己而不干於人。又不禁太息於兩生之慙而狂也。

書家奴陶裕婦杜氏與張茭塘

余家奴陶裕娶於杜。十年而裕死。里俗夫死妻自度不能守者。則葬時不詣墓所。裕葬杜不往哭。亦不甚哀。衆人方疑之。時裕父榮及幼子福。以余家中落。忽颺去。惟杜存。先母謝孺人憐之。恐其將他適人也。呼令依母家。杜氏泣涕抱其孤。叩頭再拜去。時其父已歿。與母共起居。母死。則依其寡姊。而嚴若鐵。心冷若冰。數十年未嘗苟笑。撫其子爲之娶婦。今有孫矣。竟不嫁。先母殷孺人問其葬裕時。何以不往送。杜曰。其時天冷。又半夜。若往送。置孤子於何處。是時惟知夫死則孤子爲重。其嫁不嫁。原無關於送不送也。先母重其節。每來戒家人善視之。然杜至則執僕婦之役。如舊時。先嫡母謝孺人病來侍疾。數十夜不睡。凡有事無不來任其勞苦。先是福病療死。榮老病死。杜皆葬之以禮。榮父斌及母妻久未葬。至是並深葬祔祔。竭力累土。哀然成墳。歲時寒食。親賚羹飯紙錢。拜其冢。誠敬不輟。杜氏性謹。愿誠樸。嫁裕時才十八。隨夫

居余家服洒掃爨汲之役，妝飾極質，人多笑之。其夫或有過當責，杜則泣涕請代受杖，謂夫質弱不能勝也。裕歿於乾隆乙未年，時杜氏年二十七，今現年五十九歲，已守節三十二年，可否刻入碑石，伏乞察核。

# 雕菰集卷二十四

## 告先聖先師文

循家三世習易。循幼秉父教。令從十翼求經。然弱冠已前。第執趙宋人說。二十歲從事於王弼韓康伯注。二十五歲後進而求諸漢魏研究於鄭馬荀虞諸家者。凡十五年。年四十一始盡屏衆說。一空己見。專以十翼與上下兩經。思其參互融合脈絡緯度。凡五年。三易其稿。四十五歲時。三月八日病寒。十八日昏絕。至二十四日復甦。妻子啼泣。戚友唁問。一無所知。惟雜卦傳一篇。脹脹於心。旣甦默思此傳。實爲贊易至精至要之處。二千年說易之人。置之不論。或且疑之。是固我孔子神爽聿昭。以循有志於此經。所以督督之中。開牖其心。陰示厥意。於是科第仕宦之心盡廢。不憚寒暑。不與世酬接。甫於參伍錯綜中。引申觸類。悟得易之所以爲逆數。以往來旁通。成天地之能。定萬物之命。盡改舊稿。著爲三書。一曰通釋。二曰圖略。三曰章句。鎔貫零散。比櫛凝鬱。索之三年。稍識其指。隨加增損塗乙。旣盈。更寫清本。去年悟得時字利字之義。不畏煩複。自三月以來。未出村中。將前此所脫之稿。重加刪改。則又十去六七。循幸生聖世。沐享太平。自料才薄。不勝簿書。惟鈍而好思。不苦艱塞。庶幾闡明此經。上報君父。精耗神敝。不敢自惜。特循年已五十。脾病時發。每一冥索。僅及五六。神氣遂竭。聖學無窮。英賢踵出。循惟倡其先。精之又精。俟之後人。陳袂說夢。某不敢托布算之法。一策未安。必更端復起。參兩倚數之書。亦宜如是。非敢爭名。故自立異經異

昭明不任景響不涉外術循所深願謹告先聖先師伏惟鑒之。

代詁經精舍祭許祭酒鄭司農文

唯兩君淵源先聖總貫羣英萬物咸覩六藝遂明書師嘶合鄉壁詭更三蒼之旨闇乎晦盲許君正之古訓用宏師習說謗各持以爭既寡遠至孰與粹精鄭君定之經義以平聖朝崇學文德風行東南之士兩君是程唯守臣某湖山肇祀牖我諸生天子命之備物薦誠典儀永式雅樂和鳴君其昭格以助化成

祭故鹽運使司馥園鹿公文

嗚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惟公之懿功良德豐上勤軍國下惠商工窮操冰鑑化協金鎔矯矯穆穆和而不  
同其在先世宏莊倉豈俠著東林亭彰北海醴須芝茹揚光發采瑰奇之概天鍾秀靈淹通六藝明貫  
諸經甫官鄉校繼宰邑廷河汾之側士謹民安自北徂南涖臨江浙天子命之來司鹹臬布乃公誠脩其  
直節鹽丁寵賈懽忭躍悅清儉之風侯冰侯雪惟茲講院建立有年自公之來振怠扶頽延師論學拯我  
之偏嚴其獎罰生我之虔鼓我壯志寡我過愆給我薪火安我誦弦閑我器識恬我性天我功賴課我守  
賴堅我粥公粥我餧公餧我非木石能無感焉嗚乎哀哉長松春槁德星晨流三年未遠頓反於幽杳杳  
之神將何以求哲人往矣我心悠悠敢履公廷率我同儔我哀聊洩公其鑒不

祭故御史馮孟亭先生文

昔之君子仕優則學郤卿守惇文子獎擢邦家之光以啓後覺不朽有三昭於河岳惟公德崇英華鴻卓

裏孚良玉表稱重較世德相承巍科連拾尺五深嚴宣公早入采播瀛濤春生袞褶歲次丙子掄才南國一過郊羣遂空冀北江淮之士迄今生色旋入南臺鐵冠司直以母之憂哀毀去職遂謝簪纓益親楮墨閉戶著書開蒙解惑與古爲徒維士之則公之季君爲講院師我慚私淑宮牆莫窺講公之書公教以垂玉溪朋黨公雪其餓浮華無行正論則持緣情綺靡其惟試詩披文相質何爲易之夏侯歐陽經傳父子紬書石室世爲太史鹽澤之味揚於河水我酌其流懷源之美嗚乎哀哉南瞻構李海風吹愁昔年柳折太息風流哲人萎矣使我心憂木山在篋寂寞隱邱率我同門生芻一束乘彼江流來越之曲矢我愚誠以爲公告

祭外舅阮太學文

嗚乎哀哉懿公之年壽徵於耋公之精神如水如鐵公年十五遊於山左策馬華不長呼幘墮二十歸里門寂如水澗跡魚鹽大隱於市閭有公言鋸笛不設爲公之交餽塵可徹瓶有旨酒衍我嘉賓我有蘭言益爾智神發以風霆人挹陽春渾爾形骸相見以眞循生無狀公獨子珍品以驪黃重以昏姻蘋魚之教綦巾食貧歲維乙巳我丁鞠凶哀哀苦凶或我專筆遺我良謀惟善之從十年蘿蔓托以青松年來猢口千里客蹤前趨青堯維暮之冬送我湖濱絮語從容一載來歸公笑攜筇詢以舊事感慨惺忪旅雁宵鳴我又南征琴書契闊魂夢紆縈頓有伴來凶訃驚聞悠悠越水冥冥夜台鵠鵠朝翔鶩鶩夜哀須眉邈矣使我心摧且聞併言尤可悼痛弱孫幾齡梨棗素弄蒿里方歌童鳥又慟幻影無端浮漚一夢嗚乎哀哉

謹以樽酒佐以山肴。遙望甘泉惟靈之求。竹風增戚。涕雨成秋。悲憤少洩。惟公鑒不。

哀程一亭文有序

嘉慶元年歲丙辰循客於越。聞吾友程一亭文學以五月初十日病歿。愴然不能食累日爲文以哀之。  
蘭蕙之樹芳而易靡。人世別離莫如生死。與君結交十年於此。雲鹽三更。書筒半里。如彼春風。挹於朝芷。  
南船北騎。驅我以貧陟。彼崔嵬嗟我懷人。去年魯道客遺雙鱗。螯姑喜拔尺蠻。初伸歸來晤君。君方抱戚。  
寶瑟新僵。遺衣在壁。藥白秋寒。繩牀夜寂。更有童烏苗而不秀。竹馬焚灰。瓦棺瘞囿。三拜方歸。百憂咸遘。  
誰遣斯懷。乃伊以疚心。共詩歐人如鶴瘦。朔風晨冽。送我於南陽。神彊立言笑猶堪。淒淒別緒。疊疊深譚。  
蕪城春遠。越水烟含。凶喪忽訃。疑信豈參。嗚乎已矣。昌谷終埋江東。誰識鉛槧塵封。束編蟲蝕。室有孤雛。  
豈甘就食。夜靜呱啼。呼耶不得。八口之家。餘此弱息。屈指幾時。說之心盡。君有兄弟。風雨情傷。撫君之子。  
以騰以驥。君多素友。永矢弗忘。道書校梓。維嘉之揚。生猶野馬。命若燐光。有形必滅。何資短長。文章不朽。  
道德恆昌。雖天亦壽。縱死不亡。以爲君慰。翹首蒼蒼。

汪母李安人哀辭有序

嘉慶庚申四月朔。吾友汪飲泉以母夫人之喪訃於循。且告曰。先母辛苦一生。絕無能傳之者。懇爲文。勿爲應酬之作。感且不朽。嗚乎。循何人哉。烏足以傳安人。夫飲泉所謂無能傳之者。所以傳母夫人者至矣。循復何言。夫其情哀矣。因飲泉之所述而述。嗚乎。循復何言。其辭曰。

彩績易彰。太素鮮識。才無能言。維婦之職。行無能宣。乃婦之德。女有遠聲。匪家之則。昔年羅綺。今且食貧。歷境自易。立德恆春。操乃井臼。絜乃繫蘋。已安於素。人覺其辛。遵彼南陔。厥草油油。艷艷者子。載泣載歌。承明金馬。將灌其流。揚名顯親。抑又何憂。吁嗟乎。蘭本春傷。松欽夜落。寒風吹衣。衣中絮薄。謂母我縫。捨呼誰諾。嗚乎蒼天。哀何時卻。

謝景張哀辭有序

嗚乎。予去年病爾。不解帶而臥者十餘日。禱於神。示願損壽以益予。已而予活。越一年。爾死。則誠以爾之生。易予之死耶。爾病呼予。予竟不能以爾所損之壽復還爾。又不能通黃帝岐伯之旨以活爾。嗚乎。予負爾也。歲甲子。爾始從予遊。見予知算。而私學之。不十日。九章三角之術明。予每作算。令爾布棋設筭。罔或差也。見予說經。而私學之。不一年。漢唐同異之派明。予每注經。令爾旁蒐博采。罔或遺也。爾故善書。予告以波磔之法。乃舍唐而學晉。爾故習時文。予告以八股之體。乃棄時俗而趨先正。爾性誠篤。不好鮮衣酒食。惟書史日親。居予書塾中。去家半里。數月不顧其妻子。予自授徒以來。信而從視予若父者。惟爾一人。予以爲予之學。將來賴爾以延。予所著書。將來可付爾。不致消歸於冥漠間也。而爾竟死矣。爾名文英。年二十有六。辭曰。

信鬼神之司命兮。必福善而禍淫。至性如子兮。奚有譽於厥心。疇昔之日。兄子病革。子舍命以求醫兮。果竭神而喪魄。將視骨肉若路人兮。轉福壽而安全。將蔑長上之死而不顧兮。乃克享夫大年。仰呵壁以冥。

叩兮孰牖我以真銓。嗚乎噫嘻。吾知之矣。顏短命兮冉疾惡。安國暨輔嗣兮。不三十而凋落。古聖人與賢人兮德豈不孚於冥漠。惟秉賦之有窮兮。匪鬼神之用削。旣爾宗之不振兮。亦吾命之多薄。洵芝草之難長兮。抑醴泉之易涸。悵樸學之不觀兮。尙何嗜之克樂。嘆曰黃昏寂寂。風滿帷兮。書策塵封。人何之兮。雞窗夢醒。惟爾思兮。燈闌目落。魂歸來兮。

祭黃氏妹文

嘉慶己卯春二月乙丑循以清酌庶羞告於黃氏妹之靈曰嗚乎自丁卯之冬迎爾棺歸厝於此蓋十有二年矣余以衰病不復遠出跼伏於家著書度日每當風雨初晴夕陽明樹輒步村西徘徊於墓幽明雖間笑言如晤本擬結一草庵永遠守護緣爾之夫婿自爾歿世以來尙未再娶因此遲遲踟躇瞻顧去年秋月爾夫婿以病物故於焦山之僧舍爾之小叔篤仁孝之情申友于之愛旣返兄柩復迎嫂骨擇於月之五日合葬爾夫婦於雷塘祖塋先一日來啓爾棺嗚乎爾隨夫之日自此得以永終而余離別之感轉莫能自遣矣憶爾生於庚寅余年八歲父母以長姊初殤謂爾再世爾之幼也天資明慧爾之長也性情柔惠其在室也吾親憐之其旣嫁也爾姑賢之食貧茹苦爾意安之特以意外之讒突來廁易吾母旣因爾而沈疴爾遂亦因母而羸瘠爾死之後讒人之族世濟其凶猶肆妄言棄爾荒叢余時深慟徧告於里中大人先生與兩弟迎爾而歸然而生死從夫爾之志也爾小叔云時在金陵嫂忽入夢絮語依依如嗟如痛明日則兄信來病方知重則爾一日不忘夫之心於此可見矣讒爾之人身死幾夕其子旣惡疾短

年其婦亦生歸兄室。天網恢恢，餘殃惡積。想爾已知之，則爾亦可伸眉於地下矣。而今而後，魂棲黃氏之塋，終作黃家之鬼，勉進一卮，怡然而逝。

邵太宜人誄辭

邵太宜人太學生慕陳阮君室也。生三男二女，長常生出嗣宮保芸臺先生，次蔭捷，次蔭惠。蔭惠爲從伯父佩玉後，嘉慶丁丑夏四月二十八日，宜人以疾終於內寢。春秋五十有七。常生時官戶部四川司主事，在京師聞赴奔歸，乞余爲文。余誼爲至戚，悉宜人勤儉之德，因次敍行事以爲之誄。其辭曰：

博陵舊族，適於陳留。壺範幼習，婦德日脩。和若青春，潔如嚴秋。靜以義立，動與禮游。嗚乎哀哉！始歸君子，家道食貧。木牀薯席，集蓼之辛。賃春舉案，亦備其勤。既勤既儉，既解其屯。浸裕厥境，弗逸其身。嗚乎哀哉！君子于役，悠悠十年。誰持門戶，宜人有焉。惟兒暨女，相隨以肩。課兒以讀，春誦夏弦。教女以德，婦功婦言。雞鳴而起，懲嫋於眠。闔必親啓，計口爲餧。盥漱尚未，洒掃以先。藏繩於市，旅畋於田。井井艷艷，各凜無喧。日之夕矣，一家安妥。篝燈於室，女右兒左。己獨不安，戶必親鎖。邇爾井竈，勿貽水火。可以梁肉，疏櫞餐之。可以羅綺，翼布衍之。可以逸樂，勞瘁單之。君子素疾，藥餌安之。久而無倦，未或難之。身有沈疴，轉自寬之。心之憂矣，德之覃也。嗚乎哀哉！爰有孀妃，相與依倚。去年秋月，妃病而死。宜人傷之，哀思不已。春正月吉，人方慶喜。思之不見，大慟幾斃。先後之情，親愛如此。葬妃之日，余婦歸邵。宜人方疾，就醫於城。聞余婦歸，趣歸而迎。風雨連朝，乃遏其行。婦不克俟，遂隔幽冥。四月三日，余往視疾。經脈雖虛，形神尚實。行步如常，

語音未失。自云無它。惟食之窒。  
其德可知。余爲世告。以作此辭。  
一月未周。傷哉乃卒。嗟嗟宜人。其勤可師。  
嗟嗟宜人。其儉可思。嗟嗟宜人。

傳竊謂西京拘守之法至鄭氏而貫通其經注炳如日星不難於阿附而難於精核果有以補其所不足則經賴以明不則其書自在非易者所能蔽詩箋多異毛傳禮注屢更先鄭鄭氏說經之法正如是也先生以忠信待循循不敢自匿所知以負盛意立言無狀伏乞諒之更賜以教誨幸甚幸甚



右賈氏兩桌之圖

復蔣徵仲書

右孔氏一桌之圖

接來札知用力於論語之學甚勤僕向亦嘗用力於是經爲論語問答記二卷所說過位及立不中門二條已舉其大略入羣經宮室圖中去年夏間江艮庭先生嘗來辨此二條之誤僕當以書復之秋末又有書來僕念草野著書各信所是非可用以相攻詰遂受之不復置辨然而私意則辨之久也請錄與足下參之按諸經之言位者如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子一位此別爲一義若天官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

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此位亦屬泛言，惟爾雅與寧並舉，則訓曰中庭左右。說文亦以中庭左右爲位，是位之名實有其地可指論。語言中門、言闕、言堂、言階，均以地言，則此過位之位當亦必以實有之地言，非泛說也。君所立門屏之間自名守不名位，故曲禮疏引鄭氏論語注亦以卿位爲言，真至當不可易。獨包氏以爲君之空位，夫舍中庭左右之訓，則位皆泛指，何以專屬於君空位之稱，尤非典要。僕爲宮室圖時，實未見鄭氏此注，後檢得之，深喜已說之有所合，繼又見陳用之禮書，亦如此說，益幸鄙見之不孤也。孔氏謂門有一臬，賈氏謂門有二臬，考玉藻旣云君入門介拂臬，大夫中棖與臬之間，士介拂棖，又云賓入不中門，賓不中門，斷無大夫轉中門之理。鄭注云：君入必中門，上介夾臬，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又注聘禮云：介與擯者雁行卑不踰尊者之迹。賈氏以兩臬間爲中門，主君與卿擯夾臬，賓君與卿介夾臬，主與賓並自卿以下雁行於後，若中門卽棖臬之間，必大夫隨君後，何以爲不相沿，不踰尊者之迹？孔氏玉藻疏引皇氏崔氏之說，以爲中門卽棖與臬之間，按曲禮立不中門，注云：中門棖臬之中央，言棖臬之中央，未始非兩棖兩臬之中央，無以見其卽爲棖與臬之間。皇崔之說，蓋以鄭言棖臬之中央爲玉藻棖與臬之間，不知棖與臬之間與棖臬之中央文相似而實有異也。然非以主賓之故，因強鄭注以就之也。旣細揆諸玉藻聘禮兩注，又細衡言中央言間之別，且以經文求之，觀說文半門爲戶，兩戶爲門，是兩棖之間統謂之門，門之司啓閉者謂之闕，又謂之屏，臬則所以介此門者，曰中門，則中於門矣。曰中棖臬之間，則中於棖臬之間矣。曰闕門左扉立於其中，則居屏

之中矣。經文分明可見。有時謂之門中。猶不必其正中。如士冠禮、特牲饋食禮。云門中臬西闕外聘禮言立於門中以相拜。此如室中爲一室之中。房中爲一房之中。廟中爲一廟之中。是亦門爲大名之證。若不曰門中而曰中門。則正中矣。猶中堂必中於堂。中庭必中於庭。中席必中於席。中道必中於道。棖與臬之間可稱中門。將中堂西楹之間可稱中堂。中庭以東亦可稱中庭。僕嘗因西堂下之名。而定西堂之所在。因東夾南之名。而定東夾之所在。是可因門與棖臬之間。而辨中門之非棖臬間也。玉藻闔門左屏立於其中。與士喪禮闔門東屏主婦立於其內。同明云闔門左屏可知屏屬於門。而不可冒門。明云闔屏立於其中。則中屬於屏。而不可以冒中門。注云明堂門中。此亦泛言。未見其以門爲屏。以屏中爲中門也。江公引闔門左屏以證一臬。故明辨若此。僕於鄭注。每不肯舍心之安。以強爲附和。使曲禮注真如皇氏之說。亦必舍此而不從。今揆夫言中央與言間。言棖臬之中央。與言棖與臬之間。終有不同。故不敢誣之耳。皇氏亦止言棖臬之中央。但言君在臬東。賓在臬西。則是以門止一臬也。願察而正之。江公處不復與辨。恐徒滋口說也。

答鄭柿里舍人問夾南夾北書

張太史儀禮圖。以夾北置北階下。本敖繼公儀禮集說。敖云。東夾北。北堂下之東方也。蓋趙宋時說經者。以夾室夾於房。東夾在東房之東。故以北堂下東方爲夾北。與鄭注以夾北在房中不同。張太史旣依鄭氏爲圖。以夾室置房之南。乃不用鄭氏夾北在房中之注。而用敖氏以夾北在北堂下。則違鄭義。亦失敖義矣。生千載後。推求千載以上之制度名物。第就經文字句間審之。未必其卽合也。我之所審者如此。彼

之所審者如彼互有精粗而不必其相軋也循向爲羣經宮室圖始亦就前人已成之圖求之以其與經文字句有不合遂改訂爲今圖東夾南東夾北之名明見公食大夫禮如江慎修戴東原之圖則不復有此兩地故別擬爲圖惟東堂向東而夾室在其西乃有夾南夾北之地鄭氏以夾在東堂之北堂在東夾之南鄭注特牲饋食固以夾北在房矣頤公食大夫禮大夫立於東夾南則宜是在東堂北近夾室之處乃當時大夫則立於階下其於夾也尙隔一東堂何不云東堂南乃云東夾南則夾固不在堂之北堂固不在夾之南且西堂下旣當西壁則西堂自而西壁爲是西堂如是東堂可知東堂旣面東壁則夾在其西於是南指堂下無所隔而得稱夾南北當東房得稱夾北依是爲圖庶於經文爲合而非敢謂古之夾室定如是也學者果能位置夾南夾北而無所隔則原不必定如鄙擬之圖也鄭氏亦疑於是而云西堂西夾室之前近南耳又云東夾南東西節也取節於夾明東於堂意以夾與堂爲一物在北爲夾之室近南爲夾之堂則堂亦可有夾名以是周旋夾南之名耳而於夾北之在房中則未有他議張太史依敖說以夾北置於北堂下鄭氏無此文也北堂下之於東夾隔北堂又隔東房在夾南而混堂之名於夾尙不能安於心在夾北而混北堂東房之名於夾雖鄭氏亦不作此想惡在可以服人之心此地自有北堂下之名不應舍此北堂下之實而用此可疑之名也循向以各求所知不必相勝吾兄舉太史此圖問其是否謂循所以不與辨者或以其爲然乃循固不以爲然也請申言之公食大夫禮立於夾北者宰也注云宰夫之屬也西面南上則必從宰夫而立宰夫尊立於南其屬則立於宰夫之北而內官之士又在宰

之東北蓋皆立於房也下云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又云宰夫自東房薦豆六則宰夫立東房甚明前云宰立東夾北西面南上兼宰夫而言也此云宰夫自東房兼宰而言也醯醬六豆六簋之設宰夫主之宰佐之宰若遠立北堂下豈無所事乎將有事而升降不勝其煩乎至於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以蓋降出入反位鄭注此宰爲大宰宰夫之長則非立夾北爲宰夫之屬者賈公彥以此宰卽彼宰疏云宰位東夾北西面南上令以蓋降出送於門外乃更入門反於東夾北位賈說是也蓋前此宰立房中夾北佐宰夫設豆設簋至是出門執鐙授公又復位於房中夾北者此下宰夫設鉶授粱飯又必宰佐之蓋凡宰夫之具皆饌於東房自東房而設而授非宰夫一人所能勝此宰所以必立於東夾北而東夾北必在東房不然宰僅有執鐙一事何不竟立於門外而乃必立北堂下趨出趨入僅爲一鐙可謂迂矣且遠立北堂下於設俎設簋皆不能目見何以恰好當其時而出執鐙也則必有探而告之者亦甚煩矣惟其佐宰夫於房中當此設黍稷六簋之後卽趨出取鐙於事爲便至其由東房而出也或迂由北階然循謂夾通房有戶以達東堂則由房而夾而堂而下階而出門也經文不言可意會之抑又思之房中而指之曰夾北正謂夾有戶通房宰立於此便至於夾由東堂以達於外故不曰立於東房而曰立於夾北此無明文尤學者所不敢言耳

上錢辛楣少詹事論七政諸輪書

循頓首所呈釋弧三卷蒙賜覽並給序文不勝愧謝之至循又有釋輪二篇明七政諸輪所以用弧三角

之理以有數條未能以舊說爲信請以就正有道梅徵君論次輪上之實體嘗向太陽推之五星誠有然者若太陰之次輪行倍離所云向日者其止謂爲太陽所攝恆行離日之倍度非謂其體之向太陽邪且五星之歲輪與日天同大其歲輪繞日軌迹爲伏見輪與本天同大今月之次輪視均輪尤小旣行倍離則其軌迹不能成圈與本天同大意者五星與日有定距太陰次輪與星有不同者與又火星之歲輪半徑忽大忽小有本天高卑及太陽高卑之差星與太陽同在最高與同在最卑其相距甚異梅徵君火星本法云火星兼論太陽之高卑要不能改其徑線之大致今以求法考之以均輪所當之矢爲兩差之比例以相加則其徑線隨本輪矢之高下爲高下有不能不改其大致者矣江氏慎修言諸星歲輪應日之本輪火星獨應日之體故有太陽高卑按高卑之差惟有不同心之異其輪則同心今推求火星次輪之法在最卑時其半徑爲最小稍離乎最卑之左右增損一分一秒則本輪之矢隨之而長卽半徑之度隨之以增規此成圖必大於本圈而不同於同心圈與伏見輪之狀或者火星之次輪本割入太陽天內高卑之差緣是以起然又無從得其貫通竊思弟谷以來諸輪之設或左行或右行或倍行或三倍行或自遠或自近或自平遠或以本輪爲心大率皆以實測所得之數假爲法象以曲求其合故不能比而同之也循愚鈍多疑惑梅江之說有不能了然於心惟明教之幸甚

答李尙之書一

四月二十四日接得尊札一通測圓海鏡一部循於李仁卿學士之書學之五年粗知其用去冬臘月方

得吾兄所校本讀精細足正舊校之誤第十四間下總括算法有益後學與欒城之書並垂千古夫又何疑兄謂相消爲近方程直除與借根用加減異真精確不刊乃循嘗細推之天元一之相消與方程直除亦微有不同何也方程兩色各備和較故可以異加亦可以同加和較備則消息相通也天元一本消之前有和而較不備或有較而和不備其寄數又數之兩列不啻盈不足之有出率有差數故止可異加必不可同加亦如盈不足之必用同減異加也及既相消合而爲一其和較始備和在幕則天元爲益從和在天元則幕爲益隅以正負別之正與正負與負爲同名正與負爲異名從與積同名相加有益積秦道古謂之投胎從與積異名相消有翻積秦道古謂之換骨推而核之和在隅乃有益積和在從乃有翻積和在隅益從大於初商則益積初商大於益從則不益積和在從較數小於初商則翻積初商小於較數則不翻積是爲少廣之變境又非方程所能盡也至於寄分之以乘代除九章算術中已有之一爲七人賣馬一爲太倉之返或豫乘以省後之除或彼乘以代此之除其義一也歙縣汪孝嬰能精思冥索往往得未曾有秋間省中當得相聚此復不備

答李尙之書二

去年四月一晤滿擬午節後入城可以盤桓數日不意老母一病臥牀二百日至於十月遂遭大故中間雖入城兩次皆是朝發暮返方寸既亂朋友之誼遂疏聚散分合信亦有命可慨可哭今歲晤袁壽階知吾兄爲元和吳縣兩明府所延館穀較上年轉善甚爲兄喜又可信人生得失全不關乎榮謀鉤致之力

於此益可長氣節厲廉隅耳。弟連年被水，田園悉沒，不得已授徒於城，爲餬口計。景況殊惡，不堪道也。孝嬰之館地去弟甚近，春夏之交，往來最密。然以其居停禮貌少衰，六月間毅然而去。近則鐵制府召去量海口，赴海曲矣。弟終日孤坐，頗傷離索。中夜不寐，每思得吾兄與孝嬰爭辨一室，而弟從旁評論之，不可得也。我輩無益於世，國計民生，何事可信？惟是此孜孜半生者，庶幾成就，俾心神血氣，不致散帙而不合，則可矣。來札言餘暇可以著書，此尤爲兄喜者也。揚州圖經一事，看來未易得成，卽成未易得佳。弟雖濫竽其中，亦碌碌因人而已。吾鄉楊都尉竹廬先生，博雅君子也，素精樂律，邇來學九章弧矢之術，於弧三角頗有所得。久慕吾兄，思一結納，今之吳興過蘇，索弟一札，爲訪兄之媒，兄不可交臂失之也。

答汪孝嬰問師道書

五月初四日接尊札一通，并所賜論語通釋跋尾一首，謝謝。所設問師道一條，於爭讓之間，務求至精至當，竊謂禮讓理爭，在師弟之間，則又有說。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古者易子而教之，然則師弟之間不可不責善矣。父子無可離之道，而師則進以禮，退以義，責善可也。責善而不聽，則去可也。然又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則是責善之中又有道焉。爲之徒者，至托言齒痛而不讀書，是其不憤不悱，不能以三隅反。中人以下之資，而必啓之，發之，復之，而語以上，是執一也。是不知義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聖人教人，亦因其人之所知所能而道之，非必預期其效，而以我之所知所能，務強諸人也。故曰：人不知而不愠。又曰：

傳不習乎。我傳諸人而人不習。是我傳之未得其道。是我執己之見以強之人。而使人不能習。非聖人叩其兩端而竭之道也。總之教人者。以人得其益爲歸。或法言。或巽與。或至於不屑教誨。皆欲其人之有成而已矣。聖人誨人不倦。所以爲仁。非以口舌爭之。客氣問之。自視師道之尊。責善之盡。而不計其人之可以有成也。是故其人賢而師抑之。師之罪也。其人愚而師強之。亦師之罪也。孔子明日遂行。孟子浩然有歸志。此見諸侯則然。於弟子不爾也。中棄不中。才棄不才。賢不肖相去不能以寸。緣我之棄。致其父兄責善而離師。亦不恕矣哉。

答鄭耀庭書

昨舍弟道及足下高誼。怪弟今歲不赴公車。且爲籌行李之資。自任可幫助百金。尤爲感激涕零。容當面謝。但循不北行之故。實有苦心。壬戌正月北行。家母送至舟中。舟已過橋甚遠。望見吾母尙立岸側。翹首而望。心甚悽惻。五月歸家。母甚歡。及秋間往浙。與母別。家母則曰。歸家才兩月。又行。吾近年多病。甚不似往年強健矣。明日上船。家母以鮮鱣魚四尾盛水桶中。令婢攜置船上。家母曰。恐路上滯泊。可烹食之。循時惻然。留二尾在家。帶二尾行。旣行。念念在心。遂屢思歸。故冬月歸來。決意家居訓蒙。不復作遠遊計矣。去秋受溼氣。以致尻內脹痛。呻吟痛楚者四十餘日。家母時以爲憂。近雖安好。神色未健。一旦遠行。兩地懸挂。此實弟不出之苦心。非樂安佚而輕仕進也。至外間擬今歲大總裁。必是朱石君先生。謂循去必獲進士。可希鼎甲。不可失此機會。弟旣讀書。習舉子業。豈不樂得進士鼎甲哉。竊謂亦有命焉。乾隆丙午。弟

丁外艱。而是年朱石君先生主江南試。一聞試題。弟卽作過位升堂考一篇。已而魁墨出。竟如弟所言。時人頗爲弟惜。然循惟悲感而已。庚戌辛亥。胡文恪公督學江蘇。兩試俱優等。文恪數稱譽於學師。學師遂補舉循爲優生。時合郡之人。無不以弟必得優貢。或欣慶之。或嫉忌之。紛紛籍籍。乃以他事。文恪與奇大中承議不合。並此而罷。可見無非有命。命不宜得。卽往試誠遇朱公主試。亦必以他故間之。奈何以不可知之事。而奔走恐後耶。天稍暖。當入城面候。並祈代致意。柿里舍人不具。嘉慶乙丑正月二十一日。

答汪晉蕃書

循白。僕今歲村居訓蒙。以爲無舟車跋涉之苦。然而去家太近。則瑣屑之事。頗聞於耳。而累於心。兼之有溼熱痔瘡諸小疾。不時煩擾。殊自悶悶。兩月以來。惟有兩事自課。其一算法。其一形家之書。算法學習有年。大約皆苦究其難者。與者近來於至淺至近處求之。頗覺向之至難至奧。與至淺至近者。原屬一貫。如算法。統宗有九狐七鵬之術。梅總憲正其誤。以爲不可通。今細審之。梅氏之說。尙非通法。法見赤水遺珍。蓋狐一頭九尾。鵬九頭一尾。今有七十二頭八十八尾。是以九乘共頭。以一乘共尾。得數相減爲實。以九與一相減除之。得總數。以九與一相加除之。得分數。其理淺近易明。梅氏不用一乘共尾。蓋以一數乘猶不乘。故用省去。其法原未誤。但雖移諸七十三頭九十七尾爲可通。此亦不可通。算法統宗雖移其法於二頭八尾。八頭二尾。或五頭三尾。三頭五尾。遂不可算。又如張邱建算經。有雞翁之術云。雞翁一直錢五。雞母一直錢三。雞雛三直錢一。凡百錢賣雞百隻。問翁母雛各幾何。此卽差分之三色法也。用乘除交互馭之。自得。而李淳風、劉

孝孫之流謫爲算法。云置錢一百於地。以九爲法除之。得雞母之數。不盡者返減下法。爲雞翁之數。餘爲雞數。以此法按之本題。固不爲錯。若易一題。如術數記遺注中所舉。翁一直五母一直四。雞四直一。此術便不可用。亦非通法也。蓋古人算法。往往就一通以求簡便。不知法愈簡便。則愈隱秘而理愈不明。今欲一一明其理。達其用。括九章之條。且核難題之本原。而以一綫通之。著爲加減乘除釋一書。方立稿本。約歲許乃可成也。形家之書。疑龍、撼龍、倒杖諸篇。似丹元子步天歌誦之甚可消暑。青囊天玉則音節古奧。亦唐人歌行樂府之變格。說唐詩者鮮言及此。黃帝宅經後人依託二十四門羅金以爲正針。又加以中針縫針。卽二十四氣析之爲七十二候。淮南子天文時則二訓詳之矣。乾鑿度言天氣三微而成一著。鄭康成註云。每一卦生三氣。五日爲一微。十五日爲一著。二十四山分七十二穿山虎。卽三微成一著之義。蓋有一歲。卽有四時。有四時。卽有十二月。有十二月。卽有二十四時之變。有二十四氣。卽有七十二候。楊曾術十。不知其原。以十二支爲先天。干維爲後天。非也。其陽左行陰右行。則與六律六呂合陰陽之聲同。占夢觀天地之會。亦以陽建左旋。陰厭右旋。此疏引鄭志。言建戌厭寅。寅與申對。辰與戌對。申近庚故知庚辰。又言四月陰建於未。破於癸。未破癸者。未與丑對而近癸也。惟二十四山。癸在丑前。庚在申前。故云申近庚。丑近癸。以申合庚。是用縫針之支合中針之干。而庚在申之左。是以支左旋而合干也。以丑合癸。是用中針之支合縫針之干。而癸在丑之右。是以支右旋而合干也。鄭氏所引。本諸古堪輿家。最爲可據。三針之用。一以貫之。而雙山元空之名。殊惑人意。他如納甲納音。均思一一考正之。使左道邪說。不誅自退。此

俟與肯堂共商之。因問及日來功課，略以數條相復。天時寒燠不一，老兄身體康健否？念念丁巳六月循白。

寄段懋堂先生書

循頓首白。循幼爲毛詩學，苦陸璣疏多譌缺，而陸佃釋又不明古義，嘗萃數年之力，成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一書，而以陸氏疏掇拾考辨於末，謹錄數條請正。黃鳥傳訓搏黍，倉庚傳訓鰩黃，爾雅皇黃鳥不與倉庚楚雀並釋，鄭稱黃鳥宜食粟，傳又云縣蠻小鳥貌倉庚既不食粟，亦非小鳥。方言合而爲一，恐非爾雅義。爾雅說文並訓椅爲梓，訓鯀爲鯉，詩梓與椅並言，鯉與鯀並言，傳曰椅梓屬箋，曰鯀大鯉，竊謂其物分而類則同者，可取以相訓。爾雅訓蝘蜓爲守宮，說文以桑釋柘，其例亦然。郭氏竟分鯀鯉爲二者非，爾雅唐蒙女蘿，女蘿兔絲，孫炎云別三名。按毛詩於唐云唐蒙菜名，於小雅女蘿云女蘿兔絲，松蘿也。於彼明指唐爲菜，菜則必非施于松上之女蘿。觀毛傳分釋，則爾雅唐蒙及下女蘿兔絲，明屬二物。中衍女蘿二字，或一女蘿爲松蘿之譌，似宜依毛傳正爾雅之誤也。說文訓荅爲小末，豆爲食肉器，古於末無稱豆者，荅豆音轉，故誤荅爲豆。劉徽九章算術尚稱荅而不稱豆，諱譏豌躑凡从豆者皆俗字，以豆訓末，恐是漢魏間之俗稱，非古義。故說文亦以豉爲菽俗說文，雔字重文隼云，一曰鶡字，按鶡卽鶡省，國語有隼集于陳廷，韋注訓之爲鶡，廣雅鶡鶡鷺鷺爲一物，山經景山多鷺黑色，劉向以隼爲黑祥，是隼卽鷺虞氏易，離爲隼，輶人鳥旗七族，以象鶡火，注云烏隼爲旗，旗象鶡火，而用烏隼，則鶡火卽鶡火，左傳卜偃引

童謠鶴之貢貢而下舉鶴火以證之。貢貢與表記引詩同，則詩鶴之奔奔當亦是鶴。惟有縣鶴兮毛傳特訓爲小鳥。今本無小字。依經孟子考文，乃爲鶴鶴也。說文虫一名蝮虺，以注鳴詩爲虺爲蛇，與蛇並稱，宜是蟲之借與。胡爲虺易之虺不同。說文芳華華也。今爾雅葭華注者一爲葭，一名華。按下文以蘆訓葭，此不應以華訓葭。且葭之名華別無典據。以說文例之，葭華二字乃芳字之釋。說文一來二縫，詩正義引作二峯。董彥遠除正字啓作一束。按下文接云象芒刺之形，則此一束二峯四字謂字形而言也。束部東木芒也。象形僅从一門來有二人來之人卽束之口也。以束而从二門故象芒刺之多峯悟也。以其刺人爲悟，故云二峯。二峯卽二門，謂來字爲一束字而有兩峯也。或謂二峯爲兩岐似非是。爾雅瓞煦其紹瓞，毛傳云瓜紹也。瓞煦也。瓜無紹之訓。此瓜紹也三字乃連上不絕貌言。若曰不絕貌者瓜紹也。豳風蜎蜎者蠋傳云蜎蜎蠋貌桑蟲也。其文法同條。榰字說文所無。爾雅說文皆作柂。說文引禹貢橘柂。此柂乃列子湯問篇之柂說文亦別有柂字。按由柂二字相通。鄭風左旋右抽說文引作搘抽之爲搘，卽不異柂之爲柂。蓋柂與柂爲一字。橘柚之柚當作柂。柂之作柚轉是假借。以橘柚證柂條非毛傳義。說文鳩訓鵠鳩棗訓羊棗鳩棗非羊棗。鵠鳩之專名與爾雅有未合矣。當世聲音訓詁之學如先生實集二千年之大成，敢以所見奉質，望教正之幸甚。

與周維周論古音書

市俗以稻之不黏者爲秔，其黏者爲穉。足下以秔字不典，謂宜作山。直是稻之出於山田者耳。僕夜來思

之有會於古音特爲足下述之市俗讀秌不作山音而呼爲宣竊謂此正古音之存於今可考者也春秋襄公五年仲孫蔑孫林父會吳于善稻穀梁傳云吳謂善伊謂稻緩緩从爰得聲凡从爰之字與从宣之字通如國策之狐咺呂氏春秋作狐援毛詩終不可諉兮大學作誼焉得諉草說文作憲草重文作萱緩與諉援同聲故爾雅釋訓云爰爰緩也是緩音卽爰也釋言云宣緩也是緩从爰其音卽宣也可證周時緩字正呼作宣吳人謂稻爲緩即是呼稻爲宣今之秌字音宣乃緩字之別也且寫作秌者亦有由矣說文山宣也廣雅春秋說題辭山之爲言宣也山爰宣古音近是呼稻爲山即是呼稻爲宣呼稻爲宣卽是呼稻爲緩加禾作秌俗字也呼稻若宣是吳之音未改也惟今人呼緩呼山皆與宣之音遠而穀梁傳吳謂稻緩之聲遂莫解於是市俗呼稻爲秌之聲亦弗知其原矣余嘗謂市俗之音可以推見古音此其一端也

與王欽菴論文書

循白吾子論文於古取韓昌黎於今取朱梅菴不樂字句瑣細及文氣佶聱者足見天分之高雖然此猶據昌黎梅菴以言文而未嘗卽文以言文也是猶卽文之當然者以言文而未嘗卽文之所以然者以言文也天下之物各適於用文何用有用之一身者有用之天下者有用之當時者有用之百世者科舉應試之文用之一身者也應酬交際之文用之當時者也二者之於文皆無足重輕若夫朝廷之誥軍旅之檄銘功紀德之作興利除弊之議關於軍國之重民物之生是文之用於天下也然必仕而在上有才藝

足以達者任之。布衣之士，窮經好古，嗣續先儒，闡彰聖道，竭一生之精力，以所獨得者聚而成書，使詩書六藝有其傳，後學之思有所啓發，則百世之文也。乃總其大要，惟有二端：曰意、曰事。意之所不能明，賴文以明之；或直斷，或婉述，或詳引證，或設譬喻，或假藻繪，明其意而止。事之所在，或天象算數，或山川郡縣，或人之功業道德，國之興衰隆替，以及一物之情狀，一事之本末，亦明其事而止。明其事，患於不實；明其意，患於不精。學者知明事之難於明意矣，以事不可虛意可以縱也。然說經之文，主於意而意必依於經，猶敍事之不可假也。孔子之十翼，卽訓故之文，反復以明象變，辭氣與論語遂別。後世注疏之學，實起於此。依經文而用己之意，以體會其細微，則精而兼實。故文莫重於注經，敍事則就事以運其事，必令千載而下，覽其文而事之豪末畢著。禹貢儀禮左氏春秋傳是也。吾嘗窮而推之意，與事不可以言明，莫若琴音與算法。然言算者，先以甲乙子丑等施諸圖，然後指而論之。言音者，先講明句挑吟猱之例，然後按而誌之。閱二者之書，布算以推其數，撫弦以理其音，不差毫末。此文之至奇，至巧，至瑣細而佶聱者也。使避瑣細佶聱之名，則琴音不可記，算數不可明。周公之儀禮不必作，孔子之說卦雜卦不必撰，豈理也哉？如謂此非文，則惟如韓之記毛穎蘇之論，范增留侯而始謂之文乎？願足下窮文之所以然，主於明意明事，且主於意與事之所宜明，不必昌黎梅菴，不必不昌黎梅菴，不必瑣細佶聱，不必不瑣細佶聱也。天寒遠客，幸珍重之不宣。

與趙寃夫論文書

嚴君厚民來以大作文集見示且令鄙人爲之可否披讀再三靜海烈女傳一篇已乎錄藏半九書塾中其餘諸遊記諸跋諸祭文尊太夫人行述皆不朽之作惜乎未能備錄也僕幼受先君子教年四十卽習爲古文其間涉獵所及雖學經學六書學算學詩賦而於屬文之法蓋未嘗一日離向來好與人辨論不自審顧率多直言坐是友朋日疏呵責時至數年來遂不敢漫向人語今讀大集不覺故態復萌妄爲增損未知獲罪高明否近來經學盛著古文講者極稀得足下爲之兩浙之間一倡百應則此道且由是而振惟是不守於己不誘於人氣以理充神隨事出務令本末兼融細大咸備地雖千里請遙共勉之何如

答羅養齋書

七月間一晤循卽歸湖越一月往秀水旋游吳興九月到錢塘方接得汪晉兄五月間手札道足下選錄近人詩稿屬循抄數首郵寄以匆遽未得暇少間當寫寄呈政也循往年家居每歲詩不過數首去年遊齊魯半年得詩五十首今遊吳越半年得六七十首蓋山川舊蹟與客懷相摩蕩心神血氣頗爲之動動則詩思自然溢出境與時不同則詩思亦異嘗取十數年詩稿統觀之前後筆墨不可彊合然則一人之詩少壯老已不能無異況一邑乎又況天下乎孔子錄十五國風二南之詩自異於邶鄘衛邶鄘衛自異於齊秦齊秦自異於曹檜其下爲漢魏爲六朝爲唐爲宋爲金爲元而六朝中又爲晉宋爲齊梁爲周隋唐分爲初爲盛爲中晚宋分爲西崑爲西江爲永嘉而其每代之人各成一派陳思之於魏文兄弟而殊科必簡之於少陵祖孫而異轍不能同亦不必同昭明選文始用己意以定去取竊謂選詩之法當就一

人之身先論其所處之境究其所學之派然後就其派而求之以存一家之學若立一成見比天下而從之其本然之面目既失而一己之見烏保其不偏故論作詩之法不可因人選詩之法不可因己足下以爲然否足下選詩之意有同然者否若夫定中正之規一天下之風氣此朝廷之事非士大夫所敢效矣循頓首白

與歐陽製美論詩書

足下札來言得聞春谷說詩因謬贊及僕夫詩無難知也古人春誦夏弦秋冬學禮讀書試思書何以云  
讀詩何以必弦誦可見不能弦誦者卽非詩也何以能弦誦我以情發之而又不盡發之第長言永歎手  
舞足蹈若有不能已於言又有言之而不能盡者非弦而誦之不足以通其志而達其情也鼓無當於五  
音僅用以節樂不可與詩相和故詩中間有一二急促之音乃用以爲節若一詩皆然則止可以鼓不可  
以弦止可以鼓不可以弦則鼓詞矣周公作多士多方反覆詳盡而東山鷗鷺之詩則情餘於意意餘於  
言然則貽王何不用文誥民何不用詩感以情非同諭以意也周秦漢魏以來直至於唐杜少陵白香山  
諸名家體格雖殊不乖此指晚唐以後始盡其辭而情不足於是詩與文相亂而詩之本失矣然而人之  
性情其不能已者終不可抑遏而不宣乃分而爲詞謂之詩餘故五代之詞六朝初唐之遺音也宋人之  
詞盛唐中唐之遺音也詩亡於宋而遁於詞詞亡於元而遁於曲譬如淮水之宅旣奪於河而淮水匯爲  
諸湖求淮水於桃源安東之間不可見求淮水於白馬澨社之中轉可見也然淮終是淮河終是河詞終

是詞詩終是詩。僕二十年來學詩學文學詞誠思詩還其爲詩文還其爲文。詞還其爲詞。如五穀皆能辨之。黍稷稻粱各歸一困。不至淆亂於一端。其稂莠稗稗似是而非者。則鋤而去之也。詩本於情。止於禮義。被於筦弦。能動盪人之血氣。故有市井之心。不可以爲詩。有軒冕之心。不可以爲詩。有媚嫉之心。不可以爲詩。有驕肆之心。不可以爲詩。有寒儉狹小之心。不可以爲詩。有偏頗怪僻之心。不可以爲詩。有矜能鬪勝之心。不可以爲詩。有雷同剿襲之心。不可以爲詩。是故議論非詩也。謾罵非詩也。諂諛非詩也。俳優非詩也。非不說理。拘於理者非詩也。非不隸事。滯於事者非詩也。非不寫景。飾其景者非詩也。非不考古。泥於古者非詩也。總之未作詩之先意中必有所不可已之處。始而性情所鼓。盈天地間皆吾意之所充。若千萬言寫之而不足者。遲之又久。神漸斂。氣漸翕。卽而取之無有也。至於鬼神不能通其慮。風雷不能助其奮。而後鬱而徐之。積而出之。引而伸之。辭不必至。性已先之。雖簡亦深。雖平亦曲。雖率亦神。其文也不縟。其質也不俚。斯庶乎味之而不窮。尋之而愈有也。至於釀之以經術。廣之以聞見。本之於德行。則又在平時矣。足下有意於詩乎。爲暢言之如右。高明以爲何如。

答黃春谷論詩書

昨歐陽製美城中寄足下書來。知詩集已付刻。又讀所自爲序文。言簡而精。而鮮外語一言。尤可爲詩人之鵠。非僅自言也。毛詩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又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古人本事親從兄之樂。而至於手舞足蹈。不幸遭值變故。牢愁哀怨。不可告人。均發於聲音而爲詩。故其哀樂之致。不必盡露於辭。

而常溢於言外。譬之於琴。指已離弦。而音猶在耳。是非寄托遙深。何以有此。是故孟子論說詩之法。在以意逆志。而不以辭。辭外也。意志內也。說詩者徒以辭謂之固。作詩者徒以辭。又何以爲詩哉。亡友顧子超宗。每與僕言論及此。深慨夫作詩者多。而詩日以亡。欲講明溫柔敦厚之旨。起而正之。戊申超宗沒世。十餘年來。求其所爲詩歌。僅得一五言絕句。餘皆零落。然於風雨之晨吟而永之。覺古調猶在人間也。庚戌辛亥以來。始識吾子。聞子論詩。與超宗之言後先一轍。竊幸超宗之志可以嗣。此所以屬吾子編詩至數數耳。雖然。僕又思之意餘於辭。辭遂於意。辭有不明。意終爲晦。故徒以辭者。辭不必明也。明其辭而詩益索也。辭遂於意者。辭不可不明也。明其辭。其情益見也。去秋僕在錢塘。適劉孝廉嗣綰自都中來。僕有詩曰。落花時節燕臺醉。十里松風又共聽。蓋以唐人李紳赴鎮會稽。思返天竺。靈隱而不暇。因慨然有十里松風之句。僕自念與劉下第歸來。方有此遊。若使如李紳赴鎮。勤於王事。轉不得共聽此松風耳。事非深僻。意亦淺露。而閱者乃以爲松風當改作松濤。僕當時默然退而將此詩注明。藏諸篋中。因思韓非子之作說儲也。自爲經而自爲傳。謝靈運作山居賦。顏之推作觀我生賦。皆自爲之注。良有以也。夫山川都邑之地。草木鳥獸之名。古今得失之迹。情之所托。物卽隨之。且夫觸事言懷。不嫌瑣末。辭指幽遠。比興無端。故掇擷之訓通。而和平之象見。哆侈之義釋。斯悔怨之情通。與其俟諸後人。十不得五。莫若自爲箋注。貢厥端倪。倘刻已將竣。不妨別爲一卷。續之於後。亦古式也。足下以爲何如。癸亥十一月至日。焦循白。



# 雕菰集卷十五

代阮侍郎撰萬氏經學五書序

歲乙卯，某承命視學兩浙。丁教授杰以萬君經學五書請某序，將以廣其傳，且使浙之士知所重也。按黃黎洲之序云：充宗姑以其所得參考諸儒，必求其精粗一貫，本末兼該，鑿然可舉而措之，無徒與衆說爭長黃池。則所以救浙學之弊者，其在此夫？黃氏此言，其有見於浙之學者，務於攻擊前儒，因發其端，以正之與竊謂爭之說，有二端。未深核乎衆說之本原，私臆所屬，求勝先正，此不可者也。力學之久，積疑成斷，了然有得於心，以補正前人之缺與誤，此學經者所不可廢也。西漢經學初興，各承師說，東漢鄭康成出於杜子春、鄭大夫諸注之外，折以己說，而經賴以明。熊安生以三禮授徒，於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孔穎達撰禮記正義半取於是，而經賴以明。他如劉炫規杜孫毓評毛同異並呈是非互見，鑑以磨礲而愈光，絲以澆滌而益熟。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不讓者，爭之謂也。吾恐浙之學者執黎洲之說，習爲精粗，本末之空譚，隨聲附和，於先儒指趣，明奉之而陰置之，不敢言其非，亦莫能道其是，則攻詰之弊息而高閣之弊起矣。萬氏之學，以經釋經，不苟同於傳注，其說郊禤宗法諸制度及春秋隨筆，周官辨非，兩書立體嚴正，析理精密，其迹似爭而實非，數十年冥索之功，未易有此。某讀其書，甚有望乎浙之士奮然自勵，不以攻擊爲長，亦不以浮游相尚，進求乎聖賢立說之旨，以求會乎漢唐注疏之通，則嗣萬君而起者，吾有

取焉。

代阮撫軍作喪服足徵錄序

歛之通儒程易田先生通藝錄所論說宗法、溝洫、古器、九穀、草木等篇精確不刊。海內宗之久矣。嘉慶七年歲次壬戌，某修葺杭州聖廟既落成，以舊樂器敝損不堪考擊，迎先生來考訂鐘律吹管協之，裁玉爲磬，股鼓句倨，一合於古。先生從容出近所著喪服足徵記七卷見示，儀禮此篇自子夏爲傳，鄭康成氏間以爲失誤。後之儒者或疑鄭注之非，大率皆憑執空論，無有確證。雖譏謗辨議終不足以定是非之準。先生一以經文爲本，窮其疑似於毫末之間。聖人制禮精義，一旦昭著，所以裨益經學，啓發後人，非淺鮮也。試揭其精要略述於左。總麻篇末云：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鄭氏以爲傳文，註云：是婦人爲夫之族著殤服法。盛世佐疑之，云不專指婦人。後人散傳文於經文下，數語無所屬，故綴於末。然未嘗以全經核之也。又傳於小功殤服間云：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鄭注云：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郝敬疑之，云不專指婦人。後人散傳文於經文下，數語無所屬，故綴於末。然未嘗以全經核之也。先生以考成人齊衰見於殤服者十四人，並長殤、中殤、大功、下殤、小功、大功見於殤服者十一人，並長殤、小功、中、下總麻而成人小功親無中下殤服是以成人之服言之所謂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者，以殤服言之，則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也。因斷長殤、中殤、降一等、四語爲經文。於是經傳雜陳之中，條理一貫，而總麻章庶孫之中殤亦無容改中爲下矣。不杖期惟

子不報傳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注云男女同不報耳傳惟據女子似失之盛世佐疑之云男子爲父不服期不在報中明矣女子適人與其餘十人服期同疑亦在報中故辨之鄭譏傳失未達斯義然未嘗以經文核之也先生則考上經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而不言女子不報此經言姑姊妹女女子無主者惟子不報而不言姑姊妹報斷其爲互見互省之例又此章經公妾及大夫之妾爲其父母傳云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此傳似誤矣郝敬疑之云傳未嘗謂女君可降其父母也謂妾之父母君同凡人妾自爲重服以自遂以君之貴尚不厭妾此父母之喪所以爲重傳安得誤然未嘗以經文核之也先生則考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云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於是知妾之於父母宜以妾之於子例而鄭氏以女君爲例爲擬不於倫也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子庶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馬融舊讀以大夫之妾爲建首下二爲字貫之鄭氏謂女女子嫁者未嫁者別起貫下而斥傳文爲不辭朱子嘗疑之以爲舊讀正得傳義嗣是依舊讀疑鄭注者甚衆然均未以經文核之而鄭注與舊說尙兩可也先生則考女子在室爲世父母叔父母服期出降旁親當服大功今嫁大夫當降服小功又考女子嫁者不降正親而降旁親於是經文章句與傳文可不迷於所往矣至於高祖之不制服小功之可以娶婦從父昆弟之孫不服總麻素食非白食弟之妻稱婦精言妙解窮極隱微傳聖人制禮之心於千百年之後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何以能此夫融會經之全文以求經之義不爲傳注所拘牽此誠經學之大要也讀先生

此書不惟明於此經之文。庶乎知通經之路矣。因付梓以公諸世。

代阮撫軍撰春秋上律表序

余巡撫兩浙。於西湖建詁經精舍。祀許叔重、鄭康成兩先生。選諸生肄業其中。諸生能習推步之學者不乏人。范生景福其一也。歲癸亥生。以所步春秋朔閏日食表及說請正於余。而乞爲之名。竊謂孔子作春秋。備天地人三統之學。故子思子贊其事曰。上律天時。下製水土。本欽若以紀四時。卽祖述之旨也。尊建子而書春王。則憲章之義也。或記司術之過。或明伐鼓之非。左氏引而申之。躍如也。其後劉歆安豈之徒。造訂諸術。必上驗於春秋。杜征南爲左氏學。亦因宋仲子十家之法。考訂春秋朔閏。故不通春秋。不足以知術。不知術亦不足以通春秋。不知術不通春秋。不足以紹聖人祖述憲章之志。用是命之曰春秋上律表。所以嘉范生之能治春秋也。且范生之書。其善有四焉。天文術算之學。至本朝而大備。天下學者或疑其深微奧秘。不敢學習。范生習之不十年。而能發明如是。學者庶觀而效焉。而知是學之本易明。善之一也。治經者患拘執而不能通。劉氏規過。孔穎達辭而闢之。規者不必俱非。闢者亦難悉當。杜氏於襄二十七年頓置兩閏。生直言其非。而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爲七月之朔。則稱杜氏爲不可易。揆之於義。是非不詭。庶幾不泥古。不違古爲說經之通。善之二也。疇人子弟諸其技。不能知其義。依法布算。不愆於數。其中進退離合之故。莫之或知。故不能變化以推古經。生之言曰。置閏可移。食限不能移。又謂欲定閏必推中氣。又謂斟酌置閏以合干支。尤當斟酌置閏以合食限。於是用平朔不用定朔。用恆氣不用定氣。用食

限不用均數。本諸時憲參之長歷。可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善之三也。奉時憲上考之法。以明春秋司歷之得失。以決三傳之異同。以辨杜氏之是非。以課三統大衍授時以來。上推之疎密。俾學者知聖人作春秋爲本朝時憲之嚆矢。而本朝之制時憲實爲聖人春秋之脉絡。善之四也。具此諸善。可知生用力之勤。研究之細。其治經也。無學究拘執之習。其治歷也。非星翁術數之求。由此而進焉。固未可量其所稅矣。余樂道其書之概。而爲之序。

### 王處士纂周易解序

今學究之談義理者。起於爲八股時文。而中於科第爵祿之見。其童而習者。惟知有講章。講章之所引據。則采摘於宋儒語錄。故爲是學者。舍宋人一二剩語。遂更無所主。不自知其量。猶沾沾焉假義理之說。以自飾其淺陋。及引而置之義理之中。其芒然者如故也。處士王鄉城先生。名方魏。字大名。明南京吏部員外郎納諫之孫。慈谿令玉藻之仲子。始從父於浙。旣而歸湖。隱居授徒。不應科舉。一鄉之人。服其道重其品。稱之曰先生。時祖若父之門生。故人多居顯貴。數以書邀之。均不應。自以勝代遺民。閉門自守。不入城市者三十許年。所著有周易廣義。以本義大略。申其說而廣之也。纂解者。其晚年之書。明太極陰陽爻象。占變大旨。不煩言而舉其要。凡五篇手錄。附諸廣義之後。蓋先生無志榮祿。不爲科舉文。特津津於義理中者。數十年精熟於宋儒道學之書。又能見諸躬行。信於鄉里。此真能學宋儒之學。非中於科第爵祿之見者。所可擬之爲倫也。先生之曾孫從重。字容若。與先人爲中表兄弟。守祖父遺書。雖貧困難苦。不輕示人。

循自入小學稍知識字借讀先生遺書乞之再三始見其纂解一冊未一月先生舊廬不戒於火遺帙盡焚而此冊以循借讀歸然獨存嗚乎其命也夫先生善書法片紙隻字里人重之而甚不易得此本爲其手蹟尤可寶焉時乾隆戊申春二月焦循序

後漢書訓纂序

後漢書訓纂者元和惠徵士棟所著書也歲丁未余授徒城中與汪君晉蕃之居近晉蕃家多藏書每借閱而是編與焉晉蕃之尊人對琴先生工詩詞風雅倜儻徵士遊廣陵時與之交往往來甚密徵士故多疾先生以參桂之藥供之不啻千金徵士無以報因以此書贈先生先生爲之校寫作楷本於是有真草二本草曰訓纂真曰補注皆藏於對琴先生家外無有也先生重氣節負性純篤方其官刑曹在京師以勁直著名繼遭橫逆家產頓落於是二本者僅存草本而寫本遂失是本爲徵士手錄改塗添補如蚍蜉蟻子之跡首帙末題雍正九年以事對簿之暇作凡十一年而成對琴先生嘗語循曰惠子在揚時手訂此書有所疑卽以片紙至令爲之核書成以贈余然竊人之善君子恥之齊邱化書不欲尤而效也嗚乎惠子生爲貴介公子使其豔於科名爲世俗之學何至以布衣終老迨訊鞠之際尤憂虞匡懼之日乃孜孜矻矻信而好古比部篤於友誼守其書而不欲冒其名如兩公者不亦可以爲法乎哉王子秋復於晉蕃借閱因細爲校定其卷帙次第依范蔚宗原書次司馬氏志及劉昭注補於末體例仿史記索隱而精核過之世所傳十五卷者乃贗本非其真也

詩益序

詩益者金壇劉君始興所著也乾隆辛丑余始有志於經學自毛詩始適試於泰州購之市間繼而又得桐城葉氏酉詩經拾遺則云述劉子彥之說子彥卽始興之字也閱詞科掌錄劉葉兩君俱嘗應乾隆元年博學鴻詞科葉以監生爲太常卿王公濬所舉劉則舉自孫文定公文定舉五人首當塗徐文靖次卽始興始興先舉於鄉天津王又樸詩禮堂古文稿中有代衛中丞撰詩益序稱金沙劉子司鐸霍邱序文不足以發明此書之指故此書不載此序書共二十卷爲詩本傳八詩次問二詩次補言一詩表二總辨一雜辨六其發前人所未發者爲詩次問及詩次補言昔九江黃楚望氏以四十年積思悟得春秋之義授諸趙東山氏東山暢發其指爲屬辭師說謂有策書之體有聖人筆削之權余深服其言以黃趙之經學遠在吳澄許謙之上劉氏詩益之作謂詩有詩人之志有孔子編詩之義詩人之意顯孔子之義微一篇之詩言其人與事之美惡而其義止於一君辭止於一事引而申之參而伍之遂統括乎古今興亡之故終始王道之跡有異類同次者衛共姜柏舟宣姜牆茨是也有同類異次者小雅黍苗大雅崧高之類是也有兼收並采著其淺深先後以爲義者鄭衛諸淫詩小雅燕饗諸詩是也夫詩人之有美刺猶史之有褒貶也褒貶者直更有之不必聖人而後有之故聖人之筆削在直史褒貶之外美刺者詩人有之不必聖人而後有之故聖人之編次在詩人美刺之外吾謂劉子彥氏之於詩與趙東山氏之於春秋若合符節其說小雅大雅謂自文王至宣王爲大自宣王至幽王爲小而以鹿鳴二十二詩間之大言其盛小

言其衰以小先大實以小繼大按而核之確不可移惟辨小序有未當其本傳則未知聲音訓故之學焉徐文靖所著書顯於世劉氏此書知者甚鮮特序而表之

衡齋算學序

予幼好九九之學雖求之古書而不能得其指歸自交吳中李尚之銳歙縣汪孝嬰萊得兩君切磋之益於此藝少有進而兩君亦時時以所得見示令商論其可否是時李仁卿秦道古之書兩君均未之見也歲乙卯冬予在浙始得益古演段測圓海鏡兩書急寄尚之喜甚爲之疏通證明復推其術於弧矢著書以明郭太史授時草所用天元一之術也而予又得秦氏所爲數學大略今名數學九章亦撰爲天元一釋開方通釋以述兩家之學庚申冬與尚之同客武林節署中互相證訂喜古人絕學復續於今明年孝嬰來揚州因以語之壬戌春予在京師孝嬰自六安寄一書來甚言秦李兩家之非而剖析其可知不可知衡齋算學中弟五册是也是秋予復在浙尚之需於孤山買舟訪之以孝嬰之書與相參核尚之深歎爲精善復以兩日之力作開方三例以明孝嬰書之所以然於是秦李兩家之學至此益明今年村居教徒稀入城市出入於農圃醫卜之術秋八月有走馬來者叩門甚迫童子驚相告予視之則孝嬰也延入塾中對飲於豆花菴語間孝嬰謂予曰或謂尚之所爲衡齋算學跋與之孝嬰怡然曰尚之固不我非也因謂予曰予亦爲我序予諾之孝嬰復走馬去門人請曰秦李之書李君疏之汪君難之不已異乎予曰此兩君所以是也兩漢經生守一家之言華藻鑿輒通人鄙其固焉鄭康

成爲禮經作注。雖子夏之言猶駁之。秦越人宗岐伯之言。而作八十一難。蓋非深入其室者不能疏。亦非深入其室者不能難。得李君之疏。而秦李之書明。得汪君之難。而秦李之書益明。古人立言。固樂夫人之深入而難我。不樂人之略觀大意而諂附我也。門人退錄之以寄孝嬰。卽以爲序。嘉慶癸亥中秋前一日。江都焦循撰。

### 修補六家術序

天算之學有二端。守當時成法。布策推算。無有差戾。術士之學也。明其義蘊。貫而通之。闡發古先。以啓來者。儒者之學也。鄭康成、李業興。以此治經。司馬遷、李淳風、劉羲叟。以此修史。故開方句股之算。三統乾象之術。見諸經注史志者。至今可考。蓋不以此治經。或不知今有爲九數之目。而以爲漢時所有矣。投壺周徑。有不明圓困之法謬。以爲知借不知還矣。元修宋金諸史。不爲秦九韶立傳。而所爲大衍求一演紀。上元鮮有知者。至所爲歷志。殘缺失次。譌舛尤甚。元史載授時術及李冶傳。皆不言立天元一法。於是前賢精義所存。近在數百年間。轉不如漢晉之遠而可考。是則修史者。不通此學之咎也。嗟乎。修史者不能闡發於前。讀史者又不知推步之法。每屏之不敢置一議。一二知算之士。嫾於其習而昧於孤詣。故弧輪擴積之外。雖授時大統。鮮有深究。偶舉古術。輒曰疏而不密。至問所以疏密之故。復格格不能言。是何術士之學多。而儒者之學少哉。休寧戴庶常震。始按算經十書。推歷朝歲實。嘉定錢竹汀少詹事章明古法。撰三統術衍。其二十二史考異。於歷志析疑訂誤。尤加意焉。吾友元和李尚之銳。爲少詹事高第弟子。親授

歷法獨有心解。閔古法之微，探索諸史，自顓頊夏殷周魯下逮元明數十餘家，存者考而章之，缺者修而補之，窮幽探贖，務求如其術之本意而止。是誠爲千古讀史者啓其局，亦卽爲千古治歷者益其智也。嘉慶庚申冬十一月循與尙之同客武林節署，因讀其所補宋金六家術，六家者，宋衛朴之奉元，姚舜輔之占天，李德卿之淳祐，譚玉之會天，金楊級之大明，耶律履之乙未也。術不備載本史，而積年日法間見他帙，已不異告朔之餼羊。尙之依相近之元法斗分推求歲周，據何承天調日法立強弱之術，以得朔實，又用秦道古演法推求積年，以驗歲朔之權數，頓令古人名歷斷而復續，學者得以考求舊法，相率而爲儒者之學也。循性好數術，有志於古，而未能究心，今讀尙之此書，昭然發矇。夫有李氏之立天元一，而後知授時術，弧矢相求之妙，有秦氏之演紀，而後知古人推演積年日法之故。秦李之書，近多有好之者，尙之用以補古歷如此，昭合不由此而更大彰乎。循願與同志者相率而推之也。江都焦循序。

豫章沿革考序

吾友胡雒君客江西時，興修郡志，因爲豫章沿革考二卷，列之爲表，而繫之以說明，今之所稱豫章，非春秋時之豫章，既有裨於史書，尤有補於經注。吾信其必傳也。嘗考隋書經籍志，地理之書，自摯虞畿服經之後，齊陸澄著地里書一百四十九卷，梁任昉著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於地里之學爲最詳。然澄之書，則合一百六十家而後成，昉之書，則增八十四家而後成，向非一郡一邑各有所述，二君之著焉取斯，且儒者之學，非身親而心入之，其說不精。一人之身，不能盡天下之地，而盡歷之，人人各就其所歷之地，精加

考核以雒君爲之率。卽以雒君之書爲之法。積數十年之久。萃數百十人之力。一邑一地。俱有所訂正焉。後有陸澄任昉者。裒集其成。雒君此書實爲之嚆矢矣。嘉慶丙辰夏四月。

天慵菴筆記序

嘉慶丙寅秋七月。余患腹疾。兼多愁鬱。終日廢書默坐。門人方灝持一帙來。乃其曾祖小師道人庶雜記手稿。大抵多題畫之作。或詩或跋。又有記所見唐以來畫卷墨蹟。雜錯無次序。乃爲錄一過。稍加釐葺。爲二卷。附祭文兩首於末。其論畫云。晉唐畫不多得。因不常見。若五代宋人之畫。則不出縱橫兩字。如用筆則有長短大小。斷續頓挫。用墨則有乾濕濃淡。魂魄骨肉。立局則有賓主反側。聚散交插。至於著色煊染。仍然補筆墨之不足。非特塗抹朱綠爲染工伎倆。故古人筆墨。具見山蒼樹秀。水活石潤。於天地之外。別具靈奇。卽或率意渾洒。亦皆鍊金成液。棄滓存精。曲盡蹈虛揖影之妙。又云。作畫之士。步步腳踏實地。多臨多看。又且熟味唐宋以來諸家畫論。便不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神化一境。亦不難歷久而至。又云。畫之化者。幹前輩之丰神。融作家之形製。信手結格。隨筆生情。內無宿心。自外無常態。要必讀書養氣。以培其元。然後心醇而筆和。貌古而神逸。嗚乎。此豈獨工畫之士宜然哉。其所見古人書畫。本名寓目。有緣集一指其微奧。而明非至合作不載。是可稔其生平所得矣。

醫經餘論序

自趙宋人刪改六經。其害遂及於醫。張景岳之類經。猶不過學究家之免園冊。至喻昌改秋傷於溼爲秋。

傷於燥。故裏有寒外有熱爲裏有熱外有寒。方中行、程郊倩、之流移易本文。無知妄作。而醫學乃棄矣。吾友羅君浩。字養齋。幼與凌次仲同居海州。涉獵經史。能博覽。善爲歌詩。而兼通於醫。病市醫不讀書。間有讀書。又苦師承無其人。撰醫經餘論若干篇。開發聾瞞。俾知古人之學。不致囿於俗。其論素問。以經證經。陰陽別論。稱不得隱曲。說者多不得其解。今以風論及至真要大論。並稱隱曲不利。貫而通之。知隱曲二字。指男子前陰。故不特舉女子不月。以別之。陰陽應象大論。按尺寸觀浮沈滑濁。而知病所生。以治無過。以診則不失矣。王大僕讀無過以診爲句。以甲乙經證之。則知以治無過爲句。以診則不失矣爲句。其論金匱。以水症氣衝咽狀如炙肉。證婦人咽中有炙燭。爲有形之邪。阻無形之氣。以咳則其脉弦。與弦則衛氣不行。如肺飲不弦。肺飲二字句。謂肺飲之輕者。有不弦。但短氣而不咳。其弦。則衛氣不行而咳矣。則重矣。非謂肺飲無弦脉也。其論本草。以神農經爲主。而證以南陽之方。以薏苡主筋急拘攣。故金匱胸痹緩急者主之。用以健脾利溼。則失其義。此胡主心腹腸胃中結氣。飲食積聚。寒熱邪氣。知其性行太陰、陽明。潮熱胸脅滿不去。傷寒陽脈濶。陰脈弦。腹中急痛。皆以此胡主之。非僅入少陽。若此者。皆以通儒治經之法。用以治醫經。開從來醫家未有之徑。學者由是充之。而醫之術明。而醫之道亦由是而尊。至著述之真僞淺深。治病之緩急分合。用藥之輕重增減。無不造於微。辨四大家之張爲戴人。而非南陽。尤爲特識。語簡而該。篇約而當。洵後學之津梁也。愛其書序而暴之。嘉慶壬申冬十月望江都焦循書於半九書塾之。

九經三傳沿革例序

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一卷。乾隆戊申興化任侍御始刻之。以爲珂深於經訓。能會通經文上下語義。而證之以注疏釋文。然後求之於諸本異同。覃思旁訊。妙悟瑩澈。非僅以校本之多見該博也。旣而鮑氏廷博亦刻桐花館訂本於知不足齋叢書。嘉慶甲戌。汪生紹成又影宋本摹刻。尤精善。以遺余屬爲之序。余令兒子廷琥以任鮑兩刻本校之。得其異同九十件。乙亥仲春小雨新晴。開窗置長几。焚香對花。展此卷詳閱。則三本互有優劣。任刻本秦誓注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此本及鮑刻作少仁人。按今孔傳正作少。正義云。明多惡不如少善。故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也。蓋多指億萬。少指十人。少字是也。任刻本顧命一人冕執脫。脫實銳字也。按說文以爲兵器。今注中釋爲矛屬。而陸德明又音以稅反。且諸本皆作銳。獨越中注疏於正文作脫爾。疏中又皆作銳。今只從衆作銳。此本作一人冕執銳。銳實銳字也。又越中注疏於正文作銳。按說文金部銳芒也。銳侍臣所執兵也。引周書此文。故珂以銳字實是銳字。言說文以爲兵器。乃約侍臣所執兵語。申明銳即是銳。而注云矛屬。則疑與芒義相近而合乎。書藝文志言。開元十四年元宗以頗字聲不協。詔改爲陂。是頗爲舊文。陂爲所改。又王道平。平史記作便。珂蓋以便爲舊文。與頗一例。平爲所改。與陂一例。此本作以平爲便。與上句不畫一矣。任本神祇之祇。

從示而無畫。祇敬之祇。從示而有畫。底音抵者上有點。底音止者上無點。按說文广部底。厂部底。皆從氐聲。下皆有點。而上則一有點。一無點。此本作底音抵者下有點。底音止者無點。說文惟厂部底字從氏下無點。广部無從氏之字。珂明以在下者稱畫。以別於在上者稱點。以上二件。又此本所不及也。學者言經學則崇漢。言刻本則貴宋。余謂漢學不必不非。宋板不必不誤。本岳氏讎校之法。以讎校岳氏此書略述此以應紹成之屬。紹成名昌序。儀徵縣學生今將爲校官讎校摹刻。亦類於岳氏云。

刻詩品序

余幼年十二三歲時。好爲小詩。先君以詩品示之曰。作詩必知詩之品。讀詩品。又必知作詩品者之品。司空氏立身清潔。不受僞梁之汙。舊史誣之。王黃州辨明於闕文十七條。修新唐書者。乃依其說。比美元德秀、陽城、而傳於卓行。李唐詩人。罕有其匹者也。循受而錄之。藏諸篋中二十餘年。往歲仁和胡學院督學揚州。以隔溪漁舟命題去秋鄉試。詩題又命以曉策六鼈。於是友朋就余索觀。而門人子弟輩復請寫錄。而習誦之。甚苦其煩。聞舊時坊間有專刻本。問之不可得。爰授之梓人。以供習誦者取之便耳。嗟乎。詩道之弊也。用以充逢迎。供諂媚。或子女侏儒之間。導淫教亂。其人雖死。其害尚遺。一二同學之士。憤而恨之。欲盡焚其書。余曰。是不必校。如治三陰之邪。宜溫中益陽。其疾自己。無容抵當。承氣之峻也。詩品者。非參苓薑桂之輩與。凡一卷爲篇二十四。附論詩文二篇於後。嘉慶四年三月望日。

鄭柿里舍人集，凡序書賦各一篇，傳論各二篇，儼體雜文八篇，古今體詩若干篇。舍人邃於經學，於書無所不窺，篤好昌黎文，手寫其集，能道其宦奧隱微之蘊。嘗謂余曰：「古文成絕學矣！」於是乾隆壬子癸丑間，以此事相靡切。當是時，余學柳州，嗜好微異，然而用力於此，思有以彰大而振興之，則無不同。瞬息十年，如駒過隙，苦鬱之境，彼此互嘗，則本性情閱歷以宣爲文章，又豈必有所宗法而爲之與？然讀舍人集者，宜知其從昌黎來。特是集中散體文僅數篇，不多載。舍人將不欲以昌黎自見耶？惟舍人知昌黎之深甚，惡夫以貌似者亂其真，而乃知舍人真篤好昌黎者也。嘉慶乙丑六月江都焦循序。

吳少文詩序

吳君少文，未弱冠即能爲詩歌，講貫於唐宋以來諸名家者，幾三十年矣。今歲以草稿示余，余爲錄古今體共九十八首，爲二卷。大抵多苦吟而以疎樸出之，樂府近鐵崖，五律七絕往往逼真唐音。蓋其性情饒真逸，而處境值閒曠，永於詩歌，故市氣絕也。北湖自昔多詩人，流風遺韻，百餘年來不絕如縷。少文幼多疾，不能應舉，子試斯得壹志於詩，豈偶然哉？嘉慶己巳四月。



# 雕菰集卷十六

## 石湖遺書序

吾嘗謂人之傳不傳於人而傳於己。己實有其不可朽者。天必不忍埋而匿之。非不埋而匿之也。埋之愈久而其出也愈光。匿之愈極而其顯也愈盛。余幼年受業表兄秋帆范君。范君嘗謂其族中有石湖其人。隱君子也。不汲汲於名。故其遺書多不傳。而子孫亦無人矣。後於里中徧訪問之。僅得詩三四首。文二三篇而已。而所傳軼事亦無徵信。而莫可如何。丹徒王柳村謂余曰。子向所稱范石湖者。吾見其遺書。蓋存於闕南陳氏。越數日。與柳村訪陳氏。陳君素村。因以遺稿十數帙示余。皆石湖手蹟也。素村因謂余曰。石湖之壻蘇寶藏之。蘇之後微。又存於蘇之戚簡氏。簡氏吾之戚也。簡之後又微。故此稿歸於吾。乃慨然畀余以歸。石湖本名恆。美字德。一後易名荃。卽以其先世文穆公之號自號。鐫一印曰今之石湖。其沒也。卽以題其墓。文穆之軒曰盟鷗。遂亦稱盟鷗野老。自撰盟鷗野老傳序。其本末甚詳。如陸天隨之作甫里先生傳也。余旣次其本末於北湖小志。乃理其稿而編之。得讀史小識一卷。竹隱居隨筆二卷。竹隱居詩集五卷。梅花十六詠一卷。論語詩一卷。文集四卷。春雨詞一卷。秋吟一卷。秋花雜詠一卷。柳塘寤語一卷。今之石湖詞一卷。總之爲石湖遺書。湖中范氏式微久矣。石湖有二子頴、頤。皆貿易爲商賈。負販不讀書。其後莫可稽考。問諸其門生故人之家。鮮有知者。而是稿歷百年之久。轉徙數家。十猶存其七八。手蹟宛然。

謂非有鬼物呵護其間不可。康熙邑志載石湖名，寥寥數語續修邑志者竟刪去之。故今郡邑書無石湖名。石湖之傳亦微矣哉。然當時科第顯奕，仕宦轡赫，片楮寸墨，十不存一。而石湖之書完善如此。余歎石湖之精氣不可沒，而尤流連忻慕於素村之爲人。石湖培名節臣節，臣子名謙，亦能詩。有雪堂集，舊爲雷塘人素村名嘉惠，好聚書，藏書十餘萬卷。所校釋焦氏易林最精。石湖之書實賴之以存云。嘉慶戊辰元旦江都焦循序。

揚州足徵錄序

歲丙寅，汀州伊公守揚州時，撫部阮公在籍，相約纂輯揚州圖經。揚州文粹兩書，余分任其事。明年，伊公以憂去，撫部亦起服入朝，事遂寢。己巳庚午間，修揚州府志成，即原本於圖經也。而文粹之稿，則向來分存於所纂輯之人，未嘗選訂。今年乙亥，伊公入都補官，道過揚州，五月二十一日會於雷塘之阮公樓，語及圖經，因詢文粹歸檢舊簏，稿之存於余處者，具在，爲次第之。自七月至九月，粗有端緒。而伊公則以肺病卒於揚州邸寓，喪歸，余拜送河干，旣爲樂府鼓琴而歌，以寓公之德政，遂爲此書目錄一卷，名之曰揚州足徵錄。文粹者，存揚人之文，非揚州者不取也。足徵錄者，存揚州之事，事有關乎揚者不必揚人之文也。義各有取乎爾。纂圖經時，所有膏火紙筆之費，皆伊公自捐俸以給，同事者趙司馬懷玉、臧文學庸、袁上舍廷構，今府志中多有三君所輯錄。近者臧袁兩君已先伊公於地下，幽明之際，令人愴然，共得文三百一篇，爲卷二十有七。嘉慶二十年九月霜降日，書於半九書塾之雕菰樓。

里堂道聽錄序

余生質極鈍。然每得一書。無論其著名與否。必詳閱首尾。心有所契。則手錄之。余交遊素少。然每有以著作教我者。無論經史子集。以至小說詞曲。必詳讀至再。至三。心有所契。則手錄之。歷二三十年。盈二尺許矣。今歲所著易學三書。稿粗就而陽氣虛憊。不耐冥思。性又不樂閒曠。求爲其易而不甚用思者。夏秋以來。乃取此而編次之。爲五十卷。令兒子廷琥編寫目錄。據耳目所及。非有所軒輊去取於其間。其論說有異同。兼錄之。廣聞見。通神明也。忠臣孝子。義士貞婦。心之所慕。恨不能偏斷獄捕盜。亦錄之者。余素有志。以州縣官效職。而用爲師法也。朝廷典禮。宰輔經綸。則非分所宜言。故不及。其男女贈答。誇淫鬪麗。余所深惡。特絕之間。亦及於神鬼。則以信而有徵。且可爲世戒。無稽者弗及也。先是壬戌癸亥間。嘗編之名道聽錄。今仍其名。苟不卽死。更有進當續乎此耳。嘉慶甲戌秋七月。書於紅薇翠竹亭。

鈔王築夫異香集序

古有六藝九流詩賦而無集。集者經史之雜。而九流詩賦之變也。經生說經。史臣著史。各有專書矣。其友朋辨難之文。簡篇敍論之作。或出其精華之聚。以破蒙俗。或總其未成之書。以俟參訂。凡足以羽翼乎經。皆經類也。墓銘行狀家傳別傳之等。核其實。去其浮。無撰史之職。可以待撰史者之采用。則史類也。無益於經史。而議論足以成家。駢儷可以悅目。亦有存而不能廢者。蓋本諸經者上也。資乎史者次也。出於九流詩賦者下也。而皆可以相雜而成集。非此三者爲尺牘。爲題名。爲諸酬應之文。亦往往傳其集者。則以

其人德行功業愛之敬之因而珍重其文非文之傳也令德行功業不足傳而徒欲以文傳而所恃者止於尺牘題名及諸酬應之文非不自許爲作者無何而飄風野馬矣吾每閱一集見時文序送人序若干篇壽文祭文若干篇無聊之書啓語錄之牙慧史論之空譚又若干篇極力摹所爲關鍵之法必爲之惜何也集之所重不在此也幼年聞吾鄉王築夫文學深於文章著異香集二卷間爲他書所引據大約資於史學者求之三十年不得丁巳授徒湯氏其所藏有是書爲興化陸懸圃挺掄所訂有收藏小印爲北湖施氏文無多非無益於經史而尺牘題名諸酬應之文也夏六月納涼之餘爲寫一過次其序事之文爲一卷說喪禮宗法及論文之文爲一卷壽文祭文與汪琬書之類悉刊去之共三十六篇皆可存不至爲飄風野馬者築夫名巖寶應縣籍而居於江都論文曰文未出天下後世不知有此說既出天下後世不可無此說築夫所爲文不必能副之而識見之高有若是是爲陸氏選刻者郡志稱其白田集四十卷當更求之而爲之訂嘉慶二年八月晦日

鈔何有軒文集序

余將萃鄉先生之文爲揚州文集徧求之不可多得乙丑夏四月門人汪生昌序以此集遺余余不勝寶惜之文爲寫本當年刻未刻不可知是尤當寶惜耳向來於邑志中見載陳霆發何有軒集因考其人字鳴夏終於江都學生又於魏篁中詩集見附載陳鳴夏所作傳今此本有之署丙子科舉人揀選知縣篁中魏君行狀而不稱傳宜以此本爲是此本稱篁中先世有東千公爲福建兵巡道與謝遷顧起元同時

而魏集所載，則爲福建兵巡道者爲扶輪公。再傳有東千公，文章尤有名。與謝遷、顧起元同時。此則是本宣不及魏集所載之確。與郭誌、湯潛、尤璋、郭元釤、元鉅、鮑開宗、唐紹祖、繼祖，爲文章之交。與俞太史長城善序其所爲百二名家制藝，又爲之作行狀。大抵長於序事，筆力簡潔，善爲控縱，以振神采。論文章，則是荆川而非鹿門。自謂作文不可依傍古人，當從同以求異，不可舍異以求同。誦其文，誠能自樹立者哉。余幼年見壁間畫有稱松岑者，詢諸先君。先君曰：此湖中隱君子坦菴道人之兄子徐懿公也。繼而見懿公所刻詞集湖上吟，知其名元美。其自序稱丁未夏自公車回，知其曾舉孝廉。然問湖中人，莫能道其遺事。而此集中有松岑墓銘，本末極詳。蓋中順治丁酉科舉人，以淮安府教授內擢國子監監丞，嘗一爲浙江同考官，得士最盛。在淮每議兵餉治河，爲監司所贊。在國子監首倡刻十三經、二十一史板，歸老於家，著有諧聲集、艾言等書，每力爭治河賑荒於有司，有益鄉里。凡千四百餘言，嗚乎，非此書則松岑之事湮矣。余嘗謂世不乏賢令長，而何易于以孫可之傳，世不乏賢太學生，而何蕃以韓昌黎傳，世不乏貞烈婦人，而高愍女、竇烈婦以李習之、司空表聖傳。世不乏高儒義士，而元德秀以元次山、李遐叔傳，郭眘、郭航以沈下賢傳。世不乏詭異非常之士，而劉义以李義山傳。諸侯皆有將，海外國皆有臣，而燕將譚忠及新羅人張保皋、鄭年，以杜牧傳作唐書者，皆本其文以入列傳。若是乎人之傳不傳，史之書不書，其權半歸諸當時能屬文之人，然則屬文之人重矣，而可無乎。

鈔雙虹堂文集序

余六七歲聞里閭父老談陸公吳州督學杭州事每試日坐堂上擬作所命各屬題頃刻成數篇心竊記之已而無意購得公所刻雙虹堂文集四帙無卷數內載杭州當場制藝自序而張良御太史爲公作神道碑亦及此事湖州校士館有石刻記爲公作此集載之集中有西湖講院記言嘗構講院於西湖陸宣公祠側余在杭時見宣公祠頽圯已甚豈尙有所謂西湖講院者蓋已百二十年之久也讀集中敢清堂記知公嘗爲南旺分司讀梅雨潭快亭記知公以督學兼備兵海上皆神道碑所不詳公名舜字元升泰州人康熙甲辰進士雙虹堂者其幼年與張詞臣孝廉讀書處張歿公不忘舊人故以名集神道碑言公爲中書舍人凡撰文宰相不喜他舍人所爲今集中有擬御製十三經序蓋是時稿也碑又稱其在浙時逆知祖洪勳之邪謀而先去之惜乎說之不詳其本末遂不可考云

鈔依歸草序

吾友團香山每道海安張良御太史名符驤善古文歲己未於市上得其所爲依歸草十卷依明人歸熙甫之文以爲文也又不妨有熙甫亦不妨有學熙甫之文之人然學熙甫遂盡屏異於熙甫者而於熙甫一言一意皆奉若圭臬不敢少疑則非善學熙甫者矣熙甫泥女子從父之說而禁室女之守貞余深惡是說之似是而非嘗撰貞女辨二篇以祛其妄世固已共見之論者皆執曾子問之說抑知曾子問之說非謂夫死而嫁也謂夫遭喪而改嫁也執此以例諸夫死亦宜例諸夫未死而遭喪萬一熙甫之聘妻舍熙甫而更適人熙甫甘乎或熙甫之女已受壻聘熙甫能因壻之遭喪而改適他姓乎迂儒讀書

不深強爲立論往往言之而不能行行之而適足以亂天下大率類此越五年壬戌又得其子沆所重校本前十卷稍有增易續刻二卷共文二十篇其所應試策判與焉而記閔賓連墓事本末最詳向聞故老言平山堂下有兩詩人墓一爲錢塘潘雪帆問奇一則賓連余屢尋之不可得賓連名麟嗣其姓名頗見施愚山王阮亭魏冰叔等集中年七十七卒於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已而長子歿惟餘次子孝磋鰥且聾賣卜爲活賓連之棺遂二十一年不克葬至是太史買地葬之葬之日會者數十人皆知名士互見戴弟來處士陳定先殿撰詩集中先是孝磋貧劉闇齋矜恤之太史復商之同人於是閔在東贈以屋項鳳千爲之娶妻歲給以米太史且將更謀以二十千歲給之沆曰賓連墓在法海寺前官路右側於是向傳在平山堂下者誤也太史自言康熙乙亥夏始因王武徵識賓連而乃眷眷於故人如是是則無愧於熙甫載者寥寥也則吾郡百餘年來俎豆於歸氏而序事有法如此編尚不足爲學者取法乎哉故錄其文最多云爾

### 修葺通志堂經解後序

是書爲休園鄭氏所藏舊缺三禮圖學易記讀易私言易雅筮宗周易輯聞春王正月考四書通證八種部首無序目而字畫清秀蓋康熙間初印本也乾隆丙午連歲大飢余疊遭凶喪負債日迫於門有良田數十畝爲婢猾所勒買得價銀僅十數金時米乏食山薯者二日持此銀泣不忍去適書賈以此書至問

售需值三十金。所有銀未及半。謀諸婦。婦乃脫金簪易銀。得十二金。合爲二十七金。問書賈。賈曰可矣。蓋歎歲寢購書者。而棄書之家。急於得值也。余以田去而獲書。雖受欺於猾。而尚有以對祖父。且喜婦賢能成余之志。是夕餐麥屑粥。相對殊自懌也。明年丁未。得春王正月考於高君學山。又於葉叟處購得學易記。讀易私言。二種。戊申七月。於金陵市口得三禮圖。己酉。得易雅筮宗。壬子。又購三禮圖初印本於黃客甲寅。於周客之濂溪書屋。購得周易輯聞。四書通證。越二日。大火濂溪書屋焚。無寸木。而二書幸存。如鬼神護之者。亦奇矣。於是假是書之序目核之。已無所缺。命門人李元善錄序文。得八葉。加於首。乾隆乙卯。嘉慶丙寅。余客於外。是書乃爲鼠齧數帙。檢之氣鬱不能釋。今年家居。無賓客之擾。稍爲補葺。自四月至五月。越四十日。葺成。次序爲目錄一卷。不必如原次。然亦無他意也。嘉慶三年五月十九日。

易圖略自序

余學易。所悟得者有三。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此三者皆孔子之言也。孔子所以贊伏羲文王周公者也。夫易猶天也。天不可知。以實測而知。七政恆星錯綜不齊。而不出乎三百六十度之經緯。山澤水火錯綜不齊。而不出乎三百六十四爻之變化。本行度而實測之。天以漸而明。本經文而實測之。易亦以漸而明。非可以虛理盡。非可以外心衡也。余初不知其何爲相錯。實測其經文傳文。而後知比例之義。出於相錯。不知相錯。則比例之義不明。余初不知其何爲旁通。實測其經文傳文。而後知升降之妙。出於旁通。不知旁通。則升降之妙不著。余初不知其何爲時行。實測其經文傳文。而後知變化之道。出於時行。不

知時行則變化之道不神未實測於全易之先胸中本無此三者之名既實測於全易覺經文傳文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相錯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旁通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時行測之既久益覺非相錯非旁通非時行則不可以解經文傳文則不可以通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意十數年來以測天之法測易而此三者乃從全易中自然契合既撰爲通釋二十卷復提其要爲圖略凡圖五篇原八篇發明旁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篇破舊說之非共二十三篇編爲八卷次通釋後譬如郭守敬生劉洪祖沖之何承天傅仁均一行之後悟得歲實消長不用積年日法非能越乎前人亦由前人之說而密焉耳夫祖沖之立歲差傅仁均立定朔當時泥古者驚爲異說余以此三事說易亦祖氏之歲差傅氏之定朔也知我者益加密焉余之所深冀也嘉慶癸酉十一月冬至前五日

### 易通釋自序

循承祖父之學幼年好易憶乾隆丙申夏自塾中歸先子問日所課若何循舉小畜彖辭且誦所聞於師之解先子曰然所謂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者何以復見於小過之六五童子宜有會心其思之也循於是反復其故不可得推之同人旅人之號咷蠱巽之先甲後甲先庚後庚明夷渙之用拯馬壯吉益憤塞鬱滯悒悒於胸腹中不能自釋聞有善說易者就而叩之無以應也乙巳丁憂輟舉子業乃徧求說易之書閱之於所疑皆無所發明嘉慶九年甲子授徒家塾念先子之教越幾三十年無以報命不肖自棄之罪曷以逃免竊謂卦起於包犧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命之以名文王以其簡而不易明也繫以彖辭周公以

其簡而不易明也。繫以爻辭，密雲庚甲，以爻辭釋彖辭也。笑號馬壯，爻辭自相釋也。然而猶不易明。我孔子韋編三絕而後贊焉。且不一贊而至於十贊者，佐也引也。佐文王周公之辭，引而申之也。包犧之卦，參伍錯綜，文王周公之繫辭亦參伍錯綜，故小畜、蠱、明夷之辭，互見於小過、巽、渙之辭也。文王周公之辭，以參伍錯綜繫之。孔子十翼亦參伍錯綜贊之。所以明易之道者備矣。七十子歿，道在孟子。孟子道性善稱仁義，惡楊墨之執一，斥儀衍之妾婦，皆所以闡明孔子之學，而融合乎伏羲文王周公之旨。故孟子不明言易，而實深於易。其商瞿所受，杜田生所傳，散見於孟喜、京房、鄭康成、荀爽、虞翻之說，不絕如縷。惜乎漢魏諸儒，不能推其所聞，以詳發聖人之蘊，各持其見，苗莠雜糅，坐令老莊異端之流出而爭之矣。循旣學洞淵九容之術，乃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向來所疑漸能理解。初有所得，卽就正於高郵王君伯申。伯申以爲精銳，鑿破混沌，用是憤勉，遂成通釋一書。丙寅以質歙縣汪君孝嬰、南城王君實齋，均蒙許可。然自以全易衡之，未敢信也。丁卯春三月，遘寒疾，垂絕者七日。昏瞀無所知，惟雜卦傳一篇，往來胸中，旣甦，申以爲精銳，鑿破混沌，用是憤勉，遂成通釋一書。丙寅以質歙縣汪君孝嬰、南城王君實齋，均蒙許可。然遂一意於易，明年以訟事伺候對簿，改訂一度。己巳佐歸安姚先生秋農、通州白先生小山修葺郡志，稍輟業。庚午又改訂一度，終有所格而未通。身苦善病，恐不克終竟其事。辛未春正月，誓於先聖先師，盡屏他務，專理此經。日坐一室，終夜不寐，又易稿者兩度。癸酉二月，自立一簿，以稽考其業，歷夏迄冬，庶有所就。訂爲二十卷，皆舉經傳中互相發明者，會而通之也。聖人之義，精矣妙矣。後生末學，豈能洞澈其全？得一二端，以俟君子之引而申焉可矣。聖人旣以參伍錯綜者示其端倪，舍此而他求，烏能合乎後之說易？

者或有取乎愚之說也。嘉慶十八年十一月冬至前二日。

禹貢鄭注釋自序

嘉慶壬戌夏五月自都中歸阮撫部以書來招往浙問以古三江之說時撫部撰浙江考宗班固地理志而以鄭康成之說爲非循曰鄭氏未嘗非也鄭氏三江之注合於班氏今人所輯之鄭注販自初學記者非鄭注也固詳爲言之撫部以爲然蓋近之學者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鄭之欲聞乃鄭氏之書見存者不耐討索而散而求之殘缺廢棄之餘於是不辨其是非真僞務以一句之獲一字之綴爲工及其以贊爲真又不復考其矛盾齟齬之故甚而拘守僞文轉強真文以謬與之合削足以適屨鑽頭以便冠而鄭氏之本義汨沒於尊鄭之人使鄭氏受不白之枉伊誰之咎耶班氏地理志序云采獲舊聞考述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下及戰國秦漢焉蓋其所采博所擇精漢世地理之書莫此爲善故鄭氏注經一本於是或明標所自或陰用其說間有不合者亦必別據地說等書明言其所以易之義注雖殘缺尚可考而知也是冬十月從浙江歸來寒牕無事與子弟門人論說及之因以嘉定王光祿陽湖孫觀察所集之本爲質考而核之編次成卷專明班氏鄭氏之學於班曰志於鄭曰注而以水經禹貢山水地澤所在一篇條列而辨之於末其餘枝葉鱗多今無取焉十二月臘日序

毛詩地理釋自序

乾隆丁未館於壽氏之鶴立堂偶閱王伯厚詩地里考苦其瑣雜無所融貫更爲考之迄今十七年未及

成書今春家處取舊稿刪訂其繁冗錄爲一冊凡正義所已言者不復臚列又以杜征南撰春秋集解兼爲土地名氏族譜以相經緯隋書經籍志譜系次於地理而三輔故事陳留風俗傳與陸澄任昉之書並列豈非有地則有人有人則有事小序毛傳中有及時事者亦考而說之附諸卷末共四卷焦子曰考春秋之地理難考毛詩之地理尤難李吉甫樂史歐陽忞諸書每指一地以爲詩人所詠浚儀之寒泉阪以爲衛詩之寒泉不知春秋之衛地不及祥符縣境七子之吟何遠及此乎齊桓城楚邱以遷衛卽戎伐凡伯之楚邱在成武宋公享晉侯亦此地無二楚邱也班氏志地理杜氏解春秋酈氏注水經均無異說而唐宋地書乃以楚邱在滑夫帝邱近滑矣狄可至楚邱獨不可至帝邱乎自遷帝邱遂無狄難而狄乃移害於魯宋則楚邱在成武與武宋接壤可知後世地書若此類者尤爲害於經義故不以爲典要至於韓侯近燕潛夫論詳之非晉國之韓原居常與許常爲齊所侵地見管子大匡不必旁引孟嘗之辭是又前人所已及不煩改說若文王伐阮卽書傳史記之伐邗禰卽泥中公子素卽公子士宛邱爲宛中之名非邱上有邱崔嵬爲土山戴石非石山戴土南仲爲宣王時人非文王之將諸如此類竊自爲斷雖未必當或有備後賢之汲取云嘉慶癸亥三月朔

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自序

循六歲先君子命誦毛詩未幾隨省墓泛舟湖中先君子指水上草謂循曰是所謂參差荇菜左右流之者也已而讀論語至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私心自喜遂時時俯察物類以求合風人之旨辛丑壬寅間

始讀爾雅，又見陸佃、羅願之書，心不滿之，思有所著述，以補兩家所不足。創稿就而復易者三，丁未館於城東壽氏，復改訂之。至辛亥訖，爲三十卷。壬子至乙卯，又改一次，未愜也。戊午春，更刪棄穢冗，合爲十一卷，以考證陸璣疏一卷，附於末。凡十二卷，蓋自辛丑至己未，共十有九年。稿易六次，以今之所訂，視諸草創之初，十不存一。其間雖他有撰述，必兼治之，歷喪荒疾病爭訟，未嘗或輟。乙卯爲山左之遊，隨諸行箋，車塵馬足中，聞見所及，時加訂正，蓋亦費日力之甚者矣。書之例，列傳箋釋文正義於右，以己說釋於左，不必釋者，不贅一辭也。不效類書臚列而無所折衷，不爲空論，不尚新奇。毛鄭有非者，則辨正之，不敢執一以廢百也。陸璣疏太約，後人掇拾之，本非元恪原書，未載齊魯韓毛授受，乃抄襲兩漢書儒林傳，陸爲毛疏，不必及三家。而呂東萊讀詩記所引陸疏言毛詩授受者，與此大異。知掇拾者並未見讀詩記也。爲條辨於後。嘉慶己未冬十一月。

### 論語通釋自序

自周秦漢魏以來，未有不師孔子之人。雖農工商賈廝養，卒未有不讀論語者。然而好惡毀譽之私，不獨農工商賈廝養，卒有之。而士大夫爲尤甚。夫讀孔子書，而從事於論語，自少且至於老，而好惡毀譽之私不能免。則論語雖讀，而其旨實未嘗得。讀論語而未得其旨，則孔子之道不著。孔子之道所以不著者，以未嘗以孔子之言參孔子之言也。循嘗善東原戴氏作孟子字義考證於理道天命性情之名，揭而明之，如天日。而惜其於孔子一貫仁恕之說，未及暢發。十數年來，每以孔子之言參孔子之言，且私淑孔

子而得其旨者，莫如孟子。復以孟子之言參之，既佐以易詩春秋禮記之書，或旁及荀卿、董仲舒、揚雄、班固之說，而知聖人之道，惟在仁恕。仁恕則爲聖人，不仁不恕則爲異端小道。所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以此其道大。其事易，自小其器而從事於難，是已而非人執一而廢百。詎孔子一貫之道哉？今年夏五月，鄭柿里舍人以書來問，未可與權，適門人論一貫，不知曾子忠恕之義，因推而說之。凡百餘日，錄而次之，得十有二篇。曰聖曰大曰仁曰一貫忠恕曰學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君子小人統而名之曰論語通釋。聖人之大，未敢言知，或亦自遠於異端云爾。嘉慶甲子秋九月。

羣經補疏自序

周易王氏注

易之有王弼說者，以爲罪浮桀紂，近之說漢易者，屏之不論不議者也。歲壬申，余撰易學三書，漸有成。夏月，啓書塾北窗，與一二友人看竹中紅薇白菊，因言易及趙賓解箕子爲蓼茲，或訛其說曰：非王弼輩所能知也。余笑而不答，或曰何也？余乃取王弼注指之曰：弼之解箕子，用趙賓說孔穎達不能申明之也。衆唯唯退。門人進曰：正義者，奉王弼爲準繩者也。乃不能申弼如是乎？余曰：非特此也。如讀彭爲旁，借雍爲壅，通孚爲浮，而訓爲務躁；解斯爲斲，而釋爲賤役。諸若此，非明乎聲音訓詁，何足以明之？東漢末以易學名家者，稱荀、劉、馬、鄭。荀謂慈明爽，劉謂景升表，表之學受於王暢，暢爲粲之祖父，與表皆山陽高平人。粲族兄凱爲表女婿，凱生業，業生二子，長宏，次弼。粲二子旣誅，業爲粲嗣，然則王弼者，劉表之外曾孫而王

榮之嗣孫卽暢之嗣元孫也。弼之學蓋淵源於劉而實根本於暢。宏字正宗亦撰易義。王氏兄弟皆以易名可知其所受者遠矣。故弼之易以六書通借解經之法尙未遠於馬鄭諸儒。特貌爲高簡。故疏者輒視爲空論耳。弼天資察慧。通雋卓出。蓋有見於說易者。支離博會。思去僞以得其真。而力不能逮。故知卦變之非而用反對。知五氣之妄而信十二辟。唯之於阿。未見其勝也。解龍戰以坤上六爲陽之地。固本爻辰之在己。解文柔文剛以乾二坤上言。仍用卦變之。自秦來改換其皮毛。而本無真誠也。至局促於乘承比應之中。顛頽於得意忘象之表道消道長。旣偏執於扶陽貴少貴寡。遂漫推夫卦主較量於居陰居陽。揣摹於上卦下卦。智慮不出乎六爻。時世謬拘於一卦。徇童稚之藐識。不足與言通變神化之用也。然於觀則會及全蒙。於損亦通諸剝道。聰不明之傳似明比例之相同。觀我生之爻。頗見升降之有合機之所觸。原有悟心。倘天假之年。或由一隙貫通。未可知也。惜乎秀而不實。稱道者徒飫其康秕。譏刺者莫探其精液。然則弼之易。未可屏之不論不議也。於是每夕納涼柘籬蕉影間。縱言王弼易門人錄之得若干條。立秋暑退。取所錄次爲二卷。迄今七年。易學三書旣成。復取此稿訂之。列諸羣經補疏之首。有治王弼易者。此或可參焉否也。嘉慶戊寅五月五日。

尚書孔氏傳

東晉晚出尚書孔傳。至今日稍能讀書者。皆知其僞。雖然。其增多之二十五篇僞也。其堯典以下至秦誓二十八篇。固不僞也。則試置其僞作之二十五篇。而專論其不僞之二十八篇。且置其爲假托之孔安國。

而論其爲魏晉間人之傳，則未嘗不與何晏、杜預、郭璞、范寧等先後同時。晏、預、璞、寧之傳注可存而論，則此傳亦何不可存而論？故王西莊光祿作後案，力屏其僞，而於馬鄭、王注外，仍列孔傳、江艮庭處士作集注音疏，搜錄漢人舊說，而於傳說亦多取之。孫淵如觀察屏孔傳，而掇輯馬鄭、然經文二十八篇，不能不取諸孔傳之經文，且傳之作也不自顯其姓名，而托諸孔氏，何爲也哉？余嘗綜其傳，而平心論之。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稽古皋陶傳，皆以順考古道解之。鄭以稽古爲同天，同天二字可加諸帝堯，不可施於皋陶，若亦以皋陶爲同天，則是人臣可僭天子之稱頌。若以帝堯之稽古爲同天，以皋陶之稽古爲順考古道，則文同義異，歧出無理。此傳之善一也。四罪而天下咸服，傳以舜徵用之初，卽誅四凶，是先殛鯀而後舉禹。鄭以禹治水畢，乃流四凶，故王肅斥之云：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爲禹之勤勞，適足使父受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此傳之善二也。堯舍丹朱以天位授舜，朱雖不肖，不宜自舜歷數其不善。史記以無若丹朱傲上加帝曰，而傳則以爲禹之言，自禹言之則可，自舜言之則不可。此傳之善三也。盤庚三篇，鄭以上篇乃盤庚爲臣時所作，然則陽甲在上公然以臣假君令，因而卽真。此莽、操、師昭之事，而乃以之誣盤庚，大可怪矣。傳皆以爲盤庚爲王時所作，此傳之善四也。微子問少師父師父師答之，不云少師，鄭以爲少師志在必死，蓋以少師指比干，顧大臣徒志於死，遂不謀國，以出一言，非可爲忠。傳雖亦以少師指比干，而於此則云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此傳之善五也。金縢我之不辟，鄭讀爲避，謂周公避居於東，又以罪人斯得爲成王收周公之屬官，殊爲謬悠。說者多不以爲然，傳則訓辟爲法。

居東卽東征。罪人卽指祿父管蔡。此傳之善六也。明堂位以周公爲天子。漢儒用以說大誥。遂啓王莽之禍。鄭氏不能辨正。且用以爲尙書注。而以周公稱王。自時厥後。歷曹馬。以及陳隋唐宋。無不沿莽之故事。而傳特卓然以周公不自稱王而稱成王之命以誥勝鄭氏遠甚。此傳之善七也。爲此傳者。蓋見當時曹馬所爲。爲之說者。有如杜預之解春秋。東晉等之僞造竹書。舜可囚堯可殺。益太甲可殺伊尹。上下倒置。君臣易位。邪說亂經。故不憚改益稷。造伊訓。太甲諸篇。陰與竹書相齟齬。又托孔氏傳以黜鄭氏。明君臣上下之義。屏僭越抗害之譚。以觸當時之忌。故自隱其姓名。其訓詁章句之間。誠有未善。然三盤五誥。諸奧辭傳。皆一一疏通。雖或有辨難而規正之。終不能不用爲藍本。余旣集錄二十八篇之解爲書義叢鈔。所有私見。著爲此編。與叢鈔相表裏云。嘉慶戊寅夏四月下弦。

毛詩鄭氏箋

西漢經師之學。惟毛詩傳存。鄭箋之。二劉疏之。孔穎達本而增損爲正義。於諸經最爲詳善。然毛鄭義有異同。往往混鄭於毛。比毛於鄭。而聲音訓詁之間。疏略亦多。余幼習毛詩。嘗爲地理釋。草木鳥獸蟲魚釋。毛鄭異同釋。三書共二十餘卷。嘉慶甲戌暮春。刪錄合爲一書。戊寅夏。又加增損爲五卷。次諸易尙書補疏之後。錄既完。客有善說詩者。過余曰。孔子論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果何以爲無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果何以能達。使於四方。果何如而能專對。且何爲而興。何爲而觀。何爲而羣。何爲而怨。何爲而事父事君。豈徒精審於聲音訓詁之間。辨别毛鄭異同之數。遂足以盡詩之教乎。余默無以答。夫詩溫柔敦

厚者也。不質直言之。而比興言之。不言理言情。不務勝人。而務感人。自理道之說起。人各挾其是非。以逞其血氣。激濁揚清。本非謬戾。而言不本於性情。則聽者厭倦。至於傾軋之不已。而忿毒之相尋。以同爲黨。卽以比爲爭。甚而假宮闈廟祀儲貳之名。動輒千百人哭於朝門。自鳴忠孝。以激其君之怒。害及其身。禍於其國。全戾乎所以事君父之道。余讀明史。每歎詩教之亡。莫此爲甚。夫聖人以一言蔽三百曰思無邪。聖人以詩設教。其去邪歸正。奚待言。所教在思。思者容也。思則情得。情得則兩相感而不疑。故示之於民。則民從。施之於僚友。則僚友協誦之於君父。則君父怡然釋。不以理勝。不以氣矜。而上下相安於正。無邪以思致。思以嗟歎。永歌手舞足蹈而致。管子曰。止怒莫如詩。劉向曰。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流。流然後發。詩發於思。思以勝怒。以思相感。則情深而氣平矣。此詩之所以爲教與。雖然訓詁之不明。則詩辭不可解。必通其辭。而詩人之旨可繹而思也。毛傳精簡。得詩意爲多。鄭生東漢。是時士大夫重氣節。而溫柔敦厚之教疏。故其箋多迂拙。不如毛氏。則傳箋之異。不可不分也。明日以是復諸客。客以爲然。遂書之爲序。嘉慶二十三年夏六月旣望。

左氏春秋傳杜氏集解

余幼年讀春秋。好左氏傳。久而疑焉。及閱杜預集解。暨所爲釋例。疑茲甚矣。孔子因邪說暴行而懼。因懼而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春秋者。所以誅亂賊也。而左氏則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者。且揚其辭而暢衍之。與孟子之說大悖。春秋之義遂不明。已而閱三國魏志杜畿傳注。乃知預爲司馬懿

女婿晉書預本傳云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  
帝嗣立預尚帝妹商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四年轉參相府軍事預以父得罪於懿廢棄不用蓋熱中久  
矣昭有篡弑之心收羅才士遂以妹妻預而使參府事預出意外於是忘父怨而竭忠於司馬氏既目見  
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懿師飾卽用以爲己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夫懿昭師亂臣  
賊子也賈充成濟鄭莊之祝聃祭足而趙盾之趙穿也王凌毋邱儉李豐王經則仇牧孔父嘉之倫也昭  
弑高貴鄉公而歸罪於成濟已儼然托於大義而思免於反不討賊之譏師逐君昭弑君均假太后之詔  
以稱君罪則師曠所謂其君實甚史墨所謂君臣無常位者本有以啓之預假其說而暢衍之所以報司  
馬氏之恩而解懿師昭之惡夫又何疑顧射王中肩卽抽戈犯蹕也而預以爲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顯  
謂高貴討昭之非而昭禦之志在苟免孔父嘉之義形於色仇牧之不畏彊禦而預皆鍛鍊深文以爲無  
善可褒此李豐之忠而可斥爲奸王經之節而可指爲貳居然相例矣師昭而後若裕若道成若衍若霸  
宋齊梁陳之世唐高祖之於隋亦踵魏晉餘習故用預說作正義而賈服諸家由是而廢吾於左氏之說  
信其爲六國時人爲田齊三晉等飾也左氏爲田齊三晉等飾與杜預爲司馬氏飾前後一轍而孔子作  
春秋之義乖矣四明萬氏充宗作學春秋隨筆斥左氏之頗吳中惠氏半農作春秋說正杜氏之失無錫  
顧氏棟高作春秋大事表特糾杜氏之誤而預撰集傳之隱衷則未有摘其奸而發其伏者賈服舊注惜

不能全見而近世儒者補左氏注亦徒詳核乎訓詁名物而已余深怪夫預之忘父怨而事仇悖聖經以欺世摘其說之大紕繆者稍疏出之質諸深於春秋者俾天下後世共知預爲司馬氏之私人杜恕之不肖子而我孔子作春秋之益賊也嘉慶丁丑冬十二月除夕

禮記鄭氏注

三禮之名自漢有之或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或斥周官而疑儀禮以爲非聖人作以余論之周官儀禮一代之書也禮記萬世之書也必先明乎禮記而後可學周官儀禮固作於聖人乃亦惟周之時用之設令周公生文周必不爲蘇綽盧辯之建官設令周公生趙宋必不爲王安石之理財何也時爲大也且夫所謂時者豈一代爲一時哉開國之君審其時之所宜而損之益之以成一代之典章度數而所以維持此典章度數者猶必時時變化之以掖民之偏而息民之詐夫上古之世民苦於不知其害在愚中古以來民不患不知而其害轉在智伏羲神農之時道在哲民之愚故通其神明使知夫婦父子君臣之倫開其謀慮使知樹藝貿易之事生義農之後者知識既啓詐僞百出其黠者往往窺長上之好惡以行其姦假軍國之禁令以濟其賊惟聰明睿智有以鼓舞而消息之故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通其變而又神而化所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所以爲之者治之極也禮之經也明明德矣又必新民知止而歸其要於絜矩因天命之性以爲教矣又必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而歸其要於無聲無臭。篤恭而天下平。於大有爲而見其恭已無爲。於必得其名而見其民無能名。吾於禮運、禮器、中庸、大學等篇得其微焉。余鄉讀禮記。嘗爲索隱一書。西鄉徐心仲將草稿持去。已而徐物故。莫知所在。十數年來。專力於易。未之計也。甲戌夏。尋得零星若干條。次爲五卷。今復刪爲三卷。皆少作。第攷究訓詁名物。於大道未之能及。衰病氣羸。亦不復能闡其精微。而增益之。述其大略於卷首。有力能舉其全者。或由余言推焉可也。嘉慶戊寅七月朔日。

論語何氏集解

余幼時讀毛詩訖。卽讀論語。已而學爲科舉文。習高頭講章。凡存疑蒙引等。不下十數家。愈求之愈不得其要。旣見注疏。遂舍去講章舊說。仍不能豁然也。自學易以來。於聖人之道。稍有所窺。乃知論語一書。所以發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旨。蓋易隱言之。論語顯言之。其文簡奧。惟孟子闡發最詳最鬯。如論語弟云性相近。孟子則明言性善。謂人無有不善。論語弟云知命。孟子則明言立命。謂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論語弟云未可與權。孟子則明言權然後知輕重。執中無權猶執一。謂嫂溺不援是豺狼。又推及鉤金與羽。示人以揣本齊末。取譬於閉門被髮。示人以易地皆然。以孟子釋論語。卽以論語釋周易。無不了然明白。無容別置一辭。至論語一書之中。參伍錯綜。引申觸類。其互相發明之處。亦與易例同。如告子貢曰。吾一以貫之。未言一貫何謂也。則又言以一貫告曾子。而曾子語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以貫之者。謂忠恕也。推之。凡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皆一貫之道也。言巧言令

色。左邱明恥之。邱亦恥之。未言何以可恥也。則又言巧言令色鮮矣。仁則知所以可恥者。以其鮮仁也。推之仁者其言也。訥以其不巧言也。色取仁而行違。以其令色也。剛毅木訥近仁。木則不令色。訥則不巧言也。更有言則同而義則異者。其自相發明尤爲神妙。如言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是不自居矣。而又云。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是又自居矣。原思以克伐怨欲不行爲仁。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子張堂堂。子游亦以爲難能而未仁。乃樊遲問仁。則云仁者先難。司馬牛問仁。則云爲之難。或以難爲未仁。或以難爲仁。旣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又以管仲不死爲仁。且云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不取匹夫匹婦之爲諒。故君子貞而不諒矣。乃又云。友直友諒益矣。語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乃又云。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不如某之好學也。是又以多學而識自任矣。旣云君子有九思。又云。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其論季文子也。則三思而後行。曰。再斯可矣。凡立一言。必反復引申。不執於一。令學者參悟自得。余向嘗爲論語通釋一卷。以就正於吾友汪孝嬰。孝嬰苦其簡而未備。迄今十二年。孝嬰已物故。余亦老病就衰。因刪次諸經補疏。訂爲論語補疏二卷。略舉通釋之義於卷中。而詳言其大概如此。俟更廣通釋以求詳備。或余不及詳。俾吾子孫知治論語之途徑宜若是。庶乎舉一隅以三隅反也。丙子四月

加減乘除釋自序

劉氏徽之注九章算術猶許氏慎之撰說文解字士生千百年後欲知古人仰觀俯察之旨舍許氏之書不可欲知古人參天兩地之原舍劉氏之書亦不可嘉定錢灝亭先生塘謂說文一部之中聲無統紀因取許氏書離析合併重立部首系之以聲其書雖未成迄今講說文者頗宗其意以著書循謂古人之學期於實用以父百工察萬品而作書契分別其事物之所在俾學者案形而得聲若夫聲音之間義蘊精微未可人人使悟其旨趣此所以主形而不主聲也惟算亦然旣有少廣句股又必指而別之曰方田曰商功旣有衰分盈不足方程又必明以示之曰粟米曰均輸亦指其事物之所在而使學者人人可以案名以知術也然名起於立法之後理存於立法之先理者何加減乘除之錯綜變化也而四者之雜於九章則不啻六書之聲雜於各部故同一今有之術用於衰分復用於粟米同一齊同之術用於方田復用於均輸同一弦矢之術用於句股復用於少廣而立方之上不詳三乘以上之方四表之測未盡三率之求之例踵其後者又截粟米爲貴賤衰分移均輸爲借差互徵名目旣繁本原益晦蓋九章不能盡加減乘除之用而加減乘除可以通九章之窮孫子張邱建兩書似得此意乃說之不詳亦無由得其會通不揆淺陋本劉氏之意以加減乘除爲綱以九章分注而辨明之草創於乾隆甲寅之秋明年爲齊魯遊遂中輟嘉慶二年丁巳授徒村中無酬應之煩取舊稿細爲增損得八卷竊比於灝亭之於說文庶幾與劉氏相表裏焉倘有缺誤願識者補而正之幸甚時十二月大寒日

天元一釋自序

天元一之名不著於古籍。金元之間，李仁卿學士作測圓海鏡、益古演段兩書，以暢發其旨趣。宋末秦道古數學九章亦有立天元一法，而術與李異，蓋各有所授也。元世祖并宋之後，郭邢臺用李氏之法造授時術，其學頗顯著，與世明顧箬溪不知所謂。毅然刪去細草，終明之世，此學遂微。國朝梅文穆公悟其爲歐邏巴借根法之所本，於是世始知天元一之說。然李氏書雖嘗板刻，而海內不多有，故學者習學借根方法，而於天元一之蘊或有未窺者也。吾友元和李尙之銳精思妙悟，究核李氏全書，復辨別天元之相消，異乎借根之加減，重爲校注，奧秘益彰，信足以紹仁卿之傳，而補文穆所不逮也。循習是術，因以教授子弟，或謂仁卿之書端緒叢鱗，鮮能知要，因會通其理，舉而明之，而所論相消相減間與尙之之說差者，蓋尙之主辨天元借根之殊，故指其大概之所近，循主述盈肭和較之理，故析其微芒之所分，閱者勿疑，有異義也。嘉慶四年冬十二月除夕。

開方通釋自序

梅勿庵少廣拾遺，發明諸乘方，於正負加減之際，闕而未備，故其廉隅縲瑣，步算既艱，亦且莫適於用。循向爲加減乘除釋，於此欲貫而通之，反復再三，猶未得立法之要。近來因講明天元一術，於金山文淙閣，借得秦道古數學九章，其中用開方法，既精且簡，不特與測圓海鏡相表裏，究其原實，古九章之遺焉。嘉慶庚申冬十一月，與元和李尙之同客武林節署，共論及此，尙之專志求古，於是法尤深好而獨信，相約

廣爲傳播，俾古學大著於海內。時談階平教諭亦客督學劉侍郎幕中。時過余寓舍，互相證訂，甚獲友朋講習之益。竊謂乘除之法，負販皆知。至開正負帶從諸乘方，儒者竭精敵神，或有未能了了者。使知道古此法，則自一乘以至百乘千乘，庶幾一以貫通，人人可以布筭而求也。列爲十二式，設問以明之，欲便於初學，故不厭詳爾。辛酉正月人日。

### 種痘書序

海上程翁名維章，精種痘之術，與先君子最交善。始結廬黃珏橋市，晨夕相過從。已而其妻歿，遂無家。時或寓余家塾。余叩以種痘之術，翁遺一書，然縵瑣不足以盡其神也。乾隆甲辰乙巳間，復以疑義就正翁，稍稍論及之。其說極平易，亦極神奇。翁每能豫言痘粒之多寡不爽，以詰翁。翁曰：「自天爲之不可測，自人力爲之何不可測？」其妙全在於痘母，多之少之，可自母而消息之也。乾隆辛亥，爲兒子廷璣種痘。嘉慶己巳，爲孫授易種。今年又爲兩幼孫授書、授詩、種以所目驗。證翁之說有不爽者，向時曾述翁之言爲種痘書十篇。今更以所目驗者箋之，以遺里黨。俾知種痘之至順至吉，勿爲他說所惑也。嘉慶二十一年春三月上巳日。



# 雕菰集卷十七

## 姚仁和百歲詩序

乾隆丙午夏六月有乘肩輿於市者一老人負囊從之囊中皆錢童子數十人繞其輿不能前輿中人怒責負囊老人老人唯唯已而入市肆飲盡肉半斤曰吾不耐輿矣步行去負囊老人隨之不及汗浹背輿中人姚姓仁和名是日值百歲誕日謁沿湖諸神廟肩之者其兩孫負囊老人其子也年八十矣仁和髮尙黑望之止若六十許人精力健於子是時頗有賦詩爲之壽者西山林丈樞言爲之治酒肉以待賓客予以未終服且傷親年不及七旬有來告者不忍聽越一年丁未予省婦翁渡湖與仁和適同舟問其所向曰將入城策蹇乎曰步行觀其形樸而厚頰有道者然而農也先是里人將爲之舉於有司又商人某欲張其事仁和叩頭謝曰我農人生平未敢上人故活至今日一旦自肆非農者所宜天且促我歲用是未舉於有司戊申秋友人以諸壽詩示予屬予補爲之或曰丙午仁和已百有一歲至此百有三歲矣予旣爲詩復序其事

## 朱登三兄弟同壽序

昔者吾鄉有古道之士性質高潔疾汙如齶曰喬君樗友昔者吾鄉有博學之士鑒於人倫洞悉隱微曰汪君容甫兩君不輕與人交不輕許可人而皆與朱翁善且皆稱道翁之善不衰余外家謝氏與翁爲戚

翁之壻汪君厚菴爲文舟孝廉之子其弟昌序嘗從予遊皆能悉翁之家事余因得聞翁之善甚詳翁名世連字登三兄弟五人翁居次而與弟西庚爲孿生西庚名世齡生後於兄僅數刻兩翁異居而共以貿易硃砂爲業兄統其事弟任其勞雖細務必共議而後行或有急則互相濟見故家子弟必勸以讀書其貧者佐以膏火之費賴兩翁成名者非一人乾隆五十年郡大饑親友中貧不自給者兩翁餽以粟待兩翁舉火者非一家製耐饅餅用糯米棗仁和而成之食可已饑鄉里間賴兩翁得存活有徽州友人某臨歿以孤托兩翁兩翁飲食教誨爲之婚娶已而失業兩翁復收養之始終不負所托凡此者兄倡之弟和之歷數十年未嘗有異辭古者一夫百畝未室者有餘夫之田旣授室則別爲一夫其士大夫之家有采地有祿其收族有宗法而不必以同居爲友悌世祿井田之法廢家有私蓄於是蔡邕之徒以不分財爲義然而卜式王商之篤於兄弟則正著於分財晉宋後人避戶役之嚴往往累世不肯別爨豈皆友悌之誼使然余見近有自稱君子者強慕同居之名陰以詐狡行乎其間相見以僞相鈐以術至於閨房骨肉囂爭詬諱不獨簞食豆羹見諸辭色而已以視兩翁之不同居而兄倡弟和樂善不倦歷數十年無異辭其賢不肖相去爲何如余嘗見夫兄弟之同居者財貨出入之間齟齬不能相合若夫不同居而同業其勢尤不易久處苟非天性醇篤真克孝友鮮不計及錙銖釀爲嫌怨兩翁者不同居而忘其非同居也共業而忘其爲共業也如兩翁者真能友悌真君子也登三生經甲西庚生紳紳後經甲生半月兩翁德行同聲音笑貌同其子之賢又同嘉慶乙丑六月同壽八十鍾保岐李濱石諸君子以詩歌相祝汪慶人作

圖江都焦循述所聞以爲之序。

黃次和七十壽序

乾隆丁未余館於壽氏之鶴立堂壽氏之客有潘君掌絲者詩人也每過余論詩必稱有黃子萼棣者年最少將來必以詩名家萼棣者春谷舊名也己酉余始交次和春谷兄弟余時年二十七次和長余十四年不以余爲野逸弟畜余甚親時次和新遷雙橋巷庭有一奇石高二尺許種一梅題其室爲雙橋一石一梅花書屋余時時飲食其中拜見其尊甫仰岑先生先生年七十言論風采似先子余每見之如見父而先生每共余坐譚論良久不倦乙卯後余客山左浙右又以會試奔走京師壬戌後余家居而春谷則官於粵西次和亦客遊泛江水而南念向之朝夕相見詩酒笑言每當春花秋月之下往來係之嘉慶丁丑冬余以事偶入城春谷已移居流芳巷口大宅適次和自江南歸其宅有白石山高二丈相傳爲前明所遺閱百許年次和春谷召余飲白石山下余年已五十有五而次和則六十有九矣溯始交時凡二十有八年同坐者李比部冠三汪司務掌廷張刺史開虞皆三十年舊交撫今話昔纏綿不已而次和精神奕奕須髮尙黑勝乎余之齒危而鬚禿也笑謂余曰余明年七十矣憶六十時子嘗以詩祝我明年當仍祝我以詩噫嘻人生之樂莫過於兄弟俱存座中人無不爲次和春谷欣且慕焉余歸思有以爲次和祝而次和之爲人其雖雖以孝弟見者人盡知之爰述余與次和春谷始終交好之誼以爲一觴之助云

送程定甫赴京師序

吾友程君定甫伯仲四人皆深於學精於屬文間嘗論其風概中之深於詩魏公深於書一亭深於禮而定甫深於易每共文酒之會中之談述古今委婉不倦不以年齒自長不侮人不計人之侮已魏公曠達不拘使市井鄙俗之氣退不能上時出一二語無不中事物之要一亭黜黜謙遜不欲上人而縱筆爲詩文瞬息得千言定甫一笑一語必合規矩是非可否了然於中不競於外相對之間各盡其美如四君者誠闕一而不可歲丁巳定甫將遊京師同人繪圖賦詩以相贈送或曰與世周旋有二道焉曰熟以令人近曰炫以自見其才定甫淵穆其氣簡默其口將無以爲涉世資余謂非也賡歌喜起之世卿大夫重實而黜浮覆言以觀信定甫爲笏山先生之孫筠榭先生之子文章如午橋魚門兩太史經學如易田孝廉皆爲其宗族伯叔喬石林王予中諸前輩世爲其外姻劉教諭端臨汪明經容甫爲其交友氣脉之所淵源耳目之所濡染兼以好學深思根於經發於史參以諸子雜家固有取之不窮核之不破者而又忠信誠篤不致如劉炫王勃之流見薄於有道之士以此涉世吾知其必有合矣去年五月一亭歿中之及魏公定甫不勝其悲悼今定甫復遠遊別離之況昆弟間又當何如定甫與京師士大夫遊名譽日起而里中文酒之會不免傷離索焉是賦詩送別者所以樂者半悲者半也

贈方鐵珊序

與鐵珊同處浙撫幕中鐵珊所司繁暇而爲詩近益勤日得數篇均寫示予予無能酬也予生平所好較雜十幾歲時好呼盧覺天下事莫勝乎此既而好飲酒又若酒勝旣而爲詩爲古文亦如呼盧與酒也其

爲詩始爲李賀，則若詩莫賀若。既而爲白、爲韋、柳、爲元道州、爲皮、陸、爲杜少陵，皆如學賀時，旣移詩之好於古文。於周、秦則外漢、魏；於漢、魏則外唐、宋。及入唐、宋之中而索之，而久之，又覺唐、宋人之文，周、秦、漢、魏有未若也。予始好食蒜而惡韭，筵有韭則遠其坐。丁巳授徒村中，見畦中韭肥秀可愛，試食之，善。每食遂不能去。舊時服黃芩、石膏，每帖可兩許，近則服茱萸、乾薑，惟恐寒藥之入口，而詩與古文迭相疎密，亦如服食然。五六月自都中歸，密於詩，日寫數篇，入秋密於文，與詩遂疎。誦鐵珊瑚諸詩歌，令當六月間，不和之相與競不已也。值與文密，乃爲文以酬之。鐵珊瑚將以非所酬爲怪，然鐵珊瑚今密於詩，烏知不易而密於文，夫執一而不變者愚也，立乎此以外乎？彼者偏也，鐵珊瑚不愚不偏，其不怪予可決。乃書以贈。

### 送郡太守伊公歸里序

嘉慶乙丑冬，汀州伊公墨卿先生來守吾郡，興利除害，郡大治。未三年，以憂去。郡之人如失慈父母焉。公以郡志久不修，將網羅軼事，以備著作，命循奔走其間，循因得侍公。見公之起居言笑，藹然君子儒也。時濡墨作隸書，如漢魏人舊蹟。雷翠庭先生，理學名儒也。於公爲鄉前輩。公讀其書，守其學，故學純而品正。措之政事，多有裨於民生國治。公嘗語循，欲梓雷氏遺書，公之素志可知矣。先是，吾鄉北湖有湯家泮者，羣盜所聚也。每糾合強掠人物，或斬行木攘舟楫，呼物主以貲贖，甚至逞其淫虐，保甲汛兵，莫敢禁遏。公至，聞其事，檄縣嚴緝獲，其魁竚姓湯，姓及所稱鐵褲子者數人。餘黨駭散，而湯家泮遂無盜。縣役聶兆何者，詭稱道士，率妻子占據東岳廟講經，高會誘婦女入寺，里之愚民不惜供以錢粟。公廉得狀，擒而杖之。

囊其頸逐其徒別招僧奉香火出示諭愚民民受教各安農畝不復爲異端惑習俗爲之頓改市井奸猾無端中人以訟名曰搭臺民之稍有貲者多苦其擾有馬甲者其類也公察得之先出示諭之改過馬不悛亟究治之郡中唆幫詐僞之風爲之衰息嗟乎朝廷設官凡以爲民耳害民者莫如盜賊惑民者莫如邪說擾民者莫如刀筆健訟之人譬之於苗三者苗之螟螣蟊賊也公去其螟螣蟊賊則苗而秀秀而實各遂其生各正其性矣揚州居江淮之間宜魚宜稻煮海爲鹽其利尤盛而商賈工藝之流易於自食其力以給妻子所患者賊而耗之之有盜賊邪說與刀筆健訟之人也故治揚者以去害爲急害去而民無所耗卽所以養也三者有所懲而盜賊改爲良民邪說化爲善俗刀筆健訟悔而爲讀書謹愿之士又所以教也公除三害而三善備焉矣楊竹廬都尉云先將軍敏壯公廟非太守之力幾不可復今將去吾必餞而送之子其爲之序夫公之善政更僕不勝數舉其大者以爲治揚者法

送吳生序

余嘗尙論古今循吏而心慕之思爲親民官雖以疾跼伏田里時時靜察夫民之情吳生承寵將出而仕爲令吳生慷慨知氣節者也吾恐其忽於微也因舉而告焉余見至大之惡其端每起於至小升米之飯可以致死其親數文之錢可以刃人於市近有新試爲吏者語人曰民頑甚負千錢亦來憩斯言失之余見民有錢五百販賣果蔬日可餘百錢遂足以活其父母妻子使一旦爲人負之則生計絕強者遁於盜賊弱者輕其軀命能憩於官者十之一耳且負之者固知官之微之也余見奸民每於數之微而誘取之

正以其不能憇縱憇而官必微之而不理。而民之生乃瘁。余謂俟其憇已遲。平日所以保全之者。宜有以爲之計。保此千錢。即所以保其生。而興仁讓厚風俗。正從此起。富人千金不足重。貧人一錢不可忽。不能深悉乎民之情。徒以多寡爲輕重。則惑矣。余見民之害。莫如訟師。賊盜民可共禦之。訟師民不能禦。惟各恃一訟師爲之敵。於是訟師之價高矣。大抵奸民不能逃保甲之知。訟師不能逃代書之知。代書與訟師爲緣。與保甲容養奸民。同一弊也。余見尋常訟事。官委之幕友。幕友惟憑訟狀之辭。其辭當理。則以爲是。其辭樸拙有罅隙。則指駁以爲非。不知人不能全是全非。其辭之全是而當理者。多訟師爲之也。其辭樸拙有當理。有不當理者。代書錄其口述。無裝點也。余見甲有屋。乙據其垣。皆訟於官。官乃駁甲。而是乙蓋甲之辭質而無飾也。又農人呈券追欠債。其券字輕重大小不齊。因而指爲僞。村農字且不識。焉得有善書者。此尤枉也。余嘗謂保甲代書二者。宜慎其選。代書得人。則訟師無所施其技。保甲得人。則一方之情僞不能匿。一方之情僞不匿。則民得保其生。辭不厭其樸拙。而必廷訊以研得其情。不輕許和息。則訟師之技自露。語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不以千錢之微。而忽之。不以辭之樸拙。而厭之。敬事也。欲民敬己。必先敬。欲民信己。必先信。欲民不犯法。己必先不犯法官之示民也。固曰。不擾民。固曰。禁胥吏恐嚇取賄。乃余見偶有路辱隸伍。胥至責供給。索貨財。市月爲之不安。民則曰。官之示其誑我也。所以觀導乎我。禁戒乎我者。亦具文耳。嗚乎。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民者。未之有也。余嘗讀于清端公政書。其由羅山令至於兩江總督。所臨則獉狉頑獮之民。而戴之若父母。所歷則烟瘴兵戰之區。而理之如運掌。公起副車。

固無科甲清華之藉也。其骨鯁清苦。不知有夤緣鑽刺之巧也。然而百姓愛之。豪猾畏之。上官信之。朝使歎之外番服之。聖天子優賚之。迄今過雨花臺下。禮其遺像。猶令人興起而仰企之不已。而總其生平。不過敬事而信。節用愛人而已。生固慷慨知氣節者也。余以于公期之。以于公之顯爲生兆。即以于公之政爲生勉。

募修五烈祠序

五烈祠創始于雍正十一年。時新置甘泉邑。錢塘龔君鑑知縣事。廉得邑有奇節五。謀諸汪君應庚。請於朝。立祠在平山堂之西。五烈者。池氏、霍氏、裔氏、程氏、周氏也。池生於貧家。許嫁吳廷望。廷望以從軍歿於粵中。其父與女之父議。請妻其仲子。許之矣。女聞而縊死。已而有霍氏。名九年。十九許嫁於李正榮。李死。女自殺以殉。邑人義之。葬於池氏墓之右。稱雙烈。且立爲雙烈祠祀之。裔氏本北湖儒家女。爲媒誤嫁西城孫姓。孫之母及二女與縣吏通。強裔從之。裔乃閉戶以線縫衣而縊。程氏項起鵠妻也。起鵠客死嶺外。程氏自經死。周氏江寧人。適程國材。國材歿。以嫁時衣飾授國材從子曰。吾夫之鬼不餒。實賴君不食二十日死。先後並葬雙烈之側。至是易雙烈祠爲五烈。迄今八十年。久不修葺。屋宇牆壁漸壞。所憩像竟有斷破者。竊謂忠孝節烈之事。一邑風教所關。前人創之。後人不可不從而振之。公議捐貲修理。約得若干數。即可就特質言其略。以謀諸大人先生。願出貲者。自署其數於左方。

於儀禮十七篇去喪服、士喪禮、既夕、士虞禮、四篇餘十三篇爲格以習之。紙方尺五寸如奕枰作朝廟圖一庠圖一大夫朝廟圖一若門若曲若階若堂若室若房若夾室若東西堂若東西榮若坫若牆墉屏戶牖無不備削木或石爲棋若主人若賓若介若僎若主婦若宰夫司馬樂工之屬刻之或以丹墨書削木或石爲棋小於前於諸器物若聘之圭璋皮馬錦幣若祭之簠簋鼎俎燕之爵洗食之羹醬樂工之瑟笙射之弓矢幅乏旌中侯正豐禪冠昏之冠服刻之或以丹墨書削木或石爲棋前以圓此以橢書若揖若拜若再拜若興若坐若立若飲若祭之類於上或用刻以十三篇爲之譜習時各任一人或兼之按譜而行之若東西左右升降之度不容紊也一揖一讓不容遺也否則爲負負者罰子弟門人或用心於博弈思有以易之爲此格演之者必先讀經經熟其文熟其節可多人演之可少人演之可一人演之格有定不容爭也不容詐也雖戲也而不詭於正後之學禮者或有好焉

### 舟隱圖序

余始識黃君君卽以舟隱圖屬爲詩歌永其事時余初釋母服明年有修府志之役越四年歲辛未乃以漁家傲詞題其幅君復諄諄屬余爲文余又應之而未遽報迄今三年有楚人年七十許刺船於真州之江君奇其貌邀與飲酒遂縱言其人言多近於道謂君宜難進而易退也問以姓名不答而笑君以爲隱於舟者作舟隱圖而君旣圖之且不肯忘其人七八年時有味乎其所謂進之難而退之易也雖然請爲君廣之余以病家處者十年每莎笠短衣與一二佃客雜刺船湖中不知余姓名者或亦謂非嘗刺船者

也。然余逢人必告以姓名。唯恐人疑余爲隱於舟者。夫人不患乎易於進也。患乎不知所以進者何故。不知所以進者何故。而徒以進爲進。斯易耳。余謂人宜思所以進者何故。則不苟進。而進不苟者。退亦不肯。苟是故古之人不進則已。進則必措其所以欲進者。而後退。所欲進者。一日有未愜。雖丁危疑艱困。而不肯退。故不易進者恆不易退。彼本無所以可進者。而不肯退。固無足道。本有可以進者。一不合而即退。亦豈所以進之義哉。若本無可以進者。而以易進者文之。其去進不肯退者。相去幾何。而巧且過之矣。故與易退。不若勿進。既有所進者。烏得遽以退爲易乎。惜乎舟隱者。余不獲見。見則當以此義詰之。此吾所以遲遲未報。而至於三年也。

# 雕菰集卷十八

## 改堂閒話跋

改堂閒話一卷儀徵陳君萊有著多清談或雜以神怪惟所書金張二孝女事甚具歲內辰余在浙爲阮侍郎輯淮海英靈集於黃北瑤吳梅查詩集中得張孝女事爲之太息感動急錄諸廣陵詩事卷中明年儀邑濬城河於岸側得石幢滌其泥汙字畫畢著則所書孝女救父本末是地卽被焚處也縣丞申公感其事立孝女祠祀之好事者多作詩歌客告余不能詳余代詳之客駭問何以預知告以故時汪慶人在座曰改堂陳氏嘗錄之矣以此卷示余且兼錄金孝女謂之真州雙璧其錄曰孝女張氏居儀徵南城太平庵父癱瘓不能舉步適鄰家火女出呼救父不得復入門火勢逼迫女負父不能勝傾仆焚死父仍在背又金姓女與張居相近其父緣事被逮女哭求差役願以身往役不許卒拘繫以去女送父河干赴水死嗟乎改堂之書十數葉耳板刻之存否已不可知同郡邑之人鮮能悉改堂何人者慶人以其書孝女事藏之甚哉書之朽不朽於是可見操觚者不可不慎也孝女與父焚死時人未知也次日火息灰燼中有兩身相帖橫門闕上戌骨枯燬脊骨破出上片大倍於下蓋女方十四齡耳二孝女者意可憐而節可敬君子曰宜並祀諸祠云

## 武虛谷先生手札跋

乾隆乙卯春二月予客臨清校士館中有客自外至長八尺餘破帽羊裘白鬚蕭蕭然坐與道名姓乃知偃師武君虛谷名億耳聞之久矣武君以進士官博山縣知縣縣出琉璃器大吏檄之使歲納椀若干件君力持曰博山地不可耕樹不可蠶民賴此器以活今令輸官民生自此擾矣且縣至省遠器易損運者艱苦大不便大吏怒屢迫之終不許大學士伯和珅使番兒手緝盜於青萊間所至婪索恐喝吏民至博山君命逮鎖之隸不敢親往手擊踣於地罵曰番兒手例不許出京爾何來以擾我百姓耶爾所恃者伯相吾不畏也鞭之卒以是罷官吾聞之益都段松苓曰虛谷每食麥一斗高粱酒十斤是日席間問之虛谷掀鬚笑曰天下豈有此人也半庶可耳虛谷精於金石通諸經是夜共宿聞其絰論蓋彬彬乎儒之醇也五月六日余束裝歸揚州君以初九日來濟南寓居大明湖鐵公祠堂相隔僅二晝余深悔不爲十日留相與鬯論得罄胸中未盡之意嗟乎揚之於兗千里而遙兗之於豫千里而遙蹤跡無常寤寐懷之已耳或再遇或終此不遇亦何可料哉秋九月錢塘朱暇齋文藻自山東來帶有虛谷致余書一函開而讀之鬚眉如見知已授經臨清書院中矣余在青州聞博山人稱父母武公且曰自武公去而琉璃輸官矣余爲歎歎太息嘗爲詩歌以詠其事意有不盡復書於此云時乾隆六十年十月朔日

徐愬庵太守手書帖跋

元程願學爲長樂縣尹民有死非命者其妻訴不願理願學呵之曰此卽殺人賊一訊卽服事連富人富人賄願學不可乃賄大吏移鞠他縣且以成願學罪他縣果問如富人意吏抱成案將署忽大雷雨晝晦

棟折瓦墜官吏震駭失文書所在竟寘不敢復問事見趙汎東山存稿第七卷長樂程令君行狀乾隆間萊州府平度州民費於婦家婦之母不安於室強女從之婿不服數出言相侵婦之兄羅爲勞山道士以母之憇拳堵昏斃於地復足踢母斃母躡而堵甦乃鳴於州稱婿殺其母州置婿於理乃婿先斃伏地母之傷則足之前所致州讞辭固云道士毆婿伏地母往勸婿足起致母死若是則傷宜爲足之後時徐君惕庵爲萊州府知府核之反其獄州不能平憇於大吏而惕庵所驗之傷迹復驗之頓無婿亦自認爲已殺惕庵無以問其口惕庵素好大言惡之者衆將假是以快其忿相擠下惕庵獄時徐太夫人居萊囊無一錢惟卽墨令某時時周之惕庵在獄念此獄不平無以懲不孝且身死不足惜坐令老母飢餓抑鬱非人子乃於獄中草狀付弟費入都上之天子動色命大司寇胡公季堂察其獄詰婿婿仍自伏罪如初十日獄不決雷聲旦夕繞室鳴漸震烈道士將釋出忽雨足凝立面北不能言詰之乃自陳母之斃由己不由婿惕庵得白事與願學合豈偶然哉惕庵名大榕常州武進縣人以其事無詭隨共呼之爲亂子亦狂者以不狂爲狂之義也方其入獄雖家思絕其食惕庵豫防之藏餅餌於懷得不死然出獄時不食三日矣初楷惕庵於途民攀轍泣者滿道路有溪民載筏渡徐太守他人不得渡平度州知州於道士自陳之夕頸生瘍一夕死如殺或曰實自殺也歲乙卯余在濟南聞諸齊人所稱述者如此時惕庵爲地事罷官余始於灤源書院馬秋藥院長座上識之已而屢會於大明湖之水木明瑟軒惕庵爲人磊落善談工詩長於書法此帖書於濟南者也尤好遊濟南龍洞峭壁上有石梁高十丈廣數尺惕庵曾行其上也

江處士手札跋

乾隆庚戌余館於深港卞氏宅嘗撰羣經宮室圖五十篇是冬嘔血幾死遂梓之疎漏所不免也吳中處士江君艮庭聲以書規之規之有未協至於往復辨論焉嗚乎人有撰述以示於人能移書規之必此書首尾皆閱之矣於人之書而首尾閱之是親我重我因而規我其規之當則依而改之其規之不當則與之辨明亦因其親我重我而不敢不布之以誠非惡夫人之規己而務勝之也處士兩書皆用許氏說文體手自篆之工妙無一率筆尤足見其德性之醇穆久珍而藏之篋恐子孫不知以爲是與余辨論者爲素不相好也特表明之處士家君名鏐字貢廷好釋氏書自號曰補僧素食手寫佛經數十卷乙卯內辰間同寓武林學院署中出則共一舟情好最密嘗行富春江上余著野服散髮放歌補僧瞑目凝立誦佛舟故有伎榻與客榻僻至是伎驚以爲怪避去時以爲噱云

蜀道歸裝圖跋

乾隆己巳桐鄉朱君薦房以兄故胥靡蜀中兄達官畏罪自投於水然無以明也繫蜀獄三十七年始得歸方繫獄時子八歲家貧婦高以紡績所入供兩地食用課子讀書爲諸生子名鴻猷字薌圃有至性與父同嘗奉母命省父入蜀往返萬餘里備極勞瘁旣歸復母命未幾病歿又三年薦房歸夫婦重見而子不復在矣歷四年卒後十三年高孺人卒君子曰薦房悌弟高義婦薌圃孝子古人卓行萃於一門豈適然哉嘉慶辛酉冬十月晤右甫孝廉於武林節院右甫名爲殉鄉圃長子也方持祖母服以石門方樗庵

所作慈竹居圖，屬歌詠其事，循爲樂府歌之。明日右甫曰：「歌子詩使我淚溢於枕，終夜不能寐。予詩詎能感人？」右甫至性耳。今年自都中歸，復客節院中，與右甫晤語百餘日，又獲睹樗庵所作蜀道歸裝圖，爲鄉圃入蜀省親作也。圖二幅，一寫棧道崎嶇，策蹇於陰雲古木間，一寫歸來拜母，依依膝前，覽此圖而孝弟慈節並著紙上。右甫兩手奉圖冊及屏，正色長跪，乞人文辭，淚如欲墜者。嗚乎！吾於此泣數行下矣。樗庵名薰，傳父雪屏翁畫法，浙中畫師無出其右者。家酷貧，幾欲爲浮屠，以祖宗血食不忍去，忍飢植品，卒以窮死。有子廷瑚，號鐵珊，今爲名諸生，亦寓節署中。夜三鼓，每與右甫過予舍，挑燈劇譚，牕外梧葉墜地，如鬼聲，猶刺刺不睡也。今并及之。

### 湖莊圖跋

嘉慶八年歲次癸亥，循以母疾，不果出遊，授徒於家。秋八月，汪君慶人訪我於半九書塾，先是我母病喘歟，已而鼻衄，苦右體不良於動。至是疾愈，又前年余生孫貴齡，是月二十六日值周歲，母歡甚。適汪君來，命循設榻留之。於是相與日乘小舟泛於湖東，至開元寺港，高郵孫虞橋吏部先墓所在也。北至梁家巷，弔忠臣梁飲光之魂。其對岸叢柳中，阮招勇將軍之珠湖草堂也。西至北觀音寺，則楊都尉之誦芬莊在焉。南至沈山人家，飲於茅堂，放言高歛，尋郭隱君之墓石，撫而讀之。汪君以爲勝遊不可不誌，因作圖。右明年甲子大水，今年乙丑，水倍於前。莊東之屋倒廢過半，大風拔老樹二十餘株，書塾之垣悉委於浪。吾母以橫逆所加，心志憊憊，疾發臥牀百四十日不能起。立夏六月，孫貴齡殤，閏月子廷琥、女弧矢大病。

幾殆迄今羸瘠夜三鼓母呻方歇鐙燭將殘蓋中秋之後二日也回憶汪君之來間越兩歲而號笑殊情  
菀枯異境悲從中來愴然莫已倘汪君重爲湖上之遊對此頽垣覩斯愁覘當亦有太息歎欷低回今昔  
者矣爰書圖後以述茲懷

綸雅詞跋

詞之有花間尊前猶詩之有漢魏六朝也其北宋則初盛也其南宋則中晚也蓋樂府之義至唐季而絕  
遂遁而歸於詞南宋之詞漸遠於詞矣又遁而歸於曲故元明有曲而無詞蓋詩亡而詞作詞亡而曲作  
詩無性情既亡之詩也詞無性情既亡之詞也曲無性情既亡之曲也拾枯骨而被以文繡張朽革而續  
以丹青且刺刺曰吾惡夫人之有性情但爲此枯骨朽革不亦災怪矣乎三百篇無非性情所以可興可  
怨可觀可羣至宋人始疑其淫奔也而刪之論詞而欲舍花間尊前不猶玉柏之徒欲舉桑中鶉奔之篇  
一舉而去之乎有學究者痛詆詞不可作余駭而問以故曰專言情則道不足也余曰然則有道之士必  
不爲詞已乎曰然余因腹誦碧雲天黃葉地一首而學究乃愀然背唾矣余徐問曰范仲淹何人也曰有  
道之士也余乃告之曰此詞正仲淹所作以刻本示之嗚乎口不言錢者其蘊利必深口不言情者其好  
色必甚惟其能賦梅花所以成廣平之相業耳晉卿董先生之論詞以情爲主適合乎鄙人之見因鬯論  
之以跋其集

杜胡詞跋

杜胡謂杜衡胡繩皆香草也。杜胡詞猶言香草詞也。醒齋主人諱憮與余祖父爲共高祖兄弟。雍正癸卯武科舉人性至孝居父母喪率兩弟居廬終喪不飲酒食肉不宿內吾族中君子人也。讀其詞則溫柔旖旎余嘗謂口不言情者必非孝弟之人於先生此集信然。

### 憑軒遺筆跋

族父熊符先生長先子十二歲。先子於諸兄弟行最稱聲依、熊符、兩公。聲依公循不及見。循十二歲時初學詩先子命質諸先生而請其訓。是時聲韻未調如燕語蠶聲莫可究辨而先生不以爲呢喃聒噪也。一一爲之改正獎而進之。循於是知作詩之門徑。時先生授徒於外每歲時歸謁者滿戶外。先生一一接之講論不倦。凡經史疑滯之義詞賦流別之條下至街市瑣談詵諺雅謔無不叩端而竭令受者解頤心快而去。先生善書自小楷以至擘窠大字求者無不應。室中一神龕瀾丈許積紙如邱。口講手書運筆若風雨而端楷凝重。偶真唐人家法數十年來未見其似也。精於許氏說文時作篆書或摹印是時郡中人尙鮮有言說文者也。循爲六書之學實起自先生。先生又善畫工詞曲登高作賦揮筆卽成。先生歿已三十年。先生所爲詩古文辭多不存稿間有存者零紙片素未經謄寫蓋十之一二而已。嘉慶丁卯秋九月族兄信堂出先生草稿循爲理之錄得二卷仿笠澤叢書體合詩賦記傳爲一名之曰憑軒遺筆。先生諱賦字應瞻一字熊符號憑軒又號直道人信堂名汝成先生子也。

### 蝸牛草堂詩跋

聲依先生諱永，與吾父共高祖兄弟也。博學善屬文，閉戶著書，不與市井爲伍。余幼時曾見其古文一帙，今求之不可得。嘉慶丙寅，於族子伊蒲家得七律五首，族兄子均所手寫也。近又求得蝸牛草堂詩一卷，合前共三十九首。其七律，夏日卽事云：風過蹴開雙影蝶，雨收留得半聲蟬。燕磯晚眺云：海風回浪生虛白，野霧埋山失遠青。編離云：秋深不礙迎朝爽，春盡猶堪護落花。詠秋海棠云：曉露恰憐新浴後，夕陽還擬醉眠時。賦竹云：探奇有客何須主，絕俗惟君莫與同。自然高妙，可云蘊藉精深矣。先生嘗作月令注，先生歿無嗣，遺書皆不存。是詩尤宜珍貴也。

書非國語後

一國語也，或是之，或非之，而國語則至今存。一非國語也，或是之，或非之，而非國語則至今與國語並存。然則是非果何定乎？古人之書往往是非各半，苟不論其世，則一言且可非可是也。是非既各半，則並存也固宜。孟子不信武成之血流漂杵，學者奉之；東都好讖緯，王仲任爲論衡，以斥棄一切陰陽五行之說。宋歐陽公修唐書及五代史，亦盡削天文徵驗，皆與柳氏義合。夫性與天道，子貢未聞，好語怪異，以惑民志，詎足訓也。褒似之事，予嘗辨其謬，惜柳氏未及此，尚有遺耳。此編戊午冬月所寫，壬戌自都中歸立秋後，病瘡瘍，取誦之，因以與吳武陵、呂道州兩書及諸論說非國語者附焉。是日病愈，乃書其後。

書韓退之毛穎傳後

昌黎韓氏作此文，當時多笑之者。柳州辨之，以明夫張弛拘縱之理，誠通儒之論哉！然而人不能學昌黎。

而類能學其毛穎傳人不能服膺柳州他論文之言而類能服膺其題毛穎傳之言豈真以蟄吻翼鼻縮舌澀齒之物而可以常服哉縱易而拘難張苦而弛便也且昌黎之前未有此文此昌黎之文所以奇有昌黎之文踵而效之則陋矣是故柳州重其文而未嘗效其作蘇長公乃有黃甘陸吉葉嘉杜處士溫陶君等傳不憚再三爲之其亦好爲俳矣長公吾且不取他無論焉

書喬劍溪選大歷詩後

嘉慶庚申余客武林節署值刑部汪君芝亭主師席其齋閣與余寓處相對君晚夕課徒之暇不以余村落每過論詩相與甚歡以所藏喬劍溪大歷詩略見示書六卷自劉長卿至朱放共三十二人詩五百二十六首自序云大歷十子姓氏載新書盧綸傳江鄰幾所志乃十一人互異者三而四今合傳志退中孚發審進皇甫冉別爲次弟劉方平以下十九人先後翹翔於天寶貞元之際不皆與錢郎諸家接席而散佚清華之氣湛若方新無弗同也都爲卷末以盡大歷之體製按劍溪名億字慕韓寶應石林侍讀之孫也以詩名江淮間與長洲沈歸愚宗伯之名相埒而不相下宗伯晚年遭遇特隆而劍溪以太學生老故詩謙不示人而惟兢兢以能問於不能焉閱此卷畢漫書卷末歸之芝亭名恩上元人已未進士刑部主

事。

書李吁江文集後

漢皇甫嵩、朱雋、平黃巾諸賊，威名滿天下。董卓忌嵩將殺之，以上命徵嵩爲城門校尉。梁衍說嵩：「將精兵三萬迎帝以討卓，嵩不從。」就徵李催作亂，用周惠、賈詡策，以上命徵雋入朝。時陶謙等謀起兵，亦請雋主其師，衆欲應謙。雋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況天子召乎？乃辭謙而就催。」范蔚宗謂其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爲智士笑。宋吁江、李觀獨稱兩公爲古之至忠。焦氏曰：「李氏之言信也。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范氏之言爲不智矣。岳武穆奉金牌之召，罷甲而歸與嵩、雋後先一轍，謂非吁江之論有以啓之與？故君子成人之美，不必爲當前者言之也。立一言而可以教忠勸孝，聞其言者因而忠且孝焉，則自我成之矣。談者猶謂岳武穆不當奉召而歸也，則范氏之見耳。是故立言者於君臣父子夫婦之際，不可輕也。」

書徐文長集後

循三歲依嫡母謝孺人，至十六歲未暫離。乾隆乙巳，嫡母以滯下病不起。時余年二十有三，明年丙午，大饑，又明年丁未，始餉口授徒於城中壽氏宅。甫之館之夕，夢嫡母自門外至，如幼時撫摩鞠育呼乳名曰「橋慶」，被薄，吾憂爾寒，急開目無所見。一燈在几上尚明，迄今二十有七年。余年且五十有一矣，閱文長集，所爲感夢祭嫡母文，憶舊時夢痛楚不能已，因而書之。

書潛研堂文集後一

吾友臧在東刻其先高王父玉林先生經義雜記。請序於錢詹事竹汀先生。先生旣爲作序。在東刻入雜記。後亦載潛研堂文集中。例之通儒顧亭林、陳見桃、閻百詩、惠天牧諸公。歎爲實事求是。別白精審。真儒者之學。務實而不務名。然則於玉林之書。非未寓目者矣。乃雜記第十二卷。辨魏三體石經。尙書言隸續。載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嘗以左傳校之。見內有尙書大誥、呂刑、文侯之命。三篇錯於左傳中。蘇氏題爲左氏遺字。洪氏承之。皆不知有尙書。蓋未嘗徧讀而細考之也。於是歷詳其所錯者而注之矣。而潛研堂文集卷三十。跋隸續云。洪氏載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蓋洛陽蘇望氏模刻本。頃金壇段若膺謹審之。知有尙書大誥、呂刑、文侯之命。三篇文錯雜其間。向來考石經者。未之聞也。臧氏生若膺前且百年矣。若膺於雜記亦有序文。在東且引段氏說。附入此條。三字石經文。向果段襲臧之言與。在東與若膺交最深。嘗以爲生平知己。而典質衣物爲刻詩經小學。則若膺獨得之見。或不難持贈。此錢氏疑之。而特爲微辭。與或曰。錢氏序玉林之書。在乾隆五十八年六月。或若膺此說。與臧氏適同。而錢氏先見之。余觀錢氏撰溉亭別傳。載所定徑一圍三一六有奇。以爲獨得。及聞李尙之稱秦九韶環田三積術。與溉亭之說合。卽表於十駕齋養新錄中。以爲古人有先覺者。則玉林所見亦宜與若膺並舉之。或偶忘之耳。若膺之學。不必以此一端見。其不襲臧氏說。余信之。在東誠篤君子。其不致取段氏獨得之見。以誣其先人。余亦信之。錢氏旣存序文於集中。宜不爲微辭。吾恐後之學者。持此以疑臧氏也。而明辨之如此。

書潛研堂文集後二

潛研堂文集載周易讀易揆方序一篇，極稱其善言易。論揲蓍左扱得一得三爲奇，得四爲偶，皆獨有所得，不苟同乎先儒。余甚疑其但言左扱不言右，甚欲求見其書。夫得一得三爲奇，得四爲偶，無以見其不苟同於先儒也。歲甲戌冬，方購得此書，內說揲蓍，謂所得六七八九多寡不齊，改爲左扱得三得一，皆爲陽，合右扱之一與三而並爲陽。左扱得四得二皆陰，則右扱當以四從四以六從二而並爲陰。如是，則太陽八、太陰八、少陽象震八、象坎八、象艮八、少陰象巽八、象離八、象兌八。依張轅二變三變不用掛一，於是乃知錢氏之微辭矣。按以四四數之所扱止有一二三四，不得有六。此以右手得六，於數爲謬，顧得六則必留一四數不揲，以合奇二爲六。夫奇者奇於母數也，母爲四，而子爲六，子大於母，何以爲奇？揆之日法餘分，以九十四爲日法，未有以九十五爲餘分者也。作讀易揆方者，於是說爲非矣。錢氏此序，但舉左手所得，不言右手，又但言左手得一得三得四，而不言得二。正以左手得二，則右手必不容得六，以不言右手明右之非，以不言左手得二明右得六之非，此錢氏之微辭也。然則稱其善言易，不苟同於先儒，皆泛爲譽耳。錢氏文外似和平，而可否寓於內，如此類，閱者審焉。

書鮚埼亭集後

全樹山太史得惡疾，就醫於揚州，雖與馬氏交，而爲之延醫治藥，日視疾不少間者。江都朱自天也，朱是時家中落，而爲太史費不資，百計求已，其疾奔走憂勞，不啻骨肉。太史臨歸，泣謝曰：吾死有知，當投君家。

作兒孫以報耳。因相傳自天之孫介福爲榭山後身。雖里巷不經之言。然足以知朱之相待者厚也。太史門人董氏作年譜。稱在揚寓馬氏之奮經堂。而朱事不一字及之。豈太史歸未嘗言之耶。抑言之而年譜諱其事耶。元和惠徵士棟嘗病於揚州。需參莫措。汪對琴比部慨然獨持贈費千金。患病起以所撰後漢書訓纂酬之。今鶯亭馮先生所刻後漢書補注即此本也。此事世亦鮮知之者。朱名重慶。性簡傲。好作詩。時稱東城狂士。

書西鏡錄後

梅勿菴先生手批西鏡錄一冊。元和李尙之得諸吳市。其書無撰者姓氏。卷首稱吾中國九章。又標曰歐邏巴西鏡錄。蓋中國人而纂西人之法爲此書也。首列加減乘除。而名加爲計。名減爲除。名除爲分。繼列定位法、試法、平方立方三乘方法。終之以金法、雙法。金法即九章之衰分。雙法即九章之盈不足也。梅氏小廣拾遺云。九章比類、算法、統宗皆有開方作法本原圖。僅及五乘。西鏡錄廣爲十乘。竊謂平方立方而至五乘方。其體例已明。明於五乘。雖百乘千乘亦自瞭如視掌。固不必增耳。時嘉慶庚申冬十月。窮三日力自寫一本。明年辛酉在金陵市中買得寫本天步真原一冊不完。亦有朱書鼎按云云。然則勿菴之書散失多矣。赤水遺珍舉四元玉鑑是梅氏家曾有之。今求之遂不可得。

自書貞女辨後

余昔以歸熙甫論貞女之非也。而辨之頗傳於人間。爲當世君子所可。然時未詳覽熙甫全集。心甚不滿。

於熙甫。熙甫又撰張氏女貞節記。張氏女未婚守節者也。熙甫比諸微子、箕子、比干之爲三仁。又引夷齊、未有祿位於朝。而恥食周粟。孔子謂之仁。以爲論人者宜取法孔子。熙甫固大悔於前之論矣。後之非貞女者多本熙甫。而熙甫此記何未之見耶。惜乎。熙甫尙牽於前說。不肯自任其咎。一則曰。賢智者之過。聖人所不禁。一則曰。雖不要於禮。亦君子所樂道。嗚乎。此而過此而非禮。將夫死卽嫁者轉得爲禮也哉。國律載條例。言有子婚而故婦能孀守。已聘未娶婦能以女身守志。俱應爲立後。是朝廷立法明明以未婚守志與已婚孀守者同一揆矣。前辨未及引。補記於此。嘉慶癸亥五月午日書。

題禹航嚴堪忍先生遺像

右幅長三尺七寸。高八寸四分。像修六寸二分。正面少偏。左鼻順而豐。兩目凝視。一手在袖內染而下。一手持竹杖。作行狀。其右上書己卯冬日古虞謝弼寫。其左先生自書。凡三百五十六字。內羨二字。自跋云。庚辰元夕同舟至吳門。風雪寒甚。豪結指僵。率意書此。禹航天柱老人阿晉識。蓋送其子沈公車上京都。以此像授之。而係以誠語也。先生名武順。本名敏。己卯庚辰皆明末甲子。沈順治乙未進士。官至倉場侍郎。先生八世孫杰。與循交善。因得見此卷。杰語循曰。舊有高江村諸公跋。卷旣失而復得。於是諸跋不獲見。而遺像獨存。嗚乎。知先生之所以存不託諸人也。夫時嘉慶丙寅孟冬之晦。

題阮代公先生把卷圖

江都文學阮代公先生把卷圖一卷。北湖阮氏。自榆林衛千戶諱文廣。始遷居公道橋。代公先生爲千戶。

公曾孫諱世衡博文約禮兄弟不異火而居以詩書禮讓教子弟絕去輕薄佻巧之習詳見陳鳴夏所撰北湖梓潼祠碑記康熙間北湖多博學高俊之士以文章行誼倡率里閭先生其一也先生生三子長諱應武康熙甲午武舉官德州衛守備娶於循從伯曾祖之子生三子長諱承勳太學生生子嗣環而以季女女循故循悉阮氏軼事太學公仲弟諱承杰爲叔父康熙癸卯武舉諱大武後生子嗣璟季弟諱承熙爲叔父邑文學諱畫堂後生四子奎嗣琇嗣琳嗣球世守此圖寶而藏焉宮保芸臺撫部爲代公先生曾從孫作讚命其公子常生以示循嘉慶二十一年夏五月四日公子自江西節院歸攜圖訪我於雕菰樓循敬展卷焚香北面再拜瞻仰因爲之記是圖正面盛衣冠坐石上左手持卷右肘隱石兩丹屨踐芳草間而橫羨於從兩權隱出眉目秀賾豐頰微髭須神色靜而和充而斂莊而不拘約四十許歲時不著繪者名氏原題讚者九人畢銳字穎君康熙甲辰進士官貴州平壩衛守備作讚時年八十一范荃字德一處士自號盟鷗野老陳廷相字浩海一字百師邑增廣生文九皋字秋翊號香城邑學生四人皆居北湖王蕡字鼇西號蔗堂亦嘗居湖見所贈范荃詞魯金鉉字上公自稱淮海一放人題云上章執徐之夏六月自湖郵郡索題則城居者也未詳湯有光字茗仙爲竹西十逸之一劉孫發號心菴徐源字思遠號秋治高天驥子千山號凜齋陳題於己卯畢文高題於庚辰范題於辛巳辛巳爲康熙四十年距今嘉慶丙子凡百十有五年



# 雕菰集卷十九

## 神風蕩寇記

阮侍郎撫浙之明年夏六月禦賊松門有神風蕩寇及禽倫貴利事循始聞傳述互異未獲其詳也冬至浙寓居撫院署中閱諸文移手札又詢諸從至海上者乃得其本末艇匪者自安南來者也浙賊曰鳳尾閩賊曰蔡牽曰水澳初平陽縣海濱老龍頭石山橫亘於海爲烽火門其東大嵛小嵛兵守嚴密乾隆五十一年調任臺灣代者不嫻於防閩賊始識逕路而窺浙嘉慶元年閩賊李發枝引艇賊深入而浙賊附之時侍郎方督學按試寧台有諸生之家被掠者贖母力不及婦婦乃慘死生泣憇於侍郎侍郎有剪滅之志而非其職也四年冬侍郎承命爲兩浙巡撫艇賊歲至者四稔矣先是吏有探之者賊飲之酒指艇大言曰吾駕大艇費十月糧礮重數千斤來收稅耳爾大吏宜自計非吾敵也當是時權衆寡強弱之勢實不足以殲賊而土賊閩賊恃艇賊之強益橫巡撫旣蒞浙艇賊猶踞台州大陳山及溫州三盤嶺三路犄角十二月丁未定海鎮總兵李公長庚帥舟師趨入賊中轉戰自午及酉焚其柂出有陷於陣者反篷飛入脫之賊大駭提督蒼公保謀以火攻或漏於賊五年春正月戊午賊夜焚岸芻而遁李鎮軍追之及粵夏五月始歸鎮巡撫以賊情下詢諸官弁及士庶人定海孝廉方正李巽占言曰前此武備廢弛賊匪始擾訓練旣久官軍知奮以各憲之勞心督緝三鎮之悉力追捕曾不克擒一渠魁取一全勝者其故何

也。其船巨礮巨。船外蔽以牛皮網索。使我礮彈不能入。艇既以閩爲向導。閩卽藉艇爲聲援。浙洋自南距北二千餘里。我南則彼北。我北則彼南。我當艇則閩肆其劫。我當閩則艇爲之障。且艇強卽遇亦未能必勝。閩狡卽未遇已望而先走。此所以虛糜糧餉而不獲實效也。今分三鎮各據要地。巡緝本洋。一遇盜船。盡力攻擊。此可以禦閩賊而不可以禦艇賊。禦艇之計必備大船。配精兵利器械。擇善將者統之。重之以節制各鎮之權。扼險於閩浙之交。艇至則盡力攻擊。南竄南追之。與閩師合。北竄北追之。與三鎮兵合。如此則兵力旣強。而責有專歸。庶有濟矣。且盜非皆生而爲盜者也。卽艇匪半屬閩廣土著。亦非處心爲盜者也。其以失業之故而竊發者少。以得爲盜之利而聚集者多。其所必需者口糧。皆內地奸民所接濟耳。奸民之出非防守不嚴。則故縱之弊也。採捕小販。半雜奸民。其偷必多。甚或以被劫呈報。而實與賊通。故難民之中有真有僞。不可不辨也。今欲澄盜源。莫若安民業。嚴行保甲。預絕其通盜之路。漸回其通盜之心。無業者皆遂其生。貪利者盡科其罪。則人亦孰肯冒死而爲之哉。內無奸民。則外盜糧絕。糧絕則潰散。且盜亦人耳。洪波巨浸之中。驚風怒號。崩崖撞激。去死無幾。仰視守法良民。安居就業。熙熙然有家人婦子之樂。亦孰不思歸命投誠。而尙忍爲盜哉。故統籌禦盜之策。不厚集其勢。則未易猝除。不力杜其源。則患終未已。而實力奉行。不使滋弊。則又在親民之吏。與統領之將耳。如是數年。而盜猶未靖。民猶未安。恐無是理也。定海教諭王鳴珂。陳防禦之事六。攻擊之事三。預籌之事四。言皆可用。且慷慨言曰。卑職承乏海邦。六載之間。由縣會同督率鄉勇。晝夜防禦。近岸村落。幸免蹂躪。蓋礮聲不絕於耳。火光時屬於目者。

屢矣。珂籍臨安，非瀕海教職無殺賊任。然見賊匪往來，縛人妻女，繫人父兄，以要人貨。不如約，則剖心臠肉，慘不忍言。雖有官兵，莫能痛剿。每一思之，恨不飛食賊肉。爲吾鄉人雪此仇辱，口陳手畫，目皆並裂。於是鄞縣知縣郭文誌請合江閩舟師，黃巖縣知縣周鳳鳴請先滅土盜，台州府教授沈焯請厲武舉以寓約束，黃巖縣教官李其瀾、湯棫請禁商船漁船，定海縣知縣宋如林請查偷漏，紹興府經歷黃敬修言兵船護商之利，外洋追賊之難，大約俱以造巨船、鑄巨礮爲首務。先是弁兵剿賊失利，多以船礮卑小爲辭。至是衆論如一，巡撫乃奏請於上。然以經費重繁，又值川楚用兵，難於籌款，未有定議。會提督蒼公特請於朝，時廣東按察使吳公俊入覲，亦言粵東兵船行有成效，上可提督之奏。然提督未知巡撫先已入告也。旣而謝曰：「僕欲言此久矣，苦人掣肘，故未聞於公。然吾思殺賊以報國耳，雖謫不恤也。」巡撫以浙無大木工匠，不嫻於造船，率官商捐金得十餘萬，盡以給李總兵，使其子弟親丁造船於閩，謂之曰：「此事屬君，則屬君耳。吾發銀平色皆足，艇成不核減工料也。」又於杭州、溫州設治局，鑄鍛大礮四百餘門，令沿海州縣民壯兼習鳥槍，不增餉而增兵千百，嚴號令，警弛廢，勵廉隅，肅賞罰。檄沿海村岸十丁立一甲，十甲立一總甲，一村立一總保，一山一譽立一譽長，給以費，使之互糾通賊者獲之有賞。檄海戶小船，罿以白編，其姓名年貌屬之埠頭旅長，晨出者暮必返，不返者有稽，遠赴者鳴於長船之偶者分正腳，私駕者毀其船，檄汛口凡船出牙稽之人日持米升五合，驗以印票，私漏者執之，執私漏者賞以所漏之物。檄海濱治者遷入城，私造鐵器出城者有誅。檄兵船漏硝磺以濟賊者斬，檄商船毋獨行，賊來則禁出海，不遵令者

有罰私充標客以誤商者誅檄營汛察奸民民有緣商被劫而爲保釋者有以酒米易賊貨爲之消贓者吏稽之檄村畧壯丁團練相守望立耆老紳士之賢者爲長村有警鳴鑼相召有不應者梏其頭檄府縣營汛實力同心賢能者敬之擢之弛者縱胥吏擾民者疾如仇遴教職佐雜官數十人分巡海口徵服步行率鄉勇線民隨時禦捕雕木印令其事無鉅細直達毋少隱以故千里海澨事皆如目覩而營縣亦互相糾不敢少諱事於是定海教諭王鳴珂率鄉勇守黃巖定海縣知縣宋如林稽空船出口凡空出者給以照使城無所支飾平陽縣知縣楊鑠肅清漁戶團練鄉勇二千七百人鎮海縣知縣魏右曾力行保甲造鐵檣千杆民踴躍從者六百衣上書勇字黃巖縣知縣孫鳳鳴令士民自派壯丁備木棍竹筅鋤耙石塊識以旗旗上書丁名丁立其下王鳴珂實統之沿海之旗連續如雲有警鳴鑼相召在田農業者聞聲並集故賊不敢近岸太平縣知縣趙擢彤於海岸壘石爲垣外周以塹兵勇內伏寧海縣知縣陳鵬南於健跳螺師山設磅山礮以擊賊船之入口者象山縣知縣徐元梅於石浦泥灣設立礮房而鎮海之小港大碶頭慈溪之後山北定海之西道頭臨海之海門金沙灘太平之狗洞門石板殿釀穀譽金清港石塘樂清之岐頭蒲頭洛西地譽皆奸民偷漏之地令旣行巡樂清縣之教官王應虞訪有奸民龔大、陸大、阿買等通於賊誅之鄞縣之姚家浦夙爲土盜之藪官兵不能制巡撫用計擒其魁姚富衡其保長首出姚阿三十六人旣而溫台各巡員獲通盜張周貴陳大海王兆才等數十人又有浙賊潛登岸僞充鄉勇刺聽官兵虛實者皆詰獲立斬以徇樂清張阿三素附鳳尾賊登岸其兄集族人縊殺之沿海村民演戲自

約禁偷漏。閩浙賊窮蹙斷糧。附夷艇五月丙戌窺平陽北關。遂泊於黃沙宮。壬辰巡撫自杭州之鄞縣。己亥提督赴台州。李總兵之追賊入粵也。返至閩。值賊蔡牽留擊之。旣歸。鎮艇賊已踵至。是時巨舶未成。提標兵分禦各隘口。李總兵初歸。士卒勞頓未息。巡撫以歷年剿賊。閩師俱至。乃致書於閩。撥請閩舟師會剿。甲戌巡撫至台州。會提督者公保、黃巖鎮總兵岳公璽爲會剿計。是時夷艇三十餘踞三盤。水澳、鳳尾、蔡牽各六七十船。水澳南泊玉環外洋。鳳尾及土盜小船散泊大陳石塘、蠻殼等處。蔡牽往來無定。適閩賊與浙賊隙。巡撫謀因其隙而間之。葉萬根薦漁山鄭天選札。玉環同知招之。與水澳言。庚戌。艇賊自三盤入深門。岳總兵飭兵船漁船分泊以俟。巡撫具奏。請調閩粵舟師略曰。粵、閩、浙皆有土匪。而艇匪爲尤甚。日多一日。年復一年。若不亟爲剿滅。則前明倭寇甚可鑒也。此時船礮未辦。各盜皆萃於浙。臣愚以爲分而捕之。不如合而擒之爲得也。請飭兩廣督臣。選鎮臣帶領兵船二十號。乘南風來浙。同閩浙之師合剿。使夷匪知內地兵力之厚。策應之靈。於三省皆爲有益。得旨允行。夏六月。巡撫駐守台州。李總兵猶未至。以書速之。自丙午至於丙辰。書六致。辛酉李總兵統師出洋。癸亥抵普陀。巡韭山。巡撫致以書曰。立秋已過。捕務尙無眉目。水澳已竄入南洋。夷匪病疫。若會合三鎮。便可試剿。否則七月中閩師始至。未免太遲矣。丙寅李總兵至銅瓦門。丁卯駐師石浦。時溫州鎮總兵胡公振聲亦移師楚門。水澳以間故兩端退泊玉環。與鳳尾鬪。互有傷。夷艇及鳳尾進踞龍王堂松門之下。環於松門山。計將撲岸。且避風潮也。太平參將李成隆。同知時敏。以守兵五百。鄉勇二百。據松門禦之。提督謀火攻。巡撫令台協中軍造火箭千五。

百枚札溫州府備水帶給涉水軍兵調撫標兵二百貼防癸酉巡撫及提督會定海鎮李公黃巖鎮岳公於台州校士館之四照樓謀所以破賊李總兵曰賊鼠耳閩師來有日矣不戰而俟人非勇也卽乘小船與岳總兵同赴海門巡撫卽札胡總兵自楚門出與兩鎮會於金清人定風大起且雨甲戌之子丑風東轉甚遣使探兩鎮所在路阻於水丙子有弁鳧水至言是夕風雨狂烈獨注龍王堂雨中有火爇人賊艇皆破李總兵船在海門爲風水所舉絓於岸木乃止兩鎮兵船損破大半胡總兵師在黃華關風未之及是時賊奔竄海山水師船不可駕參將李成隆婦新產風雨破其屋驚死不顧率陸路兵由松門涉石塘剿賊賊乘破舟猶能以礮拒且掠商船皆就禽有一艇未損賊數百爭乘而沒登岸攘食者譽長督鄉勇獲之參將蔡德耀有五舟托買米他泛立褫其冠太平武生林羽林率鄉勇及烏鎗兵二十人乘烏鳩杉板船出海搜捕值鳳尾遺船相拒甚急李總兵以八船駛於洋賊震而退前後生獲八百餘賊淹斃約五千人獄不足禁檣郡廳以拘之首從以下各如律釋難民之被擄者李成隆率兵涉水取賊礮得油布包安南敕文總兵銅印各四敕稱善艦隊大統兵進祿侯倫貴利明日王鳴珂獲三人一詭爲瘡者一髮種種者名王貴利訊之卽其人元年秋閩中獲艇賊安南總兵范光喜供辭述安南事言阮光平旣代黎氏光平死傳子光纘其中稱新阮黎之甥阮種奔暹羅暹羅妻以女弟助之克復農耐謂之舊阮歲爲新阮患新阮之總督陳寶玉招集粵艇而肆掠於洋繼而安南總兵黃文海與賊官五存七隙以二艇投誠於閩今造船用其式也倫貴利者廣東澄海人投附安南與農耐戰有功封侯以巡海私結閩盜來閩浙

劫掠王弗知也安南艇七十六分前中後支貴利統後支者四印其一貴利自佩其三三總兵佩曰耀曰南曰金南金俱沒於海耀則前日不知其爲總兵而已斬矣供若此巡撫磔貴利以供入奏天子命軍機大臣字寄兩廣總督照會安南國王冬十有二月丙辰安南國王呈覆其略曰小番世荷天朝恩庇曠格逾涯無能酬報思以慎守疆隅永作屏翰祇因本國極南沿海農耐地方有賊渠阮種竊據其地嘯集齊梟盜夥數爲海程之患本國海防正緊間亦收撫艙客以離賊黨且助洋面帆柁之役如倫貴利者前年依附作活本國聽其住泊同商伴隨在巡防詎知該犯暗藏頑狡私瞞小番敢爾潛約匪船越赴內洋肆行搶劫又敢擅造印劄轉相誑誘尤爲情罪重大甘犯天憲爲法律所不容該犯棲居本國海分馴習既久悔不能先燭其奸此實鈐束稍疎所致仰蒙聖慈普鑒洞悉肫誠訓誨有加天日垂照恭譯聖諭直感激於五衷更悚惶而無似謹當遵奉訓繩綏靖封守嗣今本國所委巡海人員一一嚴加警飭密施鈐勒斷不容結同匪夥越境作非務期桂海永清以上副聖天子懷柔之至德是所自勉也是役也李成隆率外委林鳳飛陳際會登山追擊守備陳世熊把總崔榮華鄭殿魁秦得勝於松門龍王堂小茭陳獲賊三百餘人武生林羽林、畧長朱大錢義民徐國恩鄉勇劉向榮等獲賊百餘人巡員鄧必玉杜兆勳易元曜及提標兵武生林兆鼇獲各有差獲得竹盃紅布包夷冠服鄉民於水中得紫銅礮二各重二三千斤鐵礮重四千斤餘鐵礮三十餘門又船梟大者長八丈其夾長丈餘以鐵梨紫榆青栗等木爲之櫓木櫓長三丈餘番木碇二丈餘棕筋長三十餘丈教諭王鳴珂旣擒倫貴利感海氣至今病疽風之三日閩賊蔡

牽入浙洋。平陽副將徐鯤及平陽知縣楊鑠擊之。水澳賊附之南遁。賊登岸掘番薯鄉勇林深人賊隊暫其紅衣一人。秋九月。溫黃二鎮舟師大擊水澳於東臼。斃其賊首林亞孫。餘賊附於蔡牽。判夥侯齊添。其十餘船爲一黨。風後艇匪餘二船。一沒於海。一至閩糧絕。投誠。鳳尾鮮有存者。存者惟蔡牽及侯齊添。明年。土盜陶小貓、張阿愷投誠。言蔡牽有五十船。水澳十七船。二者恃衆敢於拒捕。又有剃髮烏艚十二船。晉江邱念二船。然遇官兵則遠避。而畏舟山李總兵尤甚。六月癸酉之事。天子以爲誠感神應。敕建天后宮龍王廟於松門。事詳陽湖孫觀察星衍所撰碑記。六年夏四月。巨艇成。巡撫檄每鎮統艇十。每艇統兵八十人。各載紅衣、洗笨等礮。三鎮之合統於李兩鎮之合統於岳。有知盜不追臨敵退縮者。參劾治罪。

神風蕩寇後記

聖天子仁勇神武。賞罰明信。將帥用命。嘉慶十三年夏。命阮元復任浙江巡撫。明年春詔肆良功補授浙江提督。秋八月丙午。殲逆賊蔡牽於溫州黑水洋。海寇悉平。閩師合戰之力也。牽漳州民。乾隆六十年間。入海爲盜。時浙賊鳳尾、閩賊水澳最強。牽及箬黃附之。嘉慶五年夏六月。神風蕩寇之後。鳳尾盜首莊有美。其母李縛獻水澳賊首林亞孫斃於東臼。惟牽遁於閩。牽之黨侯齊添不睦於牽。收水澳鳳尾餘孽。別爲一幫。牽忌之。六年冬。與妻誘殺齊添於台州石塘洋。官兵嘗追牽。將及之一。紅衣人自船中出。緣桅而上。斧其篷索。卻令兵船乘風不可留擊。紅衣者牽妻也。齊添死。其黨推張阿治爲總盜首。稱竊嘴幫。又名肥餅。阿治分其黨爲三。小賊首曰白面角。卽陳角。曰郭潭。又名烏蛋。曰紀江。均又有爛腳陳黃葵。亦侯之。

黨也。自爲新興幫。又稱再興幫。與張阿治並爲浙賊。牽旣殺侯齊添。並其衆。七年五月。在閩。颶風碎其船。賊黨星散。勢最弱。閩師不能剿滅。遂至瑤山。招集餘賊。然勢未強也。八年正月丁卯朔。牽竄漁山。浙江提督李長庚。溫州鎮總兵胡振聲。以舟師掩至。牽僅以身免。追至閩。賊糧盡。蓬索戰具朽壞。我師據上風。賊不能遁。乃遣其人于興泉永道。乞降於閩。閩使道赴三沙招撫之。牽又言曰。果許降。勿令浙兵逼我。閩又信之。以令箭調浙兵居下風。牽得間。不果降。颺去。自是乃猖獗無所憚。至於渡臺灣。稱王。攻掠城野。九年夏六月。天子命李長庚總統閩浙水師。以溫州鎮海壇鎮爲兩翼。專捕蔡牽。其金門。黃巖。定海諸鎮各守其地。總統追賊至境。率師助之。命未下。溫州鎮總兵胡振聲殺賊死之。先是。浙撫造艇既成。名曰霆船。船堅壯。載以巨礮。故漁山之役。牽幾獲。牽畏霆船。厚賂閩商。更造船大於霆。令商載貨出洋濟。牽用而僞。以被劫報官。牽遂能渡橫洋。劫臺灣米數千石。及大橫洋臺灣船。粵盜朱漬糧斷。牽分米飽之。與漬合。漬駕紅頭艚。船猝入閩海。牽潰其船八十餘。勢甚熾。四月甲申。胡振聲以船工木在閩。往運之。閩人懼。賊止。振聲於閩以禦賊。六月戊午朔。越五日壬戌。胡振聲獨率二十四船首擊賊於竿塘。閩師不援。遂陷於陣。同舟八十人同日死。秋七月。賊牽賊潰以九十船。分三幫入浙。至於黃龍。八月丙子。總統率海壇鎮孫大剛。溫州鎮李景曾。黃巖鎮張成。定海鎮羅江泰。出普陀東擊賊於定海北洋。大破之。牽責潰不用命。潰怒。先返。牽潰。分牽勢乃少衰。十年春三月。黃葵率其黨五百人降於浙。浙盜自鳳尾外。又有小貓幫。補網幫。賣油幫。皆土賊小盜。六年五月。小貓幫張阿愷等九十人。先後降。餘賊徐亞六等二十四人。象山鄉勇陳。

元章獲之於玉環冲擔嶼。小貓幫滅。六月。溫州鎮兵擒丁亞歪四十八人於東日。補網幫滅。七年八月。賣油幫盜首楊課率其黨百十五人赴玉環乞降。新興幫亦滅。黃葵屢挫於黃巖。定海兩鎮訓導葉機以鄉勇破之於江南小羊山。至是詣玉環乞降。新興幫亦滅。浙海土盜惟張阿治合小肥餅、邱獺而蔡牽竄於閩。是年夏。浙撫阮元以憂歸。李總統致書浙撫清公安泰。泰曰：「蔡逆有舟八九十。而長庚所統兵船八十二。浙洋尚有邱搭即邱獺、小肥賓即小肥餅等船三四十。而定、黃、溫三鎮兵船亦不過三四十。自計兵力未足以勝賊。用兵之道。知彼知己。謀出萬全。萬一軍威一挫。所關非細。長庚自制府奏定勒限一年以來。奔馳閩浙。歷涉艱阻。橫戈直前。出入死生。徒勞無裨者。緣閩浙洋面三千餘里。各處兵力俱單。止恃長庚一人往來追捕。或閩或浙。顧此失彼。賊反以逸待勞。前奉有不可徒事尾追之旨。仰見聖明洞鑒。今日之病。實在於此。竊謂閩浙兩省必須各立大幫兵船。屬之兩提督。使不分畛域。彼此呼應。如賊在浙界。閩兵即由三沙四霜一帶策應。遏截在閩界。浙兵亦如之。隨賊所竄。勿予以暇。而奸民之火藥篷檳亦不能源源濟賊。庶事有少豸云。十二年冬十二月。總統率浙閩之師追賊入粵海。先是牽以百船合陸路萬人寇臺灣。總統率金門鎮許松年、澎湖副將王得祿大破之。時所部止三千人。閩不濟師助塞鹿耳門。牽得遁去。然已狼狽不支。奸人濟之。勢復張。已而擊之大星嶼。又擊之浮鷹。牽僅有三船。將就擒。總統中賊礮。邊卒閩師遠見總帥船亂。竟退。牽遁入安南東海中。李公之威。賊畏憚若神。而屢不得志於閩。天子聖神先覺。誅閩將士不渡臺者。逮大吏之掣肘者。洞悉讒忌之口。專任長庚。長庚沒。天子震悼。疊下詔書。封長庚三等壯烈伯。謚

忠毅以忠毅戲下士王得祿嗣其職勉以同心敵愾之義上以張國威下以洩衆憤爲長庚復仇於是浙閩將士感泣激勵無不誓以死殺賊明年牽自安南夷洋回棹朱漬資助之復與漬合百數十船入浙浙中土盜張阿治滋擾亦急浙江巡撫阮元復蒞任夏五月丙午親駐鄞縣肅軍政嚴防禦增器械配船礮募義勇杜岸奸尅期剿賊一月之內定海鎮兵獲董清秀二十一人於鼠浪湖提督舟師擒陳丁五十六人於佛肚山擒陳雄二十四人於羊山黃巖鎮兵擒林桂二十六人於沙護黃巖遊擊劉成魁太平參將福爾敏生擒王宗榮二十三人象山知縣孫泉雯獲王阿倉三人玉環同知宋如林生擒李亞羅義勇船何廷模獲桑四二十四人於韭山斬首五級葉機在岱山獲盜十一人機弟樞追盜至江南崇明獲一船生擒李葛十一人皆張阿治黨阿治竄於南秋七月蔡牽朱漬入浙巡撫駐鄞縣督擊用間以離之浙江副將項統自閩歸遇潰於韭山攻之獲一船擒其黨王長漬竄於閩已而閩總兵許松年擊斃之其弟渥領其衆提督何定江擊牽不敢拒亦遁於閩乃并力剿張阿治擒其黨百六十人阿治窮蹙巡撫訪得其母與弟在閩之惠安密告總督阿林保總督密飭惠安知縣吳裕仁繫其母與弟阿治乃率其黨四百七十六人破八十六乞降竊嘴幫滅小盜首郭潭紀江均先滅於閩陳角投牽黨青筋茂茂降角不知所終其黨惟亞盧存亞盧一名亞羅一名駱盧仔號小差幫冬十二月甲寅同知陳大琮攻亞盧於魚山外洋獲其船擒二十八人斬五級十四年夏四月溫州鎮李景曾定海鎮朱天奇參將印章主簿朱錦城同知陳大琮候補知縣葉機共剿之僅餘數船提督邱良功初蒞任追之至溫州秋七月乙亥颶風覆亞盧

船亞盧溺死餘二船四十四人平陽知縣周鎬擒之浙洋土盜盡平亞盧溺之日牽舟亦壞漂於松門龍王堂至於定海邱良功自閩海追擊攻之閩師亦至八月壬辰浙江提督邱良功福建提督王得祿海壇總兵孫大剛黃巖總兵童鎮陞合師擊癸巳雞鳴童鎮陞率所部首追及賊賊回拒鎮陞擊賊篷頂落守備武定大躍上賊船擒其黨王烏五十人斬首十級獲其礮械九十賊落海死者無算牽由衢港竄入外洋先是李忠毅鎮定海巡撫阮元與相勉勵以盡心捕賊爲務忠毅嘗追賊至極遠外洋於島嶼獲一獵貽巡撫蓄之誠本堂每聞其啼巡撫輒曰非李總兵奮力剿賊不聞此聲嘗相與賦詩倡和以見志忠毅以鹿洲集貽鹿洲集者漳浦藍鼎元作鼎元以其謀佐兄襄毅公平海寇朱一貴撰平臺紀略以是勉巡撫且示己志也巡撫復任時忠毅已沒於賊慷慨涕泗芄蘭數親督戰海濱提督邱涖任推心相結親若兄弟嘗勉之曰聖明廑念海洋無時或釋殲擒渠魁仰副旰宵在此一舉又致以書曰蔡逆坐船高大浙師向攻往往不能得力然賊船雖大而少兵船雖小而多若分某鎮隔斷賊黨不令救援以隔斷爲功不以攻獲爲功別使某鎮高大堅好船若干隻專伺蔡逆本船連環施放鎗礮破其篷胎柁牙使彼不能行駛然後更番攻擊多用火箭火瓶賊行與行賊止與止久久相待賊之就擒可必矣時巡撫將入都祝暇又致以書曰一切剿捕事宜諸望專司指揮提挈並明示將士以功過所在俾共圖免過立功元身在省垣心繫海上今兩省舟師及所僱商船共得七八十號兵力壯甚殲滅渠魁定在此舉捷音不遠大人與王提軍平賊卽會奏勿遲也牽旣竄閩師以朱渥入閩南還禦之浙師北追賊至馬蹟不見賊已亥牽

由潭頭外洋而南癸卯邱良功至普陀簡舟師窮追南下甲辰至牛欄基謀知牽匿黃巖之魚山乙巳黎明追及賊方起篷南竄逼之牽返篷拒牽所乘綠頭大船良功揮令衆舟趨而圍賊以礮擊黃巖鎮船桅折時閩師猶在浙乃合擊俱乘上風賊懼向東南遁浙師隨擊自卯至申斃賊無數轉戰至黑水深洋閩師亦至海壇鎮孫大剛從浙師與賊船逼以火燎賊亦以火拒時夜半風浪並怒不得登賊船隨浪載出良功據上風截之賊莫能遁丙午寅刻良功率各舟師聯絡攻擊牽且拒且逃右營遊擊陳寶貴左腕傷於礮午刻過黑水洋見清水良功曰深洋鷺遠天且晚此時不得賊賊將遁大呼以己舟駢於賊舟東閩師至閩舟駢於浙舟東賊篷與浙篷結浙篷毀賊以榦札浙船決死戰我兵奮勇無不一當十賊多跳水死賊以矛刺良功貫肺流血邱成勳良功兄子也與賊格鬪墜海死海壇鎮孫大剛乍浦參將陳翠守備李增階各以舟師趨賊賊火斗及增階藥艙艙轟琴兩足傷舟亦沈琴增階遇杉板救不死牽僅有二三十人船漏壞牽急將以火投藥艙自轟浙船被毀掙脫出閩船遂駢於賊船賊猶以死拒敵東風大起福建提督王得祿海壇總兵孫大剛力持賊浙師自外觀之礮火聯絡賊以礮擊王得祿傷額及肘忍之揮千總吳興邦以火攻賊船舵樓脫牽別子小仁與其黨矮牛等隔於衆鎮不能救牽船裂與妻子落海死是爲八月十八日越四日庚戌巡撫赴京師乙卯過揚余錢之北湖相墩及辦賊事巡撫曰賊平宜幾日矣因述所以制賊事宜時實未知捷音未幾閱邱提督報書乃得其詳余往來節署者有年稍知海上本末嘗慟李胡兩公之死自恨懦懦不能執殳從王事既聞賊平大快頌揚天子之盛德以示里中父老

里中人莫不欷歔太息浮太白以相慶也或曰蔡逆之滅由浙師奮不顧身首先攻擊致賊不能遁閩船大鈍於浙追及時賊已垂殆故收其功耳焦循曰否否方浙船破僅存底板邱將軍足且傷使非閩師戮力同心邱將軍縱不罹李胡之禍賊亦揚帆去矣當是時賊船與浙船結閩船夾浙船外浙船毀而閩船又駢於賊船賊所以滅耳向者三沙之役閩地也而閩誤之今賊所殲之地浙地也而閩助成之然則賊之生死視閩浙合與不合李忠毅殺賊之勇詎遜於邱乃抱恨而殞者抑又何哉牽既死是冬朱渥亦以其黨降於閩海寇悉平胡振聲閩人嘉慶五年爲黃巖副將從總兵岳璽擒獲箬黃盜首江文箬黃滅授溫州鎮總兵九月會黃巖鎮滅水澳於狗洞門六年正月追侯齊添於披山洋破之六月滅補網幫於東日十月擊蔡牽於南麂生擒其黨林照四十四人八年正月從李長庚追蔡牽至閩牽幾獲十一月戊戌夜襲蔡牽於南麂己亥與參將李景曾縣丞王正悅三路掩擊獲賊九十六人礮械數百是役也振聲身先近賊牽幾就擒振聲殺賊之勇亞於李戰死於閩聞者悲之葉機定海人由廩生官訓導八年夏請以家財募鄉勇下海捕賊數有功巡撫薦之陞雲和教諭候補知縣陳大琮同安人壯烈伯李長庚女壻也安徽候補同知以諳習出洋巡撫奏留浙授同知

# 雕菰集卷二十

張滌園治昆明記

康熙初，雲南軍衛領於逆藩將作難時，豐歉而量收之。以市義於民，賦平額徵於縣，故賦不能供。昆明民土軍屯既多以兵火輟耕，又軍興時徭役繁興。官司府署器用率里民供應而取給於縣，積以爲例。故徭重於賦，賦累於徭。徭賦累重，民力不能支。滌園既爲昆明令，先請於大府，求奏減其賦不可，乃責其疆招徠流亡，給牛種，薄其賦，以舒軍衛之賦。一年墾田千三百七十畝，三年得萬餘畝。於是均其徭，使庶人在官者不能隱庇，他戶僧戶道戶不能恩免，游手游食者不能逋逃，既均矣。又使里蠹不能科派，奸民不能包收，城狐社鼠不能侵漁爲弊。舊例里民於縣署供張外，日出十金爲公費。滌園曰：「令食祿於君，不食祿於民，請免於制府。」制府笑曰：「挈釜飯來乎？」曰：「未也。」家口幾何？曰：「子一客與僕各二。」曰：「仲子之廉能治劇縣乎？」徐使人瞞之，果如所言。其子且夜寢於地，而積案滯獄則以數日理訖，皆當諸臺司大驚異制府感動。如其請，縣之公費除而上之取給者亦有以清之矣。昆明池受萬山之水，夏秋暴漲，挾沙石怒流入昆明，閘河由金沙江達於海，砂石既壅，水乃溢浸濱海諸田，歲用民力濬之。晉州者界於昆明，受東南諸箐之水，舊迹有河道入江。上官議鑿之以通閘河，滌園按其形勢，召工爲圖，袖而言於諸臺司曰：「一河不能兩受，二水不容一注。閘河獨受昆明之水，且力不能吐納沙石，晉地高如建瓴，其沙石確擎之勢十倍。」

而疏濬之力亦必且十倍不便宜罷諸臺持之堅滌園發圖而爭曰高下在目何忍陷民於死同官皆失色制府曰是也議乃寢於是歲省民力四萬七千濱海邱墓廬井得不徙昆明有止善春登利城諸里其田窪突錯出苦雨苦旱滌園廉知白沙馬裏清水三河可以時旱澆蓄洩其水年久故道湮乃親操板缶躬行勞來三月而河復田遂得熟昆明大小東門外舊皆市墟於兵爲盜賊穴滌園創造室廬以居流亡移城中驛馬羊諸市實其中遂成貨屢牧圉而盜賊絕迹安阜園者逆藩之囿也土曠而不耕請於臺司耕之以食孤貧廢疾而無告者先是爲令者多困於徭至此不事徵比鞭朴而催科爲十八府最臺司以爲能一省之疑獄經滌園讞則平反而大吏頗信之閫帥之僕李殺人帥戚晚勢甚赫請寬於臬官司飲滌園酒而謂之曰殺人非李也以累君滌園諾諾歸不言數日李出令捕者擒之李恃勢相抗捶之數十乃按之曰殺人者誰也證佐一口遂辭服有生員訟奪其子之妻者命捕之捕者不敢曰撫軍紀綱之子也已之稱疾不視事居數日生員來速訟召於庭中曰爾子或不女匹邪來視之則嘉耦遂稱病愈命役數十人曰車持新婦來抗則奪之無何奪至有材官佩刀數十輩擁於縣門若無覩也第命子婦合巹拜於庭觀者千百判之曰法無娶有夫之婦者婦乘我車塔乘我馬爾役送之歸有劫者以盜論時同里梁五黎嘉稷在姜青藜將軍幕中親驗其事有詩歌之載所撰灞陵山人萬里遊草滌園每行縣見儒之貧而美者富人之有女者則勸爲昏姻往往富人得佳婿貧儒得富妻昆明學生郝維時曰夫子涖仕甫闔歲而老者安少者育飢者食勞者息死者殯男女貧無家者庶民頑不率教者子弟窮而不能學者夫子

皆昏之嫁之化之導之非所謂因民而利務實而不務名者哉。滌園當徭役繁重時其子元貞請告休。滌園曰：「臣不以艱難遺君。父不以危亡棄其子。」又嘗曰：「治冤獄易。均徭賦難。」又曰：「半百里之政要。在長者。蔽之短者。補之偏重。均之罅漏塞之梗者。鋤之。支蔓絕之。如是而已矣。」滌園治民不言勞。日晷雖數寸。曰：猶可坐庭。必庭空而後退食。其子諫之曰：「大人積勞忍飢曷少緩。」曰：「我何爲一飯。不使百姓早出城乎。」昆明一縣轄於二大府、兩司、三道。兩大府不相下。出則並駕。將觀兵。撫軍以街狹不容兩輿。令知府毀雲津橋。南北市屋。民大譁。滌園馳往止之。知府曰：「不去屋。將去太守。」曰：「當去縣令。」疾走軍門。撫軍曰：「縣令何如？」曰：「無事。聞大府與制府將出甲。恐有命。徐之。曰：「出甲何如？」曰：「滇承大亂。徭獮蠢蠢。所謂耀武觀兵震懼之也。」曰：「聞六千軍同出一門。然否？」曰：「然。」曰：「自迫於隘巷戰之兵也。不如制府以一軍出南門。大府以一軍由小東門背出。其旗鼓一軍腹出之。會於鵝房觀者不測。可耀十萬軍容也。」撫軍悅。屋得不毀。觀察使欲以流民所耕之田牧馬。求之期年。滌園終不與。時雖重迂於上。及事後心平。觀察使亦服其理直。不以強項惡之。有市井豪侮鄉縉紳。陳縣懲之。滌園適道謁客。過豪之門。停輿執之。杖將下。聞其婦病。乃止而繫之。明日縉紳爲求釋。如其請。或問之。曰：「豪貧而戾。且家有病婦。杖之益與縉紳仇。縉紳如處女者也。終不足以勝蒙。我摶之而使縉紳釋之。則怨解矣。」其所以謀民之生。而委曲以體民之情如是。於是昆明之民愛之。如父母。偶誤傳其去官。一城大訛。擁制府馬後。叫留數日。治昆明三年。以勞卒於官。死之日。士民聞之。數千人奔哭。不聽其殯。曰：「萬民請命上帝必再生。」倉皇中未圖其像。有祁洪謙者。陝西人。持圖至。張於庭。泣

曰昔有獄於縣公不直我然誥戒我如父母我由此而直一生圖此祀之久矣於是昆明城內外皆圖其形滇人最重名宦非有大功德於民者不祠自莊蹻司馬相如諸葛武侯以下皆可指數至是請祠祠之日諸司與祭爲立遺愛碑制府范公承勲哭而奠之曰去冬余赴京展覲天子重民事諄諄以守令臧否下問余敬以滌園對璽書褒美不久當至而忽聞其變令余太息不置及歸抵鎮遠見滇人士感其德請從事名宦而道路間之追思嗟歎者所在皆是余乃益重其爲人而推薦之不誣也大姚知縣曲阜孔貞瑄哭曰余與公非莫逆交昔罹禍就訊未至會城公預爲圖維極力周旋脫犴狴之困假居停之安時時唁問資其困乏又以虧空罐大點石無術罪且不測倡義募捐俠氣所感上下皆應竟得三千餘金補苴粗完鯀生之命得以苟全者公之力也康熙甲戌閏五月其予以喪歸昆明人空城泣送更有童子數十人擁轎而哭則義學生徒也嗚乎如滌園者亦可稱古之循吏也哉焦子曰余家藏張畏齋學博元貞書先君曰此循吏張滌園子也異日倘作吏宜效滌園因以張氏家乘二卷示循載行狀家傳墓誌銘軼事狀及昆明人所作奠章碑文甚詳足以互相考證既而閱邑志寥寥不能詳而以余家所藏問諸邑人多未見也余每恨修志者務爲簡略無論賢否眞僞例以數行限之當時既不足使閱者興起後世又無以爲史傳所取裁遺老旣盡莫可詳考不亦悲乎幸而張氏家乘藏於吾家百餘年來水淹鼠蟲之餘未嘗消沒因次序爲此篇以明吾鄉中有不畏上官而愛民如子處兵燹之後百利皆興如張滌園者或亦可爲後之師範也歟滌園名瑾字去瑕江都人幼掠於兵屢轉至參將王敍賓部下憐之使伴其子鐵兒讀

時幕下無書記，爲之操翰墨，輒磨盾而成。軍中噴噴奇之，久之得歸。康熙癸卯，舉於鄉。庚午，爲昆明縣知縣。是時王參將之後已微，求得鐵兒厚報之。周彝曰：余典試入滇，去先生爲令時不二十年。昆明之人語余曰：民間夢寐悲愕，輒見先生行部視事如生平，蓋爲其邑神云。

### 蕭山雙節記

節婦爲天下之爲婦者法，蕭山雙節爲天下之爲節婦者法。婦人未三十而孀，守三十年，例得旌。州縣歲舉報者恆數十人，書之不勝書也。武進臧庸曰：蕭山汪楷爲淇縣典史，卒於官，其繼室王妾徐以節著。王無出，撫徐所出如己出，教之成進士。王矜嚴寡言笑，居處有規矩。徐耐苦力作，擁敗絮二十年不厭。然未足異人，莫患乎自知其賢。世之夫死不再嫁者，苟以節自恃，而倔強乖厲，有不忍聞者矣。或曰：惟性強故能節。吾疑之也。臧庸曰：汪沒，索逋在門，或謀以子幼謝。王不肯，粥田及衣袞，益以女紅所出。曰：無貽死者憾。三載畢償。夫有母弟，恆慢其嫂，應之百方，至稱貸爲償。飲博之負，將以母遷。王與徐皆不肯。王泣留之，竭力盡孝養，得姑歡。曰：母老離鄉里，死者不安。江都焦循曰：二者皆節婦之所難也。臧庸曰：徐所出曰輝祖，幼時侍兩母，夜讀書不習，徐泣涕奉夏楚請扑之。王數諸夫主前，泣涕腕酸栗終不忍扑。徐前卒病革，諄諄屬其子善事主母。庸又曰：初構釁者，不以禮遇徐，徐自持以禮，不出一語，較久之人，盡感愧。嗚乎！二女同居，食貧嫠處，顛沛造次中，雍雍和睦，各止於禮，而相見以情，古人所難也。而豈徒以節見哉？嘉慶元年丙辰，循自錢塘渡西陵，過蕭山，至於山陰，聞有汪氏雙節事，歲壬戌秋九月，誦吾友臧在東所撰事略。

始獲詳其本末於是錄而記之以爲天下後世婦人守節者法

誠本堂記

嘉慶五年歲庚申夏四月浙江撫軍阮公以書招余冬十月爲武林之遊寓居節署誠本堂之東偏蓋由大堂入卽川堂循川堂而東越兩曲斯堂在焉堂三楹南北有窗階下有石闌梧桐在其東高且茂有短竹垣垣外有石竦立如人垣之右爲小竈爲茶房梧桐之東有垣屬於堂檐下有小門入門南北各三楹相向東隅有老樹根作三衢朽蠹時時生小菌如蠶窠左有垣垣外卽市巷署之東止此堂有誠本堂匾懸於檐書康熙壬申張鵬翮建堂下垣外立石之南屋前後數十間頽壞不可住或以爲廁或以爲馬棧或爲工作之所凡頽者惟梁柱縱橫亦立而已蓋其牆垣本以箆薄爲之久不易則破故冬寒夏暑皆能自垣透入屋笮亦箆薄所爲經猛雨則漏堂下青苔蔓草錯雜蕪穢須時時芟刈之桐陰石闌不知爲何而設也辛酉五月閩郡志載是宅本前明清軍察院胡宗憲兼浙江巡撫時改爲署至今因之乃言川堂之東爲御書樓又東爲誠本堂稍南爲自修堂又東爲箭廳雍正間程元章於箭廳建書室三進以居幕客而移箭廳於川堂之西然後知余之所居卽程氏所改建第止存箭廳與書室之一其二則南之頽屋赤立者也自修堂不可識蓋卽今爲廁爲馬棧及居工匠之所堂之西今爲巷達諸署後而御書樓不存惟南有御碑亭則志書所未載也嗟乎當諸屋之建也樹之桐立之石一時娛耳目供飲燕於此者何其盛耶百餘年來桐長而屋頽往者未必知也或曰凡官吏有挂議去者嗣至之人則必移其居處變其垣

屋此所以頽也嗚乎盛衰得失豈居之所爲乎古之人若韓退之蘇子瞻之流固嘗經黜斥者乃其所經之地一亭一驛後人且徘徊愛惜頽而復起又何如乎余嘗尋梅林遺蹟杳無所見亦因其敗而去之耶徐渭以布衣之士往來幕中其所居之室固未可考也吳門李銳與余同屋居共論經史窮天人消息之理固有勝於渭之所學後之居者亦知居此堂者之有焦李兩生耶今年李歸余獨處此風雨之夕遠念良友因以爲記

### 半九書塾記

嘉慶己巳纂修郡志得脩脯金五百以少半買地五畝在雕菰淘中其形盤曲若羸以爲生曠其大半於書塾之乙方起小樓方丈許四旁置窗面柳背竹黃珏橋在東北半里許橋外卽白茆湖行人往來趨市帆檣出沒遠近漁燈牧唱春秋耕穫盡納於牖樓下置櫈以生平著述草稿貯之以爲歿後神智所棲托壙以藏骨樓以息魂取淘之名以名樓曰雕菰樓樓北二老桑高百尺翳敝四布編竹作籬籬下種蕉數本設石案一石墩二曰柘離籬外舊有竹數畝於竹中闢一逕隨其勢曲直以達於後屏逕東有邱因邱築小亭亭外植紅薇十數本薇表於亭竹表於薇長夏花發竹中晨起坐闌楯間衆鳥作聲不知有人曰紅薇翠竹之亭逕以西墮而下置屋銳兩榮東向面竹其南黃梅一株先曾祖父手植也歷百餘年舊榦已萎肄櫛復成樹扶疎負書塾後以垣圍其左不令梅與竹雜生曰蜜梅花館梅右啓小門通塾塾故四楹西一楹余幼時讀書所在修葺使明潔讀易其中近年悟得天元一正負如積之術全乎易理以數窮

易以易倚數日坐室中苦思寂索別有所撰述或賦詩詞不在此曰倚洞淵九容數注易室室外書塾先人遺構也塾前故有木蘭高數丈花時如玉琢浮圖前年槁於水不忍去也又不忍見凋落狀斷其上枝存概株數尺覆土作邱與昔邱邇標以石峯高七尺植雜卉奇石曰木蘭冢冢東海棠一株木犀一株牡丹一株面木犀舊有屋作舫狀雕菰樓在其東北石刻仲長統小像並樂志論嵌於壁曰仲軒軒南卽塾門軒面西門面東門外高柳十數株間以桃樓俯其北啓樓之南窗綠影滿牀不見其外柳下多木芙蓉水藻夏月烏犍臥樹側聳然作聲木蘭冢而南山茶一株與牡丹木犀海棠黃梅二老桑歲相若東西各生一小本垂二十年春時能隨老本發花自二月至於四月不歇連書塾右室有廊引而申之帶於山茶南廊端稍闊可坐以向花用蘇長公詩名之曰花深少態簃或曰少態誚詞也余曰非也物之有態者必妖媚妖媚非典也長公又稱其後凋耐寒直以松柏比之矣彭城劉蒙諭菊云或問菊奚先曰先色與香而後態又云安有君子而可以態乎以此證坡詩則少態非誚詞也

半九書塾後記

余嘗半九書塾既成爲文記之乃每歲水溢則地溼余素病脾殊不相得於是甲戌冬冒風雪增其基尺六寸楹桷窗櫺之朽蠹者庚之凡一月畢先是乾隆戊子余始入塾讀書先予以地卑溼計增廣之並構亭於竹中時族人以屋屬居間者來售先予留其券與以值資其瓦木爲修葺用然族人固聚居於屋也不忍令他去亦不索原值而書塾遂亦不復增廣乙巳春先子疾作筮之不吉盡取人所欠券焚毀之而

屋券亦焚。夏四月，先子卒。族人於先子爲父輩，遠賈於外，急歸，持香楮泣拜於先人之靈。余以尊止之，則語以前事不諱。乃先人買屋之事，人知之。券之焚，人不知也。今年族人復賣此屋，人曰：是不可賣。固嘗受某值者，余戚陳君鶴山以語余。余曰：先人所不忍取，我何言乎？於是更賣與他姓。族屋拆而余塾適葺成，相去五十年，亦奇矣！令當日執券拆屋，葺塾築亭於五十年之前，烏知不拆於五十年之後？乃五十年後，能守先業，而勉續先人之志，正先人能留餘地以及今耳。特書此爲後記，以示子孫。嘉慶乙亥春二月。

上河水災記上

嘉慶十一年夏五月，淮水又溢於高堰，下注諸湖，漕隄之壩不啓，於是上河之災四年矣。時余授徒城中，月之二十五日，佃客來喘，不能語言。水已平，書塾之階石而勢不已。余家之屋，自門至後室凡四，已沒其三。道過汪掌庭家，晤沈鳧村。鳧村曰：高郵州有示，明日放車邏壩矣。或曰：壩不易開，下河人數千，臥壩上，雖有司莫敢攖。趨至鈔關外，則水長三寸。昏時，風雨驟至，愁不能臥，坐以達旦。二十六日，甘泉縣陳公演，招余居停，主人飲余，乞問陳公水信，少選，使人回曰：無畏。今日開車邏壩必矣。復至鈔關探之，則水已平。關上之石勢且不定。已而關上人諱云：荷花塘決矣。復探於縣，則衙中之樂方奏也。明日寅刻，陳公探水去縣前，猶諱言決。第曰：放壩焉云爾。六月初一日，歸晤仲弟述水事，且幸且懼。先是二十五日夜，弟臥書塾之榻上，水未上階也。夜三鼓，雨甚，聞諱聲，起蹴於水。時東北風烈，浪高數尺，圍於屋室，搖搖然，急呼舟，舉家登之。越岸三丈，風逼不能近。水中人屍牛屍及屋苦敗棺，壘至礐集，舟行其間，方及岸，風轉從西。

來水頓減尺許至晚減四尺令佃客探之乃知荷花塘及腰鋪共決四五百丈而是日始放車籩昭關等壩而堤之決已莫能救云水既退每港口或圩田中有人屍曹安寺港中最多疊四十人有老人衣黃衣者有婦人帶金釧者有衣重裘者暴日中臭達於路有一田疊十數屍有三人與一牛共繫皆死一赤體老婦人握一小兒手雖腐不放其流屍棲田側者田主恐其累也以竹竿遞推之裹入草中羣魚叢而嘬焉有檣鎖之極固以爲貨也以鐵擊破之則一屍衣冠臥其中濱湖之家水齊於檐結筏屋中男女坐其上漸浮及楣穴其瓦以供首之伸縮如蜂之在房屋傾則人逐於浪或五六屍繫一處或七八屍繫一處蓋一家知其必死而不忍散也皆死於壩未放之先隄既決下河人亦如之皆二十六日事

上河水災記下

六月五日之暮忽傳有大水來六日早則傳公道橋之市不啓門矣已而季弟自城中歸言親見城門包土於蒲將閉城又有自城中來者言故撫軍江家已渡江回徽州是夕秉燭出西門奔西山者通夜不輟也於是瀕湖之人大譁將奔避而問於余余曰徐之時阮大中丞居憂郡城中遣人問其故未返又有自城來者言江上之舟滿矣其未奔者紛紛蓄麥麵煤炭爲居樓計或言親晤縣幕中人言高堰鼓出勢必決戒勿洩於人汪掌庭書來則稱俟二門欲裂其水恐衝入城此城中人所以譁也譁至昏城有酒肆張甲言無驚城門有示水不來矣人心稍定然移箱篋衣包入舟者尙紛紛如織燃炬若晝市中燭賣盡夜三鼓始得阮公書言揚人譁甚皆謂制府有文書飛遞鹽政故也即遣人問之則二十六日之札所言高

堰危急者指二十六日言。又徐州太守稟帖有以身殉水之言亦二十六日事。又遣人於太守署中問之。太守之驚緣鹽政而驚也。水必不東。余以此書榜之通衢。譁乃已。明日入城。城門猶包土。遷者未已。又明日新城門方包土入蒲作塞城狀。鮑氏有家人從高堰來。稱洪湖水減六七尺。初九日。余自城歸里。人問水信者不絕。以鮑之言告之。初十日晚。縣中吏以信來。稱水一丈三尺。至余知其妄矣。先是初五日夜。有盡室渡江者。遇風舟覆於浪。死七人。又有渡江至京口遇盜。盡胠其篋。

朱文正公神道碑後記

余里中吳孝廉重光。乾隆辛卯間。謁選山西太原。繼調陽曲。陽曲故稱繁劇難治。時大興太傅朱文正公。任布政使司。吳善屬文。公不以俗吏待之。時呼至署。論文賦詩。吳爲公搜訪金石古蹟。修晉祠。樹碑石極。謹。一夕急呼吳。吳趨入。公持一券謂吳曰。吾奉命入朝。計行李資需二百金。特立券向君謀之。吳唯唯。不敢受其券。公正色曰。不受券是以賄交我也。吳唯唯受券返。明日以二百金面致公。公欣然。吳奉公之訓。治陽曲頗有聲。旋爲代州。忽一騎自都中來。賚二百金並公手書至。索券去。吳有門人范華春者。亦余里中士也。居吳幕。親見其事。己亥。范歸里。偕余應秋試。渡江坐舟中。譚及此事。出公手書示余。且曰。自公去。吳之治乃日窘矣。越二十年。嘉慶壬戌夏四月初四日。余謁公於西華門之北池門外。車如織。大半皆海內寒士。入門闐然如無人。持刺至左間門塾中。告以求謁意。一闔人起。持刺入。卽出曰。主人坐待客。君自入。遂入左側門行花樹。見公衣緋色舊袍。疑立階上。一童子扶之。拱曰。不可揖。吾足病未愈也。令坐於左。

公遂縱論經學理學，旁及詩文，無一外語。余受教退，公降階送出左側門，至門塾外呼闈者曰：更有何客來？今日偶暇，但延入吾必見也。公命車余唯唯，長揖退，出巷外乃登車歸。嗟乎！如公者，真所爲休休有容者也。歲丁卯夏五月，余病新愈，阮大中丞使來以所撰公神道碑見示，讀數過，穆然於公之爲人。公主鄉會試，余皆以故未與而獲居荅問之列，亦用自幸也。因述所聞見以附於不賢識小之義云。

登州觀海記

乾隆六十年四月初一日，同儀徵江安、甘泉阮鴻遊登州蓬萊閣望海。是行也，出登州城北門，入備倭城南門，約里許，至蓬萊閣。閣在島上，島高十丈，半山有天后宮，宮門內有六石，兩兩相比，高丈許，紫色圓聳，今名曰三台石。由右角門出，北行，上數十級，遂臨海。其左爲避風亭，亭後爲蘇公祠，近改爲官廚。蘇公像，鬚披而塵殊不堪。由右歷二十餘級，登閣上。閣南北兩面空敞，南望萊陽大山，一塔高入雲表，衆巒環拱。州城雄踞其下，萬竈稠疊，北則海在足下，蒼茫無際，遠帆出沒，小如黑豆。是時日色在東，陰霧霏霏，長山島可望見，他島皆隱霧中。閣距海二三十丈，其下有彈石渦，渦中盡小石，圓潤可玩。東坡取以伴蒲草者也。其白者頗可混玉，但離水則不澤耳。島根迺銳錯落，海燕千百，呢喃其間，波紋平秀，不似江河之險道。士云：其浪廣數里，非人目所能盡，故不見其狀。余嘗過泰山，自其麓仰之，高直與岷崕諸山等。蓋由濟南以來，皆泰山之身。至泰安見其卒耳。嗚乎！泰山不見其高，斯爲至高。東海不見其波，斯爲巨波。聖人不見其德，斯爲大德。以波濤洪洞言海者，不知海者也。已而復登北門城樓，是時天光清朗，海波如鑑，長山島

之西見廟島。其東見大竹島、小竹島、紗帽島、蠶磯島。島根有白雲載之。島在半空。天與海接。城上有芻者。問以海市。芻者曰。四五月天微陰。東北風起。則見於島上。或如城如樓。如山林。如村落。如塔。有小市。有大市。變幻不常。無定日。惟居閣畔者可見之一。老卒云。閣上望島有市。島上人望閣亦有市。蓋虛氣也。或以不見海市爲恨。余曰。烏知島上人此時不見閣上有市耶。則我輩身在市中而不覺。何有於他人島上市也。同人皆大笑而返。

壬戌會試記

正月二十二日。駕小舟過湖。至邵伯埭。夜大雨。宿竹巷口。明日。汪年丈舟來。從之。二十七日渡河。二十八日登車。值兩淮鹽漕察院自京來赴任。客寓皆增價數倍。二月初一日至堰頭。遇談階平。初二日過壩頭。有新矼。知州魯君善政也。無向來過渡之難。然每車尙費錢二百。初三日渡陶溝。梁壞。其水中路已掘之使不平。非多與錢不易過也。晚宿陰平。是日余四十生日。汪年丈殺雞煮酒爲一夕歡。同席者李濱石。汪星巖。張又箋。喻階符。初四日雨雪。初十日宿劉智廟。問土人不知智爲何人。按晉書律曆志。武帝時有侍中平原劉智。修改黃初術。漢晉時德州爲平原郡。蓋卽祀侍中也。十一日至景州。州城爲水齧。有圮者漫河。村市沒於水。賣飯於平野廬中。十四日由鄭州城至舞陽縣。水淹沒道路。尙不便於車行。自景州至涿州。一路皆賑粥。提筐者雜聚於市。十七日至蘆溝橋。橋左設茶亭以待會試者。驗批卽放行。遂入彰義門。寓南柳巷鄭柿里舍人寓中。三月初一日。吳玉松太史來。明日往候。太史稱刑部戴金溪精於算學。是時未

試不便識其人。試畢始訪之。初四日與諸同年生公謁座師英煦齋侍郎於史家胡同。師見余甚喜曰。吾知子之字里堂。江南老名士。屈抑久矣。予蹙然。師曰。考試不必趨風氣。主師好尙之不同。往往至於相反。莫如據己之所學而自用之。一聽人之去取。庶不失乎己耳。余質木不善自轉移。每持此論。聞師言益自信。是夜足痺發大痛不能屈信。初八日足稍差。入場坐國字三十五號。遇無錫孫平叔。明晨題紙下首題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場中紛紛以趨風氣爲說。余不知所趨。乃核是題神理以爲文法。出場遇李冠三。索余文甚稱道之。寫一紙去。張開虞見之曰。是可得元。桐城姚孝廉姬傳先生之子。已欲得元。見余文自失。曰。元當讓焦某矣。十六日王伯申來。贈以所著周秦名字解詁。十八日訪戴金溪於鐵廠。十九日李冠三邀與汪星言、徐德三、朱休臣、李濱石飲於龍王堂楸樹下。二十日看花於崇效寺。二十二日鄭舍人邀同劉芙初、汪珊樵、唐竹虛遊釣魚臺。二十九日奴子病不能溲。呻吟之聲殊亂人意。十日乃可。初六日忽有傳余爲會元者。已而販夫販婦皆言之。至初十日早。則公然有報錄者賀者十餘起。皆曰會元。聞之者且亦曰。此固不愧爲會元者。余曰。會元卷至末乃拆。日間何得知。此妄說。趨避於外。然言者固牢不可破。是夜榜發。下第。十二日往南海店雙關廟見英煦齋師。師方下值。見之太息曰。命也。命也。吾所見試文二百餘首。惟子文第一。則王尙旗。吾曾於南齋中向彭芸楣、朱石君兩先生道子文之善。時彭先生亦舉江西一佳篇。榜發皆無之。吾與彭公相對默然。余告以歸期。二十六日偕鄭舍人出都。五月二十日抵家。是役也。凡一百一十六日。昔者歸熙父已未會試。先三日夢報中會元。而文則爲一時所醜詆。余

非夢而夢亦同於熙父然時則甚傳余之文佳尙較幸於熙父也嘉慶七年五月下弦記

學圃記

歲癸亥余侍母家居倦於四方之遊夏四月雨累日驅童剪芍藥之既殘者就其畦種葵及野菊適佃客自城中歸汪晉蕃寄江文叔學圃詩及和詩來其言曰文叔於對山樓之東收拾老屋二楹有地畝許築爲圃植護草玉簪圃之南護以短籬以牽牛絡之名之曰學圃屬君爲文記其事文叔家園亭甲於郡海內無不知有康山草堂者余嘗賦詩飲燕於此久矣文叔抱縕淵逸雖混迹囂塵中而性之所適如白雲在空非野馬浮埃所能襲染其吟詠高妙在孟東野張文昌之間故其座上之客多布衣野淡之士口不道聲華身不諳周旋進退儀節賦詩惟各本其性情不知以名譽相標榜宜其圃以相處也循圃人也今年尤專力於圃足迹罕入城而未嘗語人文叔有事於此不遠數十里以告於余文叔其知余哉且知余之知之也因爲之記

雷塘話雨記

嘉慶乙亥夏五月癸卯阮子仲嘉招余爲雷陂之遊其使者曰舊太守汀州伊公自江右來欲訪子於北湖之濱而不果又不敢速子入郡城訂以月之乙巳會於雷陂之阮公樓里叟曰伊公賢太守也子部民也宜卽趨入城又一人曰不然伊公賢太守也子部民也而不敢速子入城子宜自亢以成太守賢余故懶又足疾樂從後一人言與使者約定以二十一日會於阮公之樓明日夜雨迄旦雨止趨於雷陂有僧

自城中來言太守將至且遣人以余至告太守與仲嘉至太守醇儒也別九年氣益醇語我數年中家居讀書少有所得思出而仕以驗所學言殊藹藹須髮視前時少蒼而精力不倦遂陪謁招勇將軍墓暨湘圃光祿墓光祿素好馬宮保芸臺制軍以石琢一馬立墓道前太守撫石馬讀碑字坐松下良久遂興訪隋煬帝陵先是陵久荒失歲乙丑宮保丁憂居墓廬尋得其處太守正守郡乃修築之太守隸書隋煬帝陵四字勒石字徑尺許立陵前今越十年矣共撫拭憑弔復返於樓仲嘉具酒饌大風雨自西北來時農正望雨開窗觀之太守徐徐道其所學示以所刻雷副憲經筭堂文集遂縱言治平之道曰吾過多何以能寡此出何以益於民幸教我噫嘻太守誠醇儒也雨止仲嘉邀太守遊古木蘭院余不能從先行未十里大雨如箭急趨田家茅屋中則避雨者先有數人在一眇目者睨曰適見君登皇墓墩其前行者何人也皇墓墩者俗稱煬帝陵之名也余曰舊太守伊公也衆大謹曰公又來爲吾郡主矣余告以方入都來不來未可知衆愀然雨止各散去余乃歸

# 雕菰集卷二十一

## 周縣丞傳

公諱大綸，字理夫。其先居山東平度州，五世祖始遷爲直隸天津縣人。乾隆二十年，由貢生捐州同職，改捐鹽課大使，分發福建。丁母憂去官，服除復職，調莆田縣、平海縣丞。公以微職遊歷海疆，垂二十年，廉慎儉貧，逾賤民所衣官服，破敝塵垢。十月猶衣紗葛，上官以爲迂，周之弗受。以貧遣妻子歸，孑然一官，特立不倚。最後調臺灣府彰化縣丞，數年知民頑，憂慮見於色。公狀長八尺餘，豐準、口橫闊、面赤色、虬鬚、志形於口，坦直無顧忌。任滿例引見，辭於縣，縣以衣惡，出所服贈之。公以手揮曰：「蓄此所以飽賊也。」謁於道，道詢問民俗好尚，公曰：「民將不孫，殆欲畔也。」道曰：「吾將往察。」曰：「不可。驛馬船具足以擾民，吏役假官勢科於縣，縣假官至之費科於民，是促之畔矣。」道怒斥不信，假公事滯公於諸羅。未幾，賊匪林爽文果倡衆犯城，遞至諸羅。公憤曰：「吾亦朝廷官，何坐視城陷？乃擢鬚奮入縣署。」縣令適與老幕客對飲酒，公至斥曰：「此何時，尙飲酒耶？」縣令曰：「我文官，無力遏賊，勢死也。」公張目，鬚倒起，睨縣令曰：「賊烏合衆，諸羅民素尚義，城雖孤，以死力守之，未必陷也。國家建官命能守，不命能死，坐致民逆死以塞責，小丈夫也。」終弗聽，恨恨出，趨居民葉友伯家謀，所以禦賊計。是夜，賊已入城，據縣署。有見公者，曰：「爹也！」縛去。敬公賢，不忍殺，而勸受其僞官。公且罵且諭，副賊以掌摑公頰。公撫頰大哭曰：「此顱乃爲賊汗！以首觸柱，額裂血淋漓，賊猶欲

其從也。囚之數日始遇害。

陳德浙江紹興府人。公僕也。諸羅陷。公被囚。德左右之未少離。揮之去。德哭泣不言。賊知公不可屈。令副賊何北海者禮待之。北海恨公罵以刃於乳上。刺德急。抱持以身蔽。賊擊之蹶。公乃遇害。德見公之死也。暗嗚叱咤。奪賊刀奮擊賊。賊又擊之。右臂斷。德大聲呼曰。吾與賊不兩立也。以頭撞賊。賊亂擊。亦支解死。乾隆五十一年冬十二月初八日事也。

葉友伯廣東嘉應州人。商於諸羅。以公廉正素好公。公亦往來其家。賊縛公去。囚縣獄中。繫髮石上。倒懸於床。友伯深知懷橘餅二枚。冒危至囚所。勸公食。既被害。公屍及陳德屍縱橫狼籍於榭。上下莫敢收者。友伯至屍所拜哭。藁葬於地。逮大兵剿賊後。知府楊廷椿覓公屍。友伯示其所掘之皮膚蠶食盡。白骨中惟心具存。赤色炎炎然。公長子琦渡海移公柩。友伯復爲之經理。盡善云。

琦字璞亭。公娶於牛生子四。琦、璋、鼎、瓊。早卒。琦材質穎異。善騎射。精力過人。賊平。福大將軍上公死事狀。欽賜葬祭銀。封爵雲騎尉。子孫廕襲。琦痛父骨未歸葬。以廕官讓弟。渡海至諸羅家故貧。力貧忍瘁踰越險阻。哀毀致疾。五十六年秋。卒於揚州。公遇害時。年五十有一。琦年三十有八。公旣死。義民乃以死守諸羅。不陷於賊。

焦循曰。公死事狀。琦得之於葉生友伯。諸羅人稱之不異辭。琦以語弟鼎。鼎親語余。考公之生平。卽無殉節事。亦古廉吏。豈無所樹立。以死自飾哉。當世疑公大言者。至此多歎服。然陳德之忠。葉生之義。琦之孝。

友余苦其不傳也。

直隸總督樸園楊公別傳

楊敏壯公捷以功賜籍揚州今爲甘泉縣人敏壯生湖北驛鹽道懋紹懋紹生古北口總兵鑄鑄生三子長景震嘉興府知府次景達陝西波羅協副總兵樸園名景素其季子也爲叔父象州知州以牧後幼多疾骨立貌孱弱不揚然負大志不好章句頃後生一瘦一日自割去語人曰多此肉殊礙挂珠且令俯以見人非壯夫也貧不能自給就江右道幕稍積餘資援例捐縣丞乾隆元年投效直隸河工以才爲河道忌嫉將笞之公卽躍馬馳去投河帥憇曰景素功臣後有罪宜殺不可辱且陳河渠利病帥奇之三年補蠡縣丞八年陞交河縣知縣邪教民據斬家菴愚民爲之惑公廉得械其人燔其經典神像以其地爲義學十二年陞磁州知州十四年授天津府知府晉清河道丁本生母憂服闋補福建糧驛道調汀漳龍道漳浦縣奸民蔡榮祖謀叛公親督員役率營卒擒之伏誅二十三年調補臺灣道臺灣東界崇山山內爲生番所居山外平埔定爲界內界外界內漢民墾種界外故爲熟番之地生聚日衆界內之民侵展禁限熟番地日促而漢民地漸近生番旣與熟番構釁生番亦乘間焚殺漢民公案界掘深溝築土牛以爲之限請令熟番薙髮留辮以別於生番永杜假冒先是游民充膺通事社丁設立大通事多爲不法公令社番內通曉漢語者充當通事革退漢人之充社丁者往年修造戰船入山採木工匠置寮廠每一人率小匠百餘名搔擾與生熟兩番爭鬪戕殺公釐治之諸弊悉除二十五年正薦卓異補授汀漳龍道巨盜黃

薦等九人肆毒害民莫敢擒捕公生致之伏誅三十二年陞河南按察司使三十五年授甘肅布政司使調直隸布政司使三十九年山東妖賊王倫以清水邪教煽聚亡命陷陽穀壽張堂邑犯臨清州大學士舒公赫德率勁旅剿之天子念景素將家子必知兵特旨命分守河西遏賊不西逸公立詣制府周公元理請兵時周公屯故城給兵千二百人夜與賊遇公曰賊衆我寡兵新集未可與戰天子命我守河西銳不可失下令熄火跔伏伺其過乃潛渡河屯西岸公度兵寡弱未足以禦馬上望數里外高屋問何地衆曰回人禮拜寺公喜曰可矣大呼曰吾軍中有回人爲將卒者乎有把總自隊中出曰把總回人也公禮接之曰賊衆我寡兵新集恐不足以禦君之黨忠義素著盍爲糾結子弟爲朝廷殺賊亦建功立業事也把總曰諾卽入其禮拜寺得二千人勇氣百倍軍威遂壯穆維者健卒也夜巡浮橋口見岸東昏黑無人聲獨持刃潛過橋見一賊臥礮下斬之夾其礮斷橋索而返以人頭繫刀上樹而呼於營曰吾殺賊矣橋可奪也衆應起立焚浮橋賊趨至斬賊數百人賊不能西逸竄入舊城以至於滅方公之將督師也舉家驚懼老幕客邵姓者素豐其餼至是辭去奴僕一夕散竄十數人惟一幕客二奴從之實所薄者也公臨公請改臨清爲直隸州許之陞兩廣總督擒獲巨盜劉阿起嵩高新尹起明等調浙閩總督入覲過揚州省墓先是伯兄以事謫守北路軍臺仲兄統兵巴里坤公方赴臺灣道任重洋絕塞路隔萬里而年皆六

旬外至是兩兄皆在籍聚於舟中飲酒笑樂追維離別各欷歔泣下相去蓋十餘年耳四十四年調補直隸總督卒於官年六十九加贈太子太保賜祭葬

焦循曰樸園本末余聞之竹廬都尉都尉嘉興太守孫也樸園子炤字鑑亭亦善余有二子先鑑亭卒故樸園遂無後朱生者黃珏橋市人也嘗從樸園樸園巡撫山東時朱偶歸市有賣氈笠叟東阿人朱以其爲樸園部民氣陵之叟撫然曰楊撫軍方面才也妖賊蠭起倘西逸則蔓延不能卽平撫軍守河之功偉矣然治齊以來以驕臨民天子能好人亦能惡人恐不能以功名終君從撫軍遊宜以慎約相勉今居里中尙假威勢嚇旅人耶朱默然汗下思叟之言非常人明日蹤跡之不知所在

阮湘圃先生別傳

循未弱冠時極爲婦翁阮賡堯太學所愛時時呼至其齋閣爲文章芸臺中丞時方應童子試每來鄉亦以文爲會一夕酒酣太學誦中丞文而大呼曰此子必昌吾宗循從容問曰其文誠絕類軼羣乎太學曰固也予卜於其祖父之德其祖昭勇將軍從大帥之征苗也有降苗數千百人帥將戮之將軍以死請得生摶帥怒百苦之而不悔已而將軍沒於官家無儲蓄其父居貧潔身自守嘗至某渡口獲一囊啓之皆白金而有官封文書一角愴然曰此事上關國務下繫人命宜守俟之坐至暮果有一人至將投於水詰之語以失金且泣曰公事甚急失此並累本官不如先死乃徐付以囊不告姓名楚有舊家女寢而鬻於倡得金二百時封公客漢口竭囊中資贖之嫁諸士人是皆先生貧賤時事乾隆乙卯春嘗從先生登佛

峪龍洞先生教以乘馬法，稍稍習之。至險阻則踴躋驚愕。而先生控縱自如。馳巖巔間若飛。又嘗馳馬遊泰山。往來千里不少倦。中丞督學浙中。按部駐紹興。有鄉中故人謁先生於省署。先生接以禮。故人曰：清貧若此乎？先生曰：家本寒也。其人徐出二紙曰：契值千金。爲先生壽可乎？先生艴然白髯翕張。立而斥曰：吾生平恥苟得財。故貧耳。君柰何無故而爲我壽。不恤千金。若曰有乞於吾之子。吾子受朝廷重恩。雖爲清廉官。猶不足報。萬一而以此汙之乎？君以禮來。吾接君敢不以禮。君以賄來。恐今不可出此門闕。其人愕然叩頭謝罪而退。先生諱承信。字湘圃。詳見行狀墓表者。不復書。

李孝臣先生傳

先生諱惇。字成裕。號孝臣。世居高郵。祖兼五。太學生。父佩玉。邑增廣生。皆有篤行。邑中稱曰善人。惇生而穎異。五六歲善屬對。工巧出人意外。同學者以果餌賄之。托其代。輒應無雷同。師知而奇之。九歲入義學。讀經史一目卽記。知州某公歎以爲神童。先生氣質聰穎。而性情純粹。年十三而孤。事母以孝聞。及居母喪。哀毀瘠墨。痛不欲生。伯兄卒。以長子繼之。事孀嫂如母。孝弟之行。出於天性者然也。先世遺田百畝。僅足饘粥。鄰里宗族宜任卹資助者。必竭力行之。不計家之空乏。與朋友交。和易謙退。無爭詰。無嫉妒。故人樂與之親近。而無謗聲。爲諸生時。學既成六經之外。尤不憚探頤索隱。故通天文、術算、象數之學。每歲科試。學使者輒置高等。於是博洽之名。傳於同學。丁酉拔貢。歲學使者謝公墉。注意於惇。時亦以高郵無過惇者。賈君稻孫先生友也。試前一日。卒於泰州之旅舍。賈故貧。先生爲之經營殯事。遂不復與選拔。南昌

彭尙書元瑞時督學兩浙聞其事以先生古人聘諸幕中且使課其子己亥鄉試中式庚子成進士爲暨陽書院院長以經學教諸生徒從者甚衆其高弟章世繩王蘇皆以先生學取高科名於世乾隆四十九年八月卒年五十有一所著書有卜筮論尚書古文說金縢大誥康誥三篇論毛詩三條辨大功章爛簡文明堂考辨攷工車制考歷代官制考左傳通釋杜氏長麻補史記說文引書字異考渾天圖說羣經識小讀史碎金詩集文集共若干卷子四培青出嗣伯兄次培紫次培碧三人皆庠生次培黃孫一之華後學焦循曰吾郡自漢以來鮮以治經顯者國朝康熙雍正間泰州陳厚耀泗源天文麻算奪席宣城寶應王懋竑予中以經學醇儒爲天下重於是詞章浮縟之風漸化於實乾隆六十年間古學日起高郵王黃門念孫賈文學稍孫李進士惇實倡其始寶應劉教諭台拱江都汪明經中興化任御史大椿顧進士九苞起而應之相繼而起者未有已也循訪先生遺書於沈文學鈁鈁訪諸培紫培紫以先生詩集及行述示循循次其梗概著於篇而附記吾郡治經之盛云

顧小謝傳

小謝名鳳毛字超宗小謝別字也揚州興化縣人父九苞以通經名儒中乾隆辛丑科進士卒於天津超宗幼聰俊穎褓中祖母任口授唐詩率能成誦十一歲能解說經書嘗作天文地里禮樂國璽諸論和鮑參軍行路難詩時人奇之十八應童子試解毛詩吁嗟乎騶虞反復數千言補弟子員二十丁父艱時家貧乏兼連歲荒歉養祖母母盡力謀食不恤勞瘁然性傲直非所悅見則瞑目俯首諾諾然聞論說有大

謬者起拂袖笑曰嚇坐是忌者不一人超宗固自若也甲辰南巡召試欽賜二等乙巳丁祖母艱同郡鄭君兆廷之講毛詩於家塾超宗以館穀稍可救貧潛坐不出披索經史每夜寤默誦日所讀書或不記憶必起然燭熟之乃已不好世俗名凡倡和酬答拒之不應有所得不示人然問之者隨舉一事一物皆能溯其原流及其說之異同歷歷辨之無遺漏當是時經學之盛莫過江南鉤深索隱各自樹立超宗於箋注義疏不爲異同惟以強記博覽堅守先儒之學然間有論斷未嘗不精核簡要厭服衆心先是己亥五月今相國諸城劉公督學科試余與超宗同入學已而同食餼乃時與之親明年余與超宗皆丁大故超宗時來湖中居半九書塾中抵足夜語里有與余不相能者各負氣相角超宗切責余曰柰何外用其神若此倘先下之彼出不意怨卽解胸有此累何以爲學值怨家壽日超宗趨余往拜祝超宗蓋不徒益余學問而規正處己接物之道如此不愧直諒多聞也丁未同在郡城時時相過或同牀寢嘗月夜煮菱角烹茗譚論至三鼓明年戊申夏月超宗病瘡超宗素讀古醫書頗泥其法自用藥療治及冬十一月遊吳中歸忽變哮喘遂歿於郡城王君思雷家年二十有七時甫中副車傳聞闈中已前列第四人以對策詆王肅及僞孔安國書傳而抑之亦命也夫自病至死十餘日始則醫藥之繁繼則棺衾哭泣之凶王君不以爲忌且多方謀之君子以爲長者王君也學音韻律呂於嘉定錢教授塘撰有楚辭韻考入聲韻考毛詩韻考皆得錢君之指又撰毛詩集解童子求兩考三代田制考均未成嗚乎超宗將渡江過余據被夜譚謂余曰吾得一訓導官可供母則閉戶著書矣然素羸必不壽吾死賴予以傳時無病距死時二

十日也。

亡友汪晉蕃傳

汪晉蕃名光爔。號芝泉。以儀徵籍入學。補廩膳生。居江都。其先世歛人。父棟仕爲刑部郎。政事文章。卓然不朽。世所稱對琴先生也。晉蕃爲刑部長子。與弟掌廷同以文學名。刑部晚年家居。與老友數人。怡情詩酒。兩君各以藝從。每春月。探棲靈古梅。流連其下。望者慕之。晉蕃天性誠篤。與人言不及俗事。學術文藝。則娓娓不倦。少處豐儉而好禮。長處困乏。不以升斗爲憂。言笑之際。不諳忌諱。而未嘗侮人。不矯情立崖岸。而取予不苟。經學深於尙書字櫛句解。無滯義。兼習毛詩禮記。通其大旨。尤好易。彙集漢魏諸家考而釋之。謂乾鑿度言。乾貞子左行。坤貞未右行。歲終次從於屯蒙。屯爲陽貞。於丑左行。蒙爲陰貞。於寅右行。歲終則從其次卦。鄭氏以屯蒙需訟明之。然則以次者指序卦之次。始乾坤。次屯蒙。次需訟。以兩卦主一歲。故云三十二歲期而周六十四卦。與卦氣值日迥殊。漢上不以需訟爲次。而用謙睽升臨。非鄭氏義也。又難云。陽卦左行。陰卦右行。惟泰從正月左行至六月。否從七月左行至十二月。泰否獨相隨左行。明諸卦不然。而惠氏作爻辰圖。乾坤諸卦皆左行。與鄭氏不已異乎。其好學深思。不逐口耳附和如此。蘇李建安。而後名家之詩。多能成誦。每有吟詠。典雅端凝。不涉浮薄。熟文選理。不苟作。督學使侍郎胡公月。課揚郡。取晉蕃卷。通屬第一。而疑其僞。按部時局試詩古文辭。慨然歎曰。苦心孤詣。深得選體。非貌似者矣。又以秋興賦見賞於轉運曾公。於是學者稍稍知晉蕃能駢體文。舊有肺疾。寒則舉發。去年爲甚。掌廷竭力。

醫治之。今春夏間少愈。秋八月應省試歸。病復作。遂卒。時爲嘉慶丁卯年四十有三。病中尙手批大戴禮記文選。不置云。

焦循曰。乾隆丁未戊申間。余館於壽氏。與汪氏兄弟交。時興化二顧超宗、仲嘉。亦讀書郡城中。往來譚藝。契若金石。汪容甫曰。晉蕃長者也。可與論文。余嘗冬夜與晉蕃飲。容甫齋閣快論至三鼓。雪深二尺。許容甫酣臥榻上。睨曰。他人不易有也。不二十年。超宗、容甫、晉蕃先後沒世。回思若旦夕事。悲哉。晉蕃既沒。檢篋中得其手纂易稿二帙。以遺其孤復基、延塏。又有與余論爻辰一書。略舉其概於篇。

石埭儒學教諭汪君孝嬰別傳

吾友汪君孝嬰。嘉慶丁卯。以優貢生赴朝考京師。戊辰入國史館纂修天文時憲志。既成。天子嘉其通曉數學。授教諭。選石埭儒學教諭。癸酉冬十一月卒於官。明年甲戌冬十二月。其弟子績溪縣舉人胡君培。輦移書於循曰。國史館修儒林傳館內諸公徵先師事蹟。竊思先師六經子史。罔不通貫。而天文算術。是其專門。非得精通九數者不能道。且先師所學。與自來各家異同出入。未易悉其途徑。伏唯先生於數學著有成書。先師寓揚時。惟與先生往來商榷。倘不吝惠施。俯從所請。爲撰別傳一篇。將先師心得。詳悉揭出。以便上之史館。感且不朽。嗚乎。孝嬰信沒矣。自丁卯與孝嬰別去。秋省試後。孝嬰與舍弟同舟至揚。信宿遽去。循村居以足疾未獲一晤。近者傳聞其沒。猶未敢信。得胡君書。而孝嬰信沒矣。孝嬰少余五歲。自訂交於秦淮廄舍。至今二十餘年。雖遠隔數千里。有所得必郵寄。相與論訂。歲內寅余館城中。與孝嬰館

相去數武。尤朝夕聚。然孝嬰之學深妙入微。恐不足以盡其蘊。姑述所知。質之胡君。惟大人先生採摘焉。  
孝嬰姓汪氏。諱萊。號衡齋。徽州歙縣人也。徽州之學。自江文學永倡其先。戴庶常震。金殿撰榜程孝廉方正。瑤田。踵而興焉。江氏精西人法。戴氏飾以古九章割圓。故天文術算。與宣城梅氏相伯仲。東吳錢少詹事大昕。教授塘。遙相應和。然孝嬰生於歙。其學實自得。不由師授。弱冠後。讀書於吳葑門外。數年苦心冥索。盡得中西之祕。亦未嘗與吳中師友相接。天資敏絕。性能攻堅。極繁躋幽。祕他人翻覆再三。未能理其緒。而孝嬰目一二過。默識靜會。已洞悉其本原。而貫達其條目。是非間隙。毫髮莫遁。人所言不復言。所言皆人所未言。與人所不能言。故其著述無多卷。而簡奧似周秦古書。八綫之制。終於三分取一。用益實歸除法求之。孝嬰以一表之真數。僅得十之二。因悟得五分之一通弦。與五分之三通弦。交錯爲三角形。比例立法。以取五分之一之通弦。而弦切之數益密。梅氏環中黍尺。有以量代算之術。惟求倚平儀外周之兩角。而縮於內半周之角。未詳。孝嬰以爲易。更立新法。量取不倚外周之角度。而三角之量法乃全。堆垛有求平三角立三角尖堆積法。不及三乘方以上。孝嬰推而補之。自三乘四乘以上之尖堆。皆可由根知積。因及諸物遞兼之法。以補古九章所未備。凡此引伸觸類。無不探幽索隱。條疏層解。所尤獨得者。爲糾正梅文穆公句股知積之術。及指識天元一正負開方之可知不可知。文穆赤水遺珍。稱有句股積及股弦和較。求句股向無其法。苦思力索。立法四條。其門生丁維烈又造減從翻積開三乘方法。文穆許之。孝嬰曰。句股形等積等弦和帶從立方形等積等高闊和。皆有兩形互易。如句二十股二十一弦二十九句。

弦和四十九句股積二百一十句十二股三十五弦三十七句弦和亦四十九句股積亦二百一十。若問者暗執一形則對者交盲兩數梅丁諸公法成而不可用遂創立有兩積相等兩句弦和相等求兩句股形之法其法四倍句股積自乘句股和除之爲帶從長立方積以句弦和爲從開得數爲兩句弦較之中率自乘爲帶從平方積又以中率與句弦和相減爲長闊和求得長闊兩根爲兩句弦較用句弦較與句股和求得兩句股形各數蓋悟得兩句弦較及兩句弦較減一句弦和之餘必爲連比例之三率兩句弦較必爲首末二率兩較減一和之餘必爲中率句弦和必爲三率併故求得首末兩率卽得兩句弦較之數又悟得同積之邊彼此可互三次之乘先後可通故四倍句股積自乘卽兩形之倍句相乘爲底兩形之股相乘爲高又以股自乘同於句弦和乘句弦較則以句弦和除股自乘原可得句弦較今之兩倍句不同數相乘之兩股亦不同數則句弦和乘之不得句弦較而得兩句弦較之中率蓋句弦和旣爲三率併則此一句弦較爲首率者用減此一句弦和所餘倍句卽中末二率彼一句弦較爲末率者用減彼一句弦和所餘倍句卽首中二率故兩倍句相乘卽猶以中末乘首中而兩倍句相乘爲底兩股相乘爲高者化爲中率再乘爲立方三率併爲帶從故以句弦和爲從開立方卽得中率又以中率自乘與首末二率相乘等故以中率自乘爲平方積以首末二率爲長闊和得長闊卽得首末得首末卽得兩句弦較之數是術也窮消息之原鑿旁通之徑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者矣元李治傳洞淵九容之術撰測圓海鏡益古演段以明天元一如積相消其究必用正負開方互詳於宋秦九韶數學九章本朝梅文穆公雖指

天元一爲西人借根所由來而正負開方則未有闡明者元和李銳尙之特爲讎校謂少廣一章得此始貫於一好古之士翕然相從孝嬰獨推其有可知有不可知如測圓海鏡邊股第五問圓城求徑二百四十步與五百七十六步共數而李仁卿專以二百四十爲荅數學九章田域第二題尖田求積二百四十步與八百四十步共數而秦道古以八百四十爲荅乃自二乘方以下縷析推之得九十五條凡幾根數爲帶從長闊較則可知爲帶從長闊和則不可知又推得幾真數少幾根數又多幾平方與一立方積等多少糅雜和較莫定立法以審之以幾平方數用幾立方數除之得數乘幾根數以較幾真數若少於真數則以幾平方爲高闊較是爲可知若多於真數則或幾平方數爲通分法三母總數幾真數爲三母維乘之共數幾根數爲通分之共子如二如六如十二設真數一百四十四少二百零八根積多二十平方積與一立方積相等則三數皆同是爲不可知也孝嬰於六經務在熟習本文博通注疏原始要終以一知半解爲陋儀禮士虞禮記虞沐浴不櫛注云今文曰沐浴歷來校者不言其所謂或以今文曰沐浴則古文不曰沐浴今本作沐浴宜有譌孝嬰曰否注謂古文作沐浴不櫛今文作沐浴無不櫛二字所異在不櫛之有無不在沐浴之增減也史記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是爲甲寅漢書述三統推太初元年歲名丙子說者不能決孝嬰曰三統劉歆所作王莽以火德消盡土德當代太初元年甲寅數至建國元年則爲丙午莽急欲卽真萬不能待戊己之年故更元年爲己巳則冠土於火之上遂改太初甲寅爲丙子又僞爲超次之法遠托諸十四萬三千二百三十九年之前以爲太極上元起於丙子超若干法至

建國元年恰爲己巳此與卽位之日用戊辰令天下以戊子代甲子意同。歆以之欺莽莽以之欺天下。凡說經史不苟同於人類此熟於許氏說文工篆餘事亦爲詩歌性淵穆和易與人接無崖岸。有以所著撰相質必首尾研究再三否者直乙之是者爲之疏通證明程氏瑤田撰磬折古義以明一矩有半之句倨謂設縣於股在鼓上稍右股橫於上所以壓之使正泥成說者或疑之孝嬰核以重心比例之法而磬鼓直縣之制以定或得舊井闢石有字磨滅衆傳會爲蜀延熙時物孝嬰細審力闢其誣或勸其周旋世故終幡強不少假借其官石埭也公事依例獨行不爲利疚威惕故食貧茹苦無異諸生時嘗雨中步遊黃山作遊記一卷石埭東南郭柳家梁有媼剏田得銅器二辭相附有古篆文孝嬰量得大者口徑今尺八寸十分寸之九邊侈一寸十分寸之一腹寬底殺容積寸二百三十六辨其當下篆爲蜀郡成都楊旦造傳子孫十字小者容積一百一十寸形與大者同辨其當下篆爲陵陽子明受王孫釜作礮用沸十二字劉向列仙傳紀子明上黃山采五石脂沸水而服此其沸石之器旦爲楊王孫名可補班氏漢書急分俸錢購得之日手摩挲以爲娛樂而飯中生塵不計也春秋四十有六所著衡齋算學七卷行於世論曰今世精九數之學者惟孝嬰及李尚之銳尚之善言古人所未言而引伸得其間尚之精實如詩之有少陵也孝嬰超異如詩之有太白也秦李之學爲郭太史授時草開其先有明三百年莫有能知者唐順之顧應祥自謂知算而於測圓海鏡授時術不知立天元爲何事竟刪細草去之本朝重實學盡收兩家之書於四庫全書中而天下好學深思之士乃得從而彰顯焉正負開

方發明於尙之俾古學微而復著而可知不可知則自孝嬰啓其端尙之亦深歎爲窮幽極微爲算氏之最撰開方三例以證明之所云一荅即可知者也所云不止一荅即不可知者也所爲三例以隅實同名者不可知隅實異名而從廉正負不雜者可知隅實異名而從廉正負相雜其從翻而與隅同名者可知否則不可知隅實異名即帶從之長闊較也隅實同名即帶從之長闊和也尙之以隅實同名異名明一荅與不止一荅孝嬰以長闊和較明可知與不可知其義一也至孝嬰謂幾真數少幾根積多幾平方與一立方等即尙之所謂實負從正廉負隅正爲隅實異名而正負相雜者以商數乘隅與廉相減隅數多於廉則減去廉之負而存隅之正隅從兩正當一實負仍從爲隅實之較隅數少於廉則減去隅之正而存廉之負廉實兩負當一從正仍從爲隅實之和以立方除平方猶以隅廉相減以根數乘減餘而少於真數則真數爲和即從爲較矣以根數乘減餘而多於真數則真數爲較即從爲和矣尙之言多少在廉隅孝嬰言多少在從實隅多於廉斯從少於實故尙之以多爲一荅孝嬰以少爲可知廉多於隅斯實少於從故尙之以少爲不止一荅孝嬰以多爲不可知尙之究乎既商之後孝嬰審於未商之先言若殊趨義實互證親此者或斥彼邇彼者或詆此故相傳其齷齪焉然而絕學之顯端由兩君實關乎盛朝文治之盛謹備述之而他從略云

葉霜林傳

葉霜林本名永福字英多甘泉文學生繼而悔入學爲多事乃易名曰英號霜林故所遺人書札及題名

皆曰葉英云癸卯夏余於劉君昆珊家始識之聞其譚江南山水不倦語淫及詩是時余心識其人而未嘗與之深交越五年丁未冬江子屏與霜林至霜林前匍匐再拜不起余驚不敢答繼而從容言曰吾有子欲從君遊此所以乞也明日其子至余授以學自此歷十餘月不見己酉春金餘山家兩僕來掖余行余錯愕問不荅至則霜林拱立待已久恭敬再拜正色言曰吾生平有薄技每一作神與氣並竭半月始復先生竭神氣教吾子吾當竭神氣以報德餘山知吾意故羅先生至耳乃凝神說靖康南渡事聲淚交下座客無人色有勞之者霜林哂曰英爲先生勞非爲君勞何勞爲又二年不見辛亥冬曳破屨索一袖至余館中謂余曰英素好歐陽舍人書得舊拓碑半紙摹二十年然不喜爲人書爲人書亦不作正書今以一年之力求得紙又瞑目坐十日然後作正書所以報先生也再拜而去不擇交不濫交氣投合可日日見否則雖要之不見亦不知其處所與僧石莊交嘗起臥於桃花菴中然倏去倏來無蹤跡或同席譚笑忽不辭去或數日不見而草樹間有霜林誦詩聲有餘錢可一日醉盡乏時嘗餓臥數日時於友人索錢時或周之忍餓不受也病痏歟依棲女家丁巳秋八月卒年六十五葬其先世葉侍郎墳北三里

焦循曰稱霜林者多舉其技然以技傳者大抵供游說奔走已耳壬子秋試霜林數約余遊莫愁湖僧寺閣上時寺閣荒寂有僧二一老病一愚駛霜林率臥閣上數日不去甲寅後閣新葺遊人盛多余復約霜林往霜林笑不荅余無以彊霜林行也

陳達夫傳

余族祖績園先生少與李敏達公子星垣交。公子以武職官江南。嘗往來其署中。門下多奇人。遂識陳翁達夫。達夫故泰興舊族。美須髯。貌偉岸。聲如洪鐘。善導引。工技擊。以拳勇槍法聞於太乙壬遁九宮風角。無不精驗。晚年家揚州。先子因績園先生亦與達夫交。時先子年四十。未有子。達夫爲推之曰。勿憂。郎君不馬駝來。且羊負來矣。癸未二月。余生。先子神其言。未彌月。即以余生日幹枝乞爲推修短貴賤。達夫遲之又久。以一紙遺朱墨識別。當時迂闊其言。以爲非瑤珠家體。置之神櫃中。余稍長。意氣銳發。自期既不細。亦不知以機變僥張逆人。以爲其說不經。頗厭置之。別求精此術者。不下十數輩。歷三十許年。余已五十矣。既病臥里中。每夜坐思達夫之言。始覺其無不驗。而向者神櫃中之紙。已付諸鼠蟲。莫可蹤跡。乃憶其說。述之如左。余幹癸乙辛壬枝未卯卯辰壬癸辛爲三奇。辛加卯爲魁星。宜以文章得科第。然日金也。四辰馬也。兄弟皆馬也。一夫執策五蹄決奔讐矣。神智上升。印綬下伏。害繫於福。譽胎於毒。且夫壬癸者。木之母也。辰未者。印而財也。祿我之鄉。反以贏我。我生之家。朋以睽我。鬼在黃泉。身以鑄焉。巧賚於天。權出於墓。將官愈張。而害愈起。其鬱鬱於生。而斤斤於死乎。焦子曰。達夫以李青蓮、蘇玉局相比擬。余不敢當也。然謂我生者累我。誠不爽矣。屈指數之。蓋數十事。每思達夫之言。則我生之初。有與性俱來者矣。又何卻焉。達夫謂庚午辛未間。當得好官。然衡古人知命之學。自癸亥至今九年。閉戶不出。著書成一家言。庶幾鬱鬱者可以已乎。江都方七善相人。謂余四十五當死。不死必得官。余丁卯三月死。七日復活。是年適四十五。方七從黃君春谷官粵西。歿於恭城縣署中。

汪節母吳太恭人家傳

嘉慶二十三年歲次戊寅冬十月初七日汪節母吳太恭人年七十以壽終母之子光烜哀慟盡禮謂循素親邇悉母之行屬爲靈表循卑且陋未敢爲尊者誄而又不能自默顧母之大節光烜已上之有司大吏請旌於朝恩許建坊崇祀節孝祠其本末載諸公牘暨郡縣志書可徵信於後世江都縣學教諭范公鑑舉節母之略云節婦吳氏生於乾隆十四年八月十九日於乾隆三十八年十月適候選知府汪集爲繼妻年二十五歲於乾隆四十三年八月初四日夫歿年三十歲至嘉慶十年守節二十七年見年五十七歲事在乙丑迄今又十有三年凡守節四十年云吳爲歙縣豐溪望族自明代遷揚州世以儒顯母之祖父枚康熙庚子舉人觀政兵部職方司候補主事父文鑒爲名諸生讀書至老不衰母幼秉家教知大義母之曾祖姑吳太夫人以苦節傳母旣孀每夕焚香拜誓願弗替先人志節蜀岡有五烈祠祀邑中婦人以節烈傳者母奉祀四十年未輟先是族中尊輩以母之年少初治家諛之戒門者勿傳及入內見規矩嚴密悚然敬且悅母終身勤鍼黹未冬卽理絮衣族戚中乏者手縫紉遺之必整且潔此里閭所共傳者循之聞也歲戊戌慎菴公卒母于歸方五年未有子惟側室鄭生一女哀毀中有呻之者言嗣子宜早定時光烜方十歲讀書塾中光烜刑部對琴先生次子也母出不意詣刑部宅入塾抱之輿中衆方嘗皆議不已母攜十歲兒正色凝立曰未亡人依故夫遺命後此兒句昭穆次敍相當句他勿與矣衆不能競刑部亦不及辭遂定嗣而覬覦者謀憾之以官復構訟母坦然詣縣廷官不能屈凡歷四年乃已丁未余

交汪子晉蕃，因及其弟光烜。時光烜侍母居左衛街老宅，循往候，一羸奴候門，一矮奴侍客，供茶茗，皆樸拙，俛首低語中，門外無婢媼之迹耳。不聞笑語聲，門庭閑然，座上客大都譚薪賦詩，有裨言行，絕無小慧便佞，俳諧博奕，循以謫僕。母時命留飲食之，因得登堂拜謁。母面厚重豐頤，莊靜嚴穆，言論從容，洵乎大家之風。時光烜已成立，母以家事委之。刑部年七十許，晉蕃奉養無少缺。母謂光烜雖出爲己後，其本生父若兄宜盡孝友時，迎刑部於己宅，敬禮備臻，以舒光烜之情。數召晉蕃，令誦說史事於側，俾其兄弟相近。已而刑部卒，晉蕃夫婦亦卒。所遺子女，母攜至家，飲食教誨之，衣襦襪屨，皆親爲之治。母六十後，悠游自適，如無能者。家有小園，花時率衆女孫環坐滿前，顧以爲樂。人見其和，不見其肅；人見其虛靜而恬漠，不見其智。循與光烜交三十年，所親見能歷歷言之。謹述以遺當時大人先生爲節母撰志銘者。



# 雕菰集卷二十二

## 孝女王淑春墓碑

孝女父儀徵諸生名法夔老而貧肄業安定書院中月僅得一金不足以贍衣食雖有子不能養也孝女痛之誓不嫁以鍼黹得錢供父餧粥已則時時忍飢冬月手凍龜血出身寒戰工作不輟父賴以不餓死某年月日法夔病歿孝女以頭觸壁額裂得盡孝死嗚呼余與法夔同書院者十年法夔年七十餘目昏眊每見其刻苦爲文漏三下猶以卷就燈下作字今乃知其戀戀於每月之一金者誠憐若女之心力之竭也然終以老黜去自是孝女之境益窘而所以供之益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如淑春者可謂能竭其力矣孝之純矣江都明經袁君世勳集同人爲之殯葬於法夔墓側請旌於朝昔李文公作高愍女碑曰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辛酉四月余往武林與韓君衛勳同舟韓屬余爲文表其墓已而忘之冬十月復往浙復與韓君同舟韓君讓余曰令孝女之事不彰者子之咎也余蹙然因爲之述

## 鄭孝子墓志銘

孝子姓鄭氏名禧字錫五繼伯父達爲子本生父爲上居鎮江伯父居江都孝子五歲渡江育於伯父所至性所流宗族稱孝數年父病中死法孝子年甫十餘憂慮面墨色侍疾不寐髡髮晝亂斗室夜號草木之滋百計思效旣遭喪哭踊哀戚過於常人以哀毀致病病八年而卒年二十有二卒於乾隆四十年五

月之三日葬甘泉之西境造石街之陽娶俞氏生子宗偉以其先人軼事告於循乞志厥墓乃周訪於其宗人宗人曰孝子性和平節儉恭讓好讀唐宋人書效董宗伯書法畢肖旣病恐戚其生父母心呼之忍疾而侍也或曰孝子之侍疾嘗割肉以進此所以病焉嗚呼世俗之孝吾不爲孝子重惟其螺蠃負之恩同毛裏齒才卯角大節克成非其天性之純全曷克臻是是可傳矣銘曰

繼嗣之立爭奪之林惟合以利孰誠其心鄭君秩秩猶其德音孝于惟孝著江北南勒之貞珉以爲世欽

喬先生墓志銘

先生名椿齡字樗友甘泉縣人沈酣六蓺之精涉獵百家之蹟故其操筆爲文厚而不愚樸而不陋論文非漢魏不出諸口作文非漢魏不安於心然而所遇止博士弟子員高等屢試餼廩未食命之窮也可勝感乎篤於友朋不效酒食標榜之習過則相規直言無隱故人樂與之遊而復憚其口雖有放逸不羈之士見之無不自斂抑年五十不昏娶不事生人產性情高潔自好世或以怪誕目之儀徵阮元嘗從之遊既貴先生未嘗通一問及視學山東延先生佐文事乃以乾隆癸丑十月往明年三月卒於青州弟某某迎柩歸於某月某日葬於某地禮也循識先生十年時獲聞先生之論將往齊與語於泰州旅舍自此遂不能見越一年循至青州先生臥榻尙存具雞酒黍飯向榻而祭乙卯二月晦夜三鼓也五月自山左歸尙未有志先生墓者因爲之志銘曰瞻彼齊城驅馬宵征月孤山冷想見先生

李嵩泉墓志銘

甘泉李濱石鍾泗之兄鍾源字嵩泉余未識其弟先識君君事母孝愛其弟而能教之不倦每弟會文友家家無僮僕君輒自持燈或雨具立其家門外待弟出與歸雖寒夜嘗露立雨雪中弟屢泣辭之終不改自不娶爲弟聘婦竭力營一室將遷居而歿是可痛也先是余過其門必以餅餌延余食自不食而勑於旁曰吾弟年少學淺望勿以爲市交也甲寅余與濱石同舟試於省送余坐舟中良久復諄以弟相屬語次嗚咽余訝之八月二十日與濱石歸君已病篤臥帳中問之尙與余言是夜周姓醫投以石膏明晨遂死年止三十君素赤貧以星命爲業每判吉凶趨避無不驗日得錢可三百足養母以及弟餘且以濟乞人或張路燈余每叩其學則笑不語強之則曰嗣口耳何可言後見其篋中書第坊間俗刻五星節氣差謬甚多然而世之講西法分秒不戾者未如其術之驗也是亦天之所以助善人與然而夭其年者何也是年某月某日君之弟鍾泗葬君於城西某原禮也君歿余有詩哀之卽用以爲銘

儀徵縣學生鄭君暨節婦吳孺人墓志銘

嘉慶十一年月日內閣中書鄭兆珏葬其考容千府君暨母節母吳孺人於金陵琵琶街之原禮也府君諱涵先世居歙繼遷於金陵再遷於揚州祖爲翰贈中議大夫父鑑元誥封中憲大夫君幼好學能文章劉石菴先生督學江蘇取爲儀徵縣學生春秋三十卒於乾隆丙戌秋八月厝於城西仙人掌之側越三十年嘉慶乙丑冬十月吳孺人卒又一年始合葬君之卒也四方知名之士作詩歌以哀之奴隸臧獲及鄰里市巷之人多謂君不宜歿迄今猶然是時君長子兆玉甫三歲次子兆珏猶在娠吳孺人年二十六

耳。孺人善事翁姑，姑有痼疾，調護尤謹。撫兩子皆成立，凡守節四十年。乾隆乙卯，舉於有司，建坊於門，循與兆玉、兆珏交二十年。君已前歿，未獲瞻仰顏色。時時拜見吳孺人，言論風格，肅然見家法。又嘗誦君之遺文，而惜君之才，則信乎其不宜歿也。孫四人：烜、炤、忻、兆玉；出熙、兆珏；出銘曰：

人惜君歿，吾謂君存。君於何存？存於人言。如熯思潤，如冬思暄。有斐君子，人不可諉。穆穆節母，維邦之媛。美哉同穴！夫貴妻尊。

甘泉優貢牛鍾君墓志銘

君卒之明年夏四月，君之子負二囊來，皆君著述草藁，乞循爲理之。明日啓囊，得十三種。曰春秋考異論，三傳也。曰說書解尙書也。曰區別錄，考訂毛詩之草木蟲魚也。曰論語考古，發魯論之疑滯也。曰祭法解，核古祀典也。曰周官識小，經緯諸職而類釋之也。曰讀選雜述，補文選注之不及也。曰興藝塾問答，與子弟門人輩講說之所錄也。曰漢儒考表，兩漢經師也。曰興藝塾筆記，曰考古錄雜論，經籍之所叢也。曰覺菴日記，甲寅乙卯間記日所行之事也。曰筠心館集，詩古文詞也。日記首尾完善，錄雖璵屑，間及哀傷，而夷曠之風，露於楮表，誦而味之，可以消市心焉。文止數篇，詩則備矣。其餘零星斷爛，卷帙未完，窮三日力，刺其精華，爲君寫之，統得四卷，名之曰蔽厓考古錄。蔽厓者，君別字也。君諱懷，字保岐，鍾氏，世爲揚州甘泉縣人。先世業賈，至君而貧。君樂道知命，不以貧賤自損其性情。雖齶粥不繼，不廢獻歌，好著書而不與世爭名。故世罕知者，以爲列身橫舍，則科舉之文分所宜習。於是有一函時文之選，然未嘗汲汲於科名。

也未弱冠補甘泉縣學生應省試十三次屢經困躉君惟自訟不知怨尤嘉慶甲子諸城侍郎劉公督學江蘇重君之爲人歎君之學舉君爲優貢生君慨然有知己之感然自謂譽咎殊多不稱此日家庭敍說言屢及之居恆禮法自守訂祀先之儀率其子弟必敬必誠與朋友交必以信謀事必忠往來酬接之度不瀆不慢性素和易而人亦莫能狎也春秋四十有五卒於舉優貢生之明年七月十七日娶同邑李氏舉一子墓嘉墓嘉葬君有日矣循與君交善因爲君銘銘曰

柳青青兮識君之門春融融兮想君之魂立言不朽兮卽身之存魂無不之兮藏身於西山之原

代阮宮保撰王善香觀察墓志銘

維大清嘉慶十六年冬十二月壬戌河南分守河北彰懷衛兵備道王君以王事勞瘁卒於陽武城之邸十七年夏六月戊申其孤以喪歸十八年春三月壬午葬于松江府婁縣四十三保二區八圖絲字圩新阡禮也君諱如金字式二號善香其先爲汴人宋南渡後世爲華亭人明萬歷朝君七世祖陞以丙辰進士仕爲太僕寺卿生鋗鋗生三子長曰日藻戶部尙書次曰渭候選兵馬司正指揮爲君高祖楨康熙辛未進士選庶吉士爲君曾祖祖晉河南衛輝府知府爲君祖興堯山東兗沂曹濟道爲君父君始以通判來浙江署玉環同知捕盜有功以同知用移河南借補儀睢通判署開封府值吉林索倫兵進勦楚賊君總理軍需局奉委以察哈爾馬八千匹送軍營君以口馬至緩先以它馬資用大吏以爲能奏入賜花翎題補蘭儀同知會河決歸德睢州君日籌工料夜親堵築露處風雪中寒襲左目絰疊功旣成遵川楚例

加捐知府題補衛輝引見上顧君目詢得致疾狀領之未幾進山西河東道歷山東兗沂曹濟道河帥李公謂不足以盡君才奏請調河北遂終于位君之才著於河防軍需而惠愛之及於民也最顯于晉歲甲子晉大饑君方涖河東道撫恤之民得以存活先是晉產鹽于古鹽池既汰商均課地丁趨利者多私販而課病君籌之以爲非復商不可議先疏濬姚暹渠以培鹽井之源然後復官以治招商以理巡撫伯公麟用其議入告奏可秦晉之民以河南北兩岸灘地訐訟吏不能下君曰秦晉之爭以水無常耳水在秦則晉利水在晉則秦利利不利視水南北而科不以利增不以不利減故互爭然水無常而地自在宜合兩地各分其半而丈其可耕者使官不征無利之科民不私無科之利于是數十年之爭一朝而決秦糴于晉民不肯集衆阻之以爲晉粟不足以贍晉何及于秦君諭以糴不可遏乃召富室出資乘鹽車赴洛以穀返糴之價如糴之價蓋以晉穀糴秦而補以洛穀秦獲其糴而晉價不增君之以兗沂曹濟道移河北也當伏秋盛漲在曹已防護無虛日至是考城舊南隄決君設筏拯民于危而食以食其中牟之將決者則馳往力護得安上賞加按察使銜君自夏及秋躬冒暑濕乃致疾仍不自安奔走于大風中故不起春秋五十有七娶趙氏封淑人先君二十一年卒子清華廣西候補同知妾黃氏生清時候補主事女子三人孫二人秉樞秉衡夫衛輝府君之祖所舊守也兗沂曹濟道君之父遺澤之所在也而君皆嗣任之當時以爲祖孫父子先後治一官傳爲美談君判儀睢時君之兄錫奎以翰林出守潁州潁與豫壤相接是時兩親健兄弟迎養迭往來睢潁之間道上人指而識之欣然慨慕以爲盛事君兄之子嫁阮氏爲

吾弟亨婦與君爲婚姻知君之行事君之孤以狀請銘故爲銘其辭曰  
以勤報君以惠答民以政嗣親以敏成仁以勞忘身刻之貞珉以示後人

名醫李君墓志銘

嘉慶十年秋七月名醫李君卒卒之日予家人兒女咸哀泣湖中農人有泣於路者皆君所活也先是閏月予子女及子婦病瀕於危君活之距君之卒止一月君諱炳字振聲號曰西垣儀徵縣人幼習三世之書苦不能得其蘊乃學易十年而有得曰治病之要不外陰陽消息而已陽生陰死醫爲人求其生故必使陽長而陰消用寒涼峻厲則傷其元惟陽主通汗吐下所以亨也利者義之和其德在秋火亢必有以和之火齊白虎所以和也用陰以輔陽非用以伐陽貞元相續而天行所以不已也時予有說易之書謂易之當位卽岐伯所云當位君見之欣然曰醫理在易先生可與言醫矣君又曰帝出乎震震爲東方木木者人之所以始也肝膽之氣存則生消則死俗醫嫉肝木如寇讎務制而勝之生氣乃日損而人壽益促君尤所自得者曰肝之本在右而行於左學者駭其言多攻之歙人汪彥超爲舉一證曰秦越人書謂肝七葉左三右四右贏其一斯爲本乎予亦舉兩證曰肝爲乙木乙爲庚妻必從夫宜其本在右鄭康成之注周禮疾醫也言肝氣涼肺氣熱賈公彥申其說云肝在心下近右其氣當秋是肝右之說不始自君矣然予驗之十數年凡右脇痛者君以甘緩之和以勺藥無不應手痊治肺必劇乃知君以積驗得之或能發前人所未言可爲後世法也彼攻者烏足以知之君苦金匱無善注乃撰金匱要略注二十二卷

能抉其微錄生平治驗之案爲西垣診籍惡吳又可溫疫論之惑人也作辨疫璣言以糾之謂大黃治疫本於耶律楚材又可竊之而不知其義妄造達原飲用草果黃芩以剝人生氣且疫爲陰濁入人口鼻當以芳香勝之立清氣飲用大黃有漬法蒸法同煮略煮諸法取其氣而不取其味意尤造於微嗚呼習醫者多不通經或有假經語以爲緣飾者又莫能發其精微以會通於神農黃帝之指自宋金元明以來能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其惟君乎君卒年七十七遺孤止二歲是年九月葬君於蜀岡之陰君爲貧人賤士治疾必竭盡心力寒暑暮夜聞召卽行而短於伺候富室顯者故身後無餘財胸有定見不善隨衆浮沈病已則戒勿藥不屑以調理爲名奔走射利或製一方令服百劑數十劑不更增損均與世俗醫相反而識者遂希至於生死在呼吸之際人攻君補人塞君通人寒君熱以口舌爭之而不足以身名性命誓而決之手調其藥而坐驗其啜不效不已及其愈也所報或無一錢君以爲快嘗往來吳越荆楚之間所交落落然而譚論風采聞者好之說醫之文簡而有法間爲詩歌不甚溺也予旣錄其診籍爲李翁醫記復述其生平梗概及學之所以垂於石銘曰

惟人思之知君術之神惟人嫉之知君學之真財利所在讓之他人拙於求富巧於濟貧人喜用克君獨以春贈以陽和不殺而仁每乘舴艋泛我湖濱囊中有帙指奧以醇人驚論創實中於倫爲語學者維茲有津問而師之以保庶民

表叔王容若墓志銘

乾隆五十九年秋七月表叔王容若卒於余家之半九書塾年七十有二嘉慶元年內辰正月葬於余莊之北去余宅三十步君爲明儒吏部郎納諫之裔孫高祖父玉藻明崇禎癸未進士選慈谿縣知縣升都給事中曾祖父方魏以處士終祖父祖修歲貢生生君父衡北及循祖母君性誠樸讀書明大義非其道未嘗取一介也循及弟妹幼年君皆抱持飲食及循生子女君又抱持飲食之循十歲前日夕相依君時說古人孝弟忠烈故事暇時教以書數循之習九九實始於君壯年多力善拳勇好理鄉黨間不平事居余家五十年凡片紙零鐵棄諸地一一收拾積一篋往往得所用娶某氏無子銘曰

湖中閥閱實惟王氏著書滿家直道如矢至於容若乃爾式微祖無宦積焉得輕肥生不妄取死無餘財人謂君愚君量實恢布衣莎帽清若寡鵠不墮祖風困窮何辱衣冠之嗣孰如君賢不忮不求惟君有焉葬君近我良於墓祭銘君於石以告後世

吳完甫墓志銘

嘉慶六年辛酉夏六月某日詩人吳梅村學士之曾孫完甫以貧卒於揚州年三十六哀哉君諱某醇篤恭敬訥於語言多巧思善刻石摹印不屑屑講章法自能工亦非仿秦漢以飾苟率嘗以三乘方算法問余余與言唯唯似未喻明日發爲圖窮極微妙久客揚州友朋以其孤子爲娶婦劉氏婦有母病瘞君飲食之婦生男女四五人君不善治生日用遂蹙憂鬱至歐血病又以服藥日增費百錢境益窘矣遂不起君與汪大費交最深汪葬君於某原銘曰

泰伯之裔世居婁東穆穆祭酒爲詩人宗三世而後至君迺窮君性沉默與人則恭君多才藝思入而通天與君慧而困厥躬依人江北餓守蒿蓬兒衣百結婦歎於宮篆刻不輟運刀成風對客笑語自比斯翁寒餓外襲愁鬱內攻神氣日剝如木有蟲君年方壯君算則終頓聞君歿我心忡忡衣食所累至此鞠凶魂兮歸來棲於寒松爰刻哀辭藏之地中

代阮撫軍撰雲南府通判岸亭陳君墓志銘

君諱聖修字念祖號岸亭廣西平樂人原籍浙江山陰曾祖理官平樂司獄遂移籍焉祖廷綸康熙庚辰進士廬州府知府考齊襄舉孝廉方正江西廣饒九南道得男九人君敍第三生而岐嶷善讀書工於屬文以太學生中乾隆庚辰舉人援豫工例授湖南桂陽縣知縣調益陽丁外艱去官服除歷任江西之建昌鄱陽吳城安徽之太和蕪湖所治政績有聲陞雲南府通判未及任而卒君生於雍正十一年十月距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年六十一安人凌氏生子四伯季先於君卒仲廣興叔廣凝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地禮也君令益陽時值山水破隄民大饑未及請先發倉米十萬斛賑之無爲州水衡壩壞州人議移建君方署州事以爲棄地讓水非所以恤民不如於要害處開引河而增壩以護之依君議民賴以安又嘗署和州州舊有僉丁貼費之例君議照屯田按畝增追給運丁自措時以爲便蓋君以經濟之才施於宰牧不徒以奉職者免上議矢公者靖輿評求之古人可謂賢矣先是君仲兄聖傳爲臺灣縣丞值林匪之變慷慨罵賊慘罹於難天子以雲騎尉褒其身且廕其後無嗣故以廣凝爲之子廣凝重性理之學好

金石之文鍾於孝友志在表揚以君行狀屬某志諸石爲之銘曰

邑宰之任視古諸侯化蘇德駿民視風鳩會稽名駱東郡無蠭牛依淮守虎拜荊州繫古有然維君則侔虞賓巨族楚產名流清白世守仕學用優生秉異質出建嘉猷卅年作宰萬里言游春風拂鋸陰雨隨驕民隱旣恤官方式修無偏無黨不剛不柔徇先羊問犢共車留破械同豫發倉比攸荻圩增壩穎閘穿溝利民民立禱神神酬通經足用臨事克謀具我壺漿衍我朋儔梅花東閣明月南樓板輿朝豫民瘼宵籌蒼黎在臆皓髮生頭績方報最形頓歸幽羊燈寂寂蠻幕悠悠女捐簪珥童罷謠謳遺書百帙貞石千秋魂棲芳草墓表長楸湘雲皖水人去香浮

節孝臧君墓

君姓臧氏諱禮堂字和貴常州武進縣人高祖琳以經學著名父繼宏母章生子四人伯庸仲蟬君次叔季屺君生有至性天倫而外別無所樂秉質樸鈍師事伯兄庸每受經人一已百務獲乃已遂通六書故訓之學尤長讎校學者推之然而性命所存則父母而已父病接瘡冬夜畏寒又不樂近火君每夕潛身被中旣溫復潛起三歲不間未嘗令父聞知父歿三日水漿不入口三年不入內母病風須服桑膏君熬之火薰目盡腫率以爲常侍母疾不遠左右母或詣親戚家則奔隨輿後下輿則扶掖以行雖內室婦女羣集不知避人信其誠篤亦鮮有怪者壬戌夏母病甚忽愈方君持父喪哀毀骨立十歲未復家貧無僮僕居恆爭自操作至是乃不能勝乙丑四月客長興未三月家書七發問母安否未幾病歸遂不起旣卒

撫其左肱有肉長三寸如蝎突出膚表其婦泣曰夫之羸由割臂肉而起夫在不敢言也先是庸遊粵東於南海得二利削以問兩弟君佩之值母病甚醫謝不治君日視婦令先寢外局之明晨有血漬於樓覆以灰不掩是夕有小婢窺見君持所佩削畫臂走樓下已而煎藥向跳長跪若有所祝母服藥曰今日藥濃甚病竟愈君自割後創潰歲餘乃合每日忍痛作歎而血氣精魄實耗於此君風尚醇默禮義所在爭之不少匿不諳人世周旋之習其跡近懶而君率性行之中於倫慮伯兄庸舊名鏞堂至是改今名君作書規之曰君子已孤不更名蘇忿生宓不齊皆二名也名以傳信取名不定字號太多反致岐惑仲兄嗜億錢泣涕以諫不聽日夜隨之仲感悟然後已娶婦之夕以事舅姑之禮編爲詩歌使女儻脣誦婦竦聽畢乃合卺婦偶失母意君呼而讓之曰爾獲罪吾母斯我之讎與爾約三年無過許復合否則出矣市歲婦克盡事姑禮弟屺泣請之乃睦君卒于嘉慶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春秋僅三十配胡氏無子有二女是年八月三日葬君於豐西鄉祖墓之側庸傷君甚私謚君曰節孝先生君所撰孝子孝女孝婦傳共百卷說文經考十三卷尙書集解按六卷鄭氏義門傳志二卷先考遺事一卷愛日居筆記四卷君之歿也大興朱相國作謫辭以哀之孝弟之節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君以行爲本學爲末故著述之業不復詳書而特書君之行以表於石

伯祖心若府君墓表

府君初名炳字沛然後以字行遂名沛然字心若吾曾祖文生公之長子吾祖鑑千公之伯兄墓在潤陳

壩北祔於文生公墓之西南面於澗府君幼師事王君祖修王氏自吏部公納諫以來世守石蕡陶氏之法府君習之不能售於有司復師事郭進士嗣齡進士時以王胡之文教授於鄉里習之益不得售府君持之堅不肯爲世俗文安溪李相國之門人胡公素好守溪文適督學江南得府君試文奇之以爲童子中何有此老學取爲郡學生時府君年四十矣目短視廣面須如戟胡公笑謂曰子之貌何不類儒者府君峻其聲曰儒者何貌孔子貌似僕矣聞者肅然郭進士修江都志議與同事者某公不合某公以虛譽自炫者也明日府君遇於市執而數之曰昔者爾所言姑與余論諸市中乃盡破其所說某公莫能對明日引去甘泉令張公宏運將穿溝引湖遶西山而南入江所費既衆且將壞墳墓田宅之當其地者里人汹懼值令至府君往謁力陳不可令艴然府君隨至縣庭復爭之先是里中奸民利於此而嗾令令惑之聞府君爭當於理稍悔悟適大吏亦以爲不便於民乃止府君樸誠不欺見義勇於爲鄉黨憚畏之有口角詬諱得府君一言即解舉爲約正每朔望集民教之當是時里中鮮訟者農夫或終年不入城市宣化使者涂公按部至里見府君勤於教而民俗於諸鄉獨淳謂府君曰君百里才老於鄉官屈也聞諸吾父云乾隆某年月日卒於家年六十八娶高氏生子男一蘭女一適管一清管以庶吉士改魏縣令迓府君至署府君惟布衣羊裘而已孫男三待得微得微少失學不能擇友以飲博盡蕩其家業遂以窮死府君手著時文稿數百篇手訂明人程墨及震川守溪思泉鶴灘諸名家文稿均存得處乃失之至於盡墓久不修從兄待整葺之追憶所知述而刊諸石以告後人

族父訓導公墓表

訓導公之曾祖茂卿公，諱明選，與我高大父震鳴公爲同祖兄弟。祖賡泰，字載歌，父南傑，字萬士，皆世讀書爲名諸生。公諱率祖，字履安，以歲貢生官望江縣訓導，卒於官，娶龔氏，生子二，長汝驥，次汝龍，以汝驥爲兄，繹祖後已而汝龍歿。汝驥亦先公歿。公叔父南吉，生暉祖，暉祖生汝翼。至是汝翼竭力迎喪，自望江歸，與龔孺人合葬於某原。公天性純粹，承祖父之學，安貧守道，語默動息，未嘗稍溢規矩。讀書外，不知有嗜好。著述外，不知有師友。居城中，從學者數十人。嘗與友人論經義，疑滯未及解，將之湖中，當北行，過市衢，觸人而南行，數里乃悟其心之專篤，不可渝易。有如此也。公之兄繹祖，工騎射，能文章，壯遊京師，爲康親王所知，王重其才器，不許假歸。及歿，王召公迎喪，且憫其兄，將及其弟，公至臨兄喪，卽位哭極哀，然不一謁王。王使人導之來，叩頭謝曰：「王之恩沒世不能忘。」率祖今日爲兄來見，王爲不敬兄，持兄喪而見王，爲不敬王。請俟異日，竟以柩歸。王歎曰：「南人善謁，秀才乃若是耶？」使人追贈以金扇，傳諭曰：「有子弟入京，持此扇來，公再拜受之，卒不見。」汝驥字鳳來，以時文名，隨月讀書，樓課藝中有載者，自茂卿公以文名於明，萬歷天啓間，至鳳來五世，幾二百年。祖孫父子兄弟皆讀書，無一貿易者。鳳來無子，汝翼字民望，亦無子。民望始不讀書，以貧投水死，是可哀也。民望忠厚長者，嘗以家藏時文稿數十篇示余，今亦散失矣。惟載歌公所著澹園詩義，嘗刻木者，余收藏之。其他著不復可得。訓導公軼事，先君屢稱之，惜乎未更請於先君，所聞僅如是而止。今公旣無子孫，門人鮮有存者，循稍稍知屬文，不卽此時表之，恐後世遂泯焉。方

公之迎兄喪入京師。學中人多豔之。及不謁王而歸鄉。黨士大夫或哂或惜。以爲迂儒。唯先君及族人時。若以爲徐孺子、申屠子龍之風也。其人沒。其風不可沒。其後絕。其名不可絕。用述舊聞。以刊諸石。

范氏墓表

循祖父生三女。季適范循。幼時隨先子至姑家。姑之翁南宮范翁壽八十。夫人呂並存。姑夫名之瑤。字崑池。姑之子徵麟字彬文。號秋帆。甘泉學生。娶循族父麗左公女。生二子。長選次金。一堂四世。何其盛也。循自幼受業於彬文師。已而南宮翁卒。呂夫人繼卒。越十年而姑夫崑池卒。遐前卒。其母療卒。彬文師繼娶循族父印瞻公女。數年而師卒。金之妻朱卒。姑母及族姊姑婦相繼卒。今年金又卒。四十年而四世十口盡沒。金無子。繼娶於沈。生一女。猶襁褓也。哀哉。先是姑夫崑池合葬南宮翁呂夫人於許莊之南。彬文師葬父及妻於墓之西北隅。師卒未葬。至是五棺同日葬。師善爲歌詩。每日吟詠不輟。處赤貧。以舌耕養父母。未嘗干人性。好山水。值省試。清晨出遊牛首山。忘攜錢。忍餓終日。其興勃然。循從師七年。師授以騷賦古文。年十七。以詩賦受知於劉文清公。師之教也。三四年來。屢夢見師。相向泣涕。去年秋八月間。偶隱几見師隔溪立。奔汗如雨。遙謂曰。吾窮甚。吾無以爲家也。今啓所厝棺。和蠹欲脫。更一年。幾不可葬。是非循之咎與。是非循之咎與。嘉慶丁卯十二月十三日。

吳氏先塋表

黃珏橋鎮西三里田呂家巷。巷南有塋。面西。澗水繞其左。曰吳氏先塋。余里中吳氏有二。一從徽州來。再

傳曰椿年生重光官至代州知州一從高郵來曰輔君輔君生美枝美枝生堯佐堯佐字從周少孤善事其寡母貿易四方以艱苦積貲置田宅稱溫飽生二子長曰體仁字敬元樸素有父風次曰體倫字慎徽甘泉學生是塋葬從周公敬元慎徽兩公左右祔從周公娶於周敬元公娶於仇慎徽公娶於潘皆合葬先是椿年有厚德里人謂代州之貴所以報也周孺人以勤儉佐夫以忠厚訓子孫睦婣任卹其鄰里鄉鄙而知之者鮮其孫太學生宗贊謂余曰周孺人嘗買櫟愛之已而廉知爲某氏物撫然曰鄰里也萬一至吾家觀此何以相對急反櫟不取值鄰里娶婦者往爲之償新婦貧家女衣裙不能具孺人甫見急解裙衣之不使娶婦者知婦無裙也他行事多類是嗚呼慷慨厚施有餘財者類皆能也惟以仁恕之心隨其所遇而委曲周全纏綿無已無高奇異俗之名而尺布斗粟誠誼將之惠之所及無跡可求天之報之必有興起如代州者慎徽公每至書肆率檢破蠹不完或詩文集不著名者購歸整治之曰好藏書者以板計以名求此其所棄也余不取或竟廢矣此用意之微與周孺人之心適合知其教於家者深也太學君虞其子孫忘先德之所貽思有以彰之屬其同里友人焦循書其事以表於墓

李氏兩大夫阡表

嘉慶二十有四年歲己卯皇帝萬壽詔內外大小各官得以己官品級封贈厥父母於是刑部主事甘泉李周南請贈其王考國彥考商山皆爲奉直大夫請贈其王妣節婦胡請封其母凌皆爲宜人凌太宜人受封後旬許以壽終是年十二月丁酉周南奉妣之柩與考合窆祔於王考塋內屬其同年生焦循文以

表之李氏其先蘇州黃花嶺人明世宗時遷揚遷揚之祖曰思淵思淵生玉生玉生生良相良相字公達娶於王繼娶於朱生三男長國賓字介藩次即國彥字美士次國士幼殤公達公早卒朱年三十撫兩孤並成立介藩公生五男美士公又早卒胡太宜人時年二十有八未有子以介藩公第幾子商山爲子商山字芝田生二男周南鼓南皆凌太宜人出也李氏自玉生公以下皆治生有業在邵伯鎮世守之以供歲時祭祀給衣食世以忠樸誠壹聞胡太宜人旣後芝田公芝田公甫四歲胡憐愛之如己出芝田公事胡太宜人無間於所生已而胡太宜人以業授芝田公督責嚴芝田公承益誠旣娶有子矣少有過誤胡太宜人色不懌芝田公暨凌太宜人輒恪立齊懼潛變所行覲色解乃亦解家世居郡城去邵伯鎮數十里歲大半居肆舍時時歸省侍寢食以日所出內取與告及胡太宜人歿哀毀盡禮先是美士公葬城北法海寺旁胡太宜人以地卑溼遷城西金匱山至是合葬卽今所祔阡時乾隆四十一年乃以母節請旌於有司建坊入祠芝田公貌清癯愛潔好蓄書籍花卉自號曰逸亭與人接極和然不苟訾笑不輕諾雖貿易實以儒道行之故所居積率折閱而市井駟儈得以詭詐謀侵侮之芝田公默受不與校周南以公瘁病請棄業公撫然曰此業爲吾祖母母兩世孤孀所遺母嗣我坐付此業旦夕以先世百數十年所延戒勿墮今以侮故而棄是棄吾母也未有以易之吾奚忍乾隆六十年芝田公卒年五十二向者市井駟儈益肆其謀凌太宜人蹙然謂周南曰汝父不校厚也爲人子漠然置之非孝也父始歿汝未第而先業遽捐非父志也周南乃赴吏自言謀者不得逞竟復其業母教也芝田公雖出嗣於其本生兄弟友愛殊

甚凌太宜人睦於先後仲兄垣圮厭傷人或持之禍不測芝田公憂甚趣周南營救幾被譴仲兄得無事聞者背相議曰若素好書玩花石古器嘗目以爲柔今重兄辱而輕子譴確乃如是邪仲兄無子生一女芝田公爲立嗣凌太宜人撫其女出室如己女先是周南娶於陳生二男五女皆殤鼓南早卒妻何年甚少生遺腹子官保凌太宜人上承事孀姑克盡其孝下撫婦婦克盡其慈夫存則相夫以成其厚夫歿則教子以成其孝以一身介兩孀之間孝於姑而姑之節彰慈於婦而婦之節著年七十六周南成進士妾張又連舉二男宗保安保何亦苦節自安能慰其姑官保長成能讀書皆目見且生受封乃歿天之報施豈偶然哉君子曰李氏一門男仁婦貞母賢子順是可以風矣然循見婦人無子者多不願爲夫立後先業轉可付諸異族乃觀胡太宜人之教芝田公其愛人能之其嚴非至誠孰能與於此卒使芝田公盡瘁以守其業且以孫貴贈及夫美士公雖早卒而名顯於世吾述芝田公凌太宜人事尤感慨追慕於胡太宜人也因爲之題曰李氏兩大夫阡云

殤孫冢志

余少子廷繡生於乾隆壬子九月殤於乾隆乙卯六月今幼孫貴齡生於嘉慶壬戌八月殤於嘉慶乙丑六月皆生於壬死於乙亦異矣廷繡死余在外其瘞處不可蹤跡貴齡殤之日卽瘞於莊西四畝田左側壠上哀之惜之爲之銘曰

愚惱賢否初生悉良長不成器不如幼殤維爾幼殤我心則傷纍此尺土以爾形藏余文不朽爾死不亡

# 雕菰集卷二十三

## 先考事略

先考嘗謂循曰吾家世世以忠厚退讓爲法吾高祖仰湖公諱文科爲江都刑房吏以慈祥稱未嘗妄受一錢今西分一派人丁蕃衍皆修德所致也此缺長房承之違於先訓子孫遂絕不可懼哉吾曾祖震鳴公行二諱明與諸弟析居既而諸弟疑其產厚索承分田補之公即如所索不校吾祖母卞孺人生於饒裕幼年惟知作詩及畫旣歸吾祖文生公公行五諱源諸嫂嫉孺人益厚迫人析爨而遺以先世債負孺人盡以斂珥償債時僅薄田數十畝與文生公躬耕自給並徵高壽子孫林立家業復舊時以錢穀周卹諸姪不念舊憾親戚鄉鄰至今奉爲家範爾祖鑑千公諱納元旦衣冠謁關聖廟路遇族中無賴子窘辱至汙毀其帽人以爲必結訟公歸易帽而出明日無賴子自愧請罪公念其貧且厚給之其他可知也吾族自永樂間聚處於湖分上下兩莊今惟吾屋尙存指樓屋曰此嘉靖間物得不拆者忠厚退讓所積而留也先考諱蕙字佩士妣王氏爲明吏部觀濤先生諱納之元孫女王氏世以易名家傳至曾孫祖修以通儒爲明經以易經授徒先考爲明經外孫得聞王氏說易之法以咯血病應小試一次卽納粟爲太學生先考幼年事父母之節循不及見然於親族中極睦嫺任卹之行胞弟董幼殤每墓祭必親詣而泣女兄二人長適史無子而孀爲之置田以供口食次適徐早卒遺孤女教育婚嫁如己出母舅之子容若貧而無

予飲食之五十餘年。好善樂施。予族姓親戚。有待以舉火者。死喪濟以棺斂之費。於孀婦孤子周之尤力。乾隆三十三年歲饑。出粟以濟。循時六歲及見之。先考承祖遺田八九百畝。以施故家漸落。不懈也。貸者不能償。則還其券。佃戶貧者減其田租。有戚謝姓。貸稻二百石。將賣屋。昏夜至曰。吾負債多。他人皆利子錢。惟君否。不忍負君。幸卽偕去取屋值。少遲他人得矣。先考艴然曰。君奈何以祖遺宅償債。我豈逼人賣屋錢也。卒不取。家既中落。復屢值荒歲。乃稱貸於人。將如期賣田以償。適戚有喪。悵然曰。吾尚有田賣。不可使親戚無所殖。分而予之。先考性情和易。無疾言厲色。間有橫逆。至受而不報。嘗賣田。有爲受田者謀。使酬以錢。而代行其譖。受田者不忍欺。先考告以實。先考曰。非伊之詐。吾故使之也。戒家人不可使某知之。恐其自愧。有牛五頭。族人賣之。又有豕一圈。族子給以代販。久不歸價。先考無一疾言。待之如常。及卒。族子至柩前。流涕不能已。居家儉約。衣裘器物。與親族朋友共之。不還。未嘗往索。往往至損壞。而後歸之。未嘗有難色。新置燈。族人借而賣之。有椅十二。族人借置其家十年。已。屋中轉無有也。然處之率如常。先考口不諧謔。足不履非禮之地。嘗偕人渡江。風大作。舟幾覆。同舟者曰。未有方正如焦某。而沈於江者。吾輩可無恐也。有樂生者。善相人。謂先考兩目如蠶眠。法無子。越十餘年。樂生相之。曰。君兩目之蠶化爲紅色。此厚德之證。當得子。已而果然。先考生於康熙壬寅正月十六日。卒於乾隆乙巳四月二十九日。年六十有四。卒之前年。自筮之。知數將盡。啓笥取人所負之券。毀諸火。負於人者。償之。曰。不欲令子孫失忠厚之道。蓋先後所燬嚴正甫等之券。不翅數千金云。娶謝孺人。又納循生母殷孺人。殷孺人生循。及循之弟。

律徵孫廷琥廷繡循出廷琮律出廷鐵徵出繡與鐵皆殤琥生四歲先考始卒蓋四十外始得循猶反見孫乙已冬十二月二十四日與謝孺人合葬於本宅東數十步先考於宅左構書塾十餘間植以羣卉賓客至者雖卑幼必親加禮貌坐與言不倦語不及義則正色婉言謝之善青烏家言通郭景純諸家之學熟於焦氏易林筮則用之每有奇驗先考教子弟多格言循謹錄於左方

昨聞談科名者有敲門磚之說謂不必根柢經術但求塗飾有司耳目便可騙得余爲之駭甚試思朝廷設科非翰林不入內閣所期望於士人者何如乃以騙爲名不願子孫之效之也

曾子稱顏子有若無實若虛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孟子述顏子之言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學顏子者學其虛心又當學其立志孔子言慮以下人又言當仁不讓於師顏子與孔子合灌夫鄙程不識耳語韓建疑唐昭宗眼語可知處己接物必要正大磊落不獨免爲人鄙亦且免爲人疑否則不足立名亦不足保身

或謂宰予何以短喪余曰古人居喪之禮非如今人今人止不衣采服不與考試耳於古人居喪之禮能一年行之乎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求易不忮難讀書就正有道則宜用求而斷絕忮心

孫禮慕郎顗名德求與親近顗不許遂爲孫禮所害小人知慕名德正可進而教之蕭望之絕鄭朋周堪絕華龍皆受其害或假韓魏公書動蔡君謨韓公轉爲致書關中得官學蕭之峻尤宜學韓之量

魏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見胡質，質辭以疾。遼問之，質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於口。今以睚眦之恨，乃爲嫌隙。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言復與周平，胡質之說可爲交友格言。宜三復之。

毀譽皆不可有。以二者較之，諛墓猶可不必責備。賢者蘇子瞻論賈誼之黜，緣於不結交絳灌。誼若結交絳灌，因而不黜，何以爲賈誼？

文中子言止謗之要曰：無辨。

張公藝九世同居，書忍字。余謂非也。忍則不能融化，忿蓄於內，久之將有不可忍者。父子兄弟之間，惟相通以誠。有所疑，必使釋之。令共見其心，本無忿，何容忍？或言家庭之間，宜相退讓。此亦相率而爲浮僞耳。亦何能久乎？

新唐書列司空圖於卓行傳。蓋本王禹偁五代史闕文，闕文稱圖以清直避世，終身不事梁祖，誠唐之陶元亮也。唐之詩人，當爲弟一。所著二十四詩品，亦當爲歷來論詩者第一。爾輩好作詩，宜細讀詩品，尤宜學作詩品者之人品。

五代史載韋震爲人彊敏，有口辨。後乃病瘡，又范延光傳云：初秘瓊殺董溫，而取其質。延光又殺瓊而取之，而終以質爲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歐公不好二氏之說，而史書之所載嚴切若此。伍被始說淮南，不當反，爲敗之計也。繼爲畫策，爲成之計也。及敗，乃自上書告反，真反覆小人，以此受戮。

不爲枉矣

俗稱西王母爲仙人。嘗閱漢書注。西王母狀如人。豹尾虎首。蓬髮嵩然。然則西王母非仙人也。大抵清心寡慾。和平其氣。自可延年。幼年見戚姓中有好神仙之說者。始而煉氣吐納。旣而屏妻離母。獨處山中。採松葉爲食。久之。脾病吐利而歿。豈不哀哉。

世俗居喪。有逢七之禮。或詆爲道家之事。余謂七日來復。爲陰消陽長之候。每七日而望死者復生。未始非孝子思親無已之心也。

周子云。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惟靈故能推物。不能推故不可爲靈。物阻於天。而能盡其所不阻。人阻於慾。而不異全阻於天。則人不如物矣。

見穿窬當思其貧處。貧當思不可爲穿窬。

怒人之欺我。當思其平日有益我處。更思其將來豈無益我處。又思彼雖欺我。我未嘗不因此而有受益處。則怒自潛消矣。

爲一善舉而使人不可受。則厚反爲薄。誠於善者。自能委曲。使施之無迹。受之無愧。如是。乃有濟。且亦可恆也。否則高興爲之。非出於沽名。卽出於市恩。旣不可長。人亦不信。

餘慶餘殃。聖人言之。大抵陽善報之顯。陰善報之隱。如以沽名爲善。亦以名報之。昔之稱君子者。後或不昌。稱小人者。後或繁盛。此其際微矣。

吾家世村居。一衣一食皆賴牛耕。古人蜡祭迎貓爲其食田鼠。祭虎爲其食田彘。其時用人耕不用牛耕。故不聞祭牛耳。今則力田之事全賴之。果腹之物甚多。何必食此。

人與我爭名。則自斂其矜人。與我爭利。則自戒其貪。不矜不貪。人曷爭乎。

人有求於我者。必我有所餘也。人有忌乎我者。亦必我有所餘也。分所餘以給人之求。斂所餘以消人之忌。胸中自然坦蕩矣。

今日爲生員。不可因有司之多取而抗糧。異日爲有司。不可因多取而致人之抗糧。

相地之學。發於郭景純乘生氣一言。大儒朱子、蔡子。皆精之。大凡元氣清剛直行。其極處必旋繞成圓。所謂結穴處也。清氣直行。濁氣分於兩畔。則砂矣。清吉濁凶。故葬必當氣之旋處也。非獨地理有然。人之清氣行於中旋而爲首。其濁者分爲四支。草木之清氣。直行爲榦。旋處成華實。其濁者分爲枝葉。凡有氣者。陽奇陰偶。無不皆然。不獨地氣而已。然必有德者。以陽遇陽。相感成吉。若無德者。以濁入清。且相混而爲濁矣。如水雖澄澈。以汙泥投之。水亦變潔爲穢。何吉之有。

郤子爲韓子分謗。晉所以勝齊也。朋友共事。全以分謗爲要。自不受過。而以過諉諸友朋。人何以堪。譬如兩友。乙有求於甲。而屬己爲之居間。於甲則曰。吾本不當言。乙迫之也。於乙則曰。吾本極言。甲堅不許也。及事成。又據爲德色。此不能全己之交。復不能全甲乙之交。則市交也。已有求於友。不可竭人之忠。盡人之歡。友有求於己。不可不竭己之忠。盡己之歡。

先妣謝孺人事略

先妣謝孺人，生於康熙庚子正月二十九日，卒於乾隆乙巳九月初五日，享年六十有六。循生母殷孺人，生循三歲，謝孺人撫育之，至十五歲，凡十有二年，寢食未嘗離側。循幼多疾，謝孺人懷抱行十四夜不寐，足盡腫婢媼請代，孺人曰：「先姑在日，望孫不得臨，終以是爲憾。今得兒，敢委諸乃輩乎？」循生於癸未，越三年丙戌，弟律生，又四年庚寅，長妹生，又二年壬辰，次妹生，甲午，弟徵生，皆與循同母。而孺人愛之，皆如己出。孺人生父諱銓，字雙南，叔父諱天齊，字覲南，邑學生。叔母虞氏，無所出，養孺人爲女。嫁時粧奩及時節饋送，皆覲南公主之。孺人往來兩家，備極孝敬。循幼年隨孺人之外家，稱雙南公。五公公稱覲南公。曰六公公，兩公年八十餘，須髮皓然，一鄉皆稱有道之士。循既隨孺人飲食起臥，孺人教以書數口，授毛詩及古孝弟忠信故事，多置紙筆，令臨寫字。每至兩外祖家，或兩外祖至吾家，孺人令循出所書字呈於兩公，或當前作對句。兩公率撫摩以爲笑樂。孺人同母兄玉來早歿。嫂范氏善鼓琴，多識前言往行。孺人與嫂最親厚，每歲迎之同處。時循冢田園所出，頗足衣食。孺人不自逸，夕時呼循生母共績麻枲，或貼錫箔爲冥鏹。嫂范及甥女徐亦往往共爲之。手勤女紅，口中相論說嘉言懿行，循與諸弟妹環聽之，率以爲常。甥女徐者，幼失母，孺人視如己女，長嫁於裔已，而婦孺人待之終身不少衰。徐視孺人亦不異於母。孺人病時，苦脊骨痛，不習於席。生母殷孺人及徐迭以手相間，二十餘日，兩腕盡腫。及卒，徐慟之尤甚。殷孺人哭踊極哀，服朞年喪盡如禮。孺人讀書而不作詩，曰：「詩非婦人事也。」嘗曰：「先祖姑下孺人，最深於詩。」晚年

以爲戒。後世婦女宜守之勿忘。先府君好施予。或值空乏。孺人多方成之。循年十八娶婦。孺人愛婦如女。然婦寢偶東首。孺人切責之曰。左尊夫所居。何爲僭之。立命改正。和睦之中。而嚴肅如此。循生子虎兒。孺人抱持之如抱循。卒之夕。呼婦抱孫至榻前。撫孫之手曰。何冷如是。慈惠之性。至死不變。蓋泣涕終身而不能報。

### 先妣殷孺人事略

吾母殷太孺人。以乾隆甲戌事我府君時。我適母謝孺人年三十有四矣。先是吾祖鑑千公卒。服既除。謝孺人謂吾府君曰。翁之喪無孫成服。吾之咎也。亟求宜子者納之。府君未果行。至是復謂府君曰。姑年六十。忍令不抱孫乎。遂聘吾母兼納陳。陳性慾多詐。嫉吾母。旦夜構釁。或以去諷吾母。母曰不可。婦人從一。吾去焉歸。或勸府君謝孺人逐去陳。母又請曰不可。留我去人。將謂我何。我姑避之。宅西北半里許有范庄者。佃客所聚也。有茅屋。母與兩嬸媼居之。悉屏首飾鮮衣。習爲田事。凡耕耨刈獲之術。盡諳其利病。而能其勞瘁。謝孺人益重吾母之賢。亟迎歸。明年生女。未幾殤。遂生不孝循。及弟律徵。姑夫范之瑤。每稱道兩孺人事。循聞之也。謝孺人撫循等如己出。乃以家事盡委吾母。吾爲君撫子。君爲我理家。戒僕婢。凡米鹽酒食之議。此後無間我。殷太孺人旣理家事。法度井然。雖細務。必請於謝孺人而後行。旣行必告。未嘗自專。乾隆癸卯春。謝孺人病。嘆。臥牀兩月餘。吾母侍疾謹。謝孺人命小婢啓笥。出欽簪衫服語吾母曰。此先翁姑給我使爲婦也。今授君。吾母泣涕受之。親湯藥掖持不輟。已而謝孺人病愈。於是親族間有

嘉禮延謝孺人襄其事者皆令吾母代之。越二年乙巳四月吾府君卒。謝孺人傷之致疾。至九月亦卒。病中脊骨苦痛。吾母以兩手承之。月餘腕腫若瓠。謝孺人以手撫吾母之頤曰。向者吾女壽死。深自痛惜。今卽在焉。能如君旣卒。吾母以所受敘若衫。命循等用以斂。盡納於棺。曰。昔重違孺人意。姑受耳。非我意也。今仍歸諸孺人。徒跣踊哭。髽髮戴枲。不異子婦之事。舅姑一時以爲善。嘉慶乙丑十月初四日。吾母殷太孺人卒去。謝孺人卒後二十年。年亦六十有六。先是吾祖母王孺人。亦年六十六而卒。王孺人性嚴恪。治家有法。謝孺人和柔溫惠。戚黨懷之。吾母誠以待人禮以持己。府君棄世之後。食貧茹苦。以勤儉率諸婦。非其道。雖一絲一粟。飭循等不妄受。愛護子孫若珍寶。惟讀書督之最嚴。櫛楚撻朴不恤。培養其父失教。以虛飾誤之。深以爲恨。病中課其作文。猶切切也。吾母以夏四月病。至九月望後坐起。謂循等曰。先君以車迎我。先孺人念我甚。我亦念之。今將去矣。又二十日乃終。是年十二月初六日。祔葬於府君謝孺人合窆之穴。

揀選知縣李君濱石事狀

李鍾泗字濱石。其先淮安人。父世璉號紫峯。精李虛中之術。賣卜揚州市。遂爲甘泉人。紫峯多隱德。嘗曰。吾生子宜有興者。及生濱石。而紫峯卒。濱石兄鍾源字嵩泉。承父業。日得錢以養老母。及幼弟濱石。因得讀書師事同邑黃先生。依宣黃先生名洙。今以進士官山東縣令者也。時爲諸生。館於濮。濱石往附學。值歲饑米貴。終日或不得食。每歸飯餐兩麥餅。卽往忍餓苦學。嵩泉閔之。令改業習負販。曰。弟庶幾得飽食。

乃投轄門橋市口洋貨鋪中甫入之次日誤觸玻璃甕碎大窘或曰爾寢人何以償此適主至熟視之曰君固從書房中來乎曰然曰讀書好事何改而習此業濱石泣語以故且告以能屬文家有老母兄一人竭力以養苦不足思改業以助兄或者老母可日得一再飽耳主人愴然良久謂之曰姑居我家爲我司筆墨事可不廢書居數日黃先生過市見濱石呼之曰何月餘不入塾中語以故黃先生曰吾以汝別從他人學固若此奈何不我訴卽攜去衣食之明年入學爲生員益自刻苦用是學日進與江都黃春谷爲性命交以文藝相靡切時稱黃李春谷名承吉戊午解元乙丑進士時爲諸生負才氣英雋倜儻落落寡偶濱石謙遜和藹善下人學者多樂與之交每詩文之會率邀之濱石無不應或一日兼赴至則走筆成千言無率語然名教自守未嘗隨人可否聞議論有不當於義直言正之不少顧忌友朋間服其直而益樂親其人嘉慶辛酉舉於鄉明年下第歸丁母憂服除入京師揀選知縣歲己巳卒於京邸年三十九濱石於經長於左氏春秋工爲歌詩及賦頌箴誄雜文空所依傍而不愆於則善飲酒不拒不競三爵之後笑語益溫未嘗至於沈湎故每有讌集非濱石不歡天性善記或示以文似未深閱然久之默誦不遺一字乾隆壬子秋吳太史椿舉於鄉實未豫以文示人而同人已有其稿蓋吳嘗口向人誦而濱石適耳之榜後默憶著錄僅異同十數言其穎異類此循與李君周南皆與濱石爲同年生李君以書屬循曰子知濱石深今適當修府縣志奈何不編次其本末以乞於大人先生或賴以不朽循不敢辭謹狀如右

謝金圃少宰督學江蘇者二乾隆丁酉值拔貢歲少宰按部至揚州遴選極精慎之慮於江都得汪中容甫於興化得顧九苞文子二君以經學重揚州之士知屏俗學咀茹六經自少宰得二君始也於泰州得陳燮理堂於儀徵得江德量成嘉程贊和中之於高郵得宋綿初守端於甘泉得郭均職民於寶應得劉玉麟又徐皆升高能賦作器能銘自有選拔以來未有此盛初高郵擬拔李惇孝臣孝臣通三禮之學善天文律算其名與容甫並稱適賈田祖稻孫卒於旅寓稻孫者高郵老儒深於治經汪李之學所從出也稻孫貧不能斂李亦貧爲乞諸同人助以成殯遂不及與選拔之試乃選宋君孝臣經學醇儒篤於行誼少宰重之尤在是容甫素放言好臧否人少宰獨服其學以汪惡礮命司礮者俟汪遠始發聲又薦其才於兩淮鹹使已入其署中矣適少宰月課書院諸生徒鹹使以不與課詰汪汪恚振袖去明日鹹使晤少宰告以故少宰正色曰予之上容甫爵也如以學則予於容甫北面矣予何敢令容甫課容甫聞之爲泣下也少宰以乙卯夏四月卒於京邸冬十一月喪歸墓銘行狀當世大人先生自詳說之其遺事僅著於揚州者或未徧知謹書以附諸後

書王鶯亭事

余之識王君十年矣王君以甲辰四月卒偶檢舊簏得向所撰王君事略鼠噬過半庚子秋間筆也苦冗且瑣又悲王君事無以傳乃志之以俟采風者之錄王君名聯字鶯亭泰州人善詩古文精制藝餼於庠乾隆庚子科偕友人沈應鄉試金陵沈病喉欲歸時去試期僅五六日病者貧蹇勢又將死王君獨慷慨

送之至龍潭宿於客邸沈病益亟呼有鬼命王伴之臥其口中臭腐穢觸鼻王君自若中夜起沈坐肩輿中不自持君步行以背衛之於兩局之間未幾沈斃於路輿者欲散君以義感之始得殯於丹徒之某寺中余讀新唐書見張道源送其友屍歸史臣躋諸忠義之列如王君者又豈多讓耶明日沈之弟至求王君不可見他日有以此事問王君者王君曰我無之也君嘗買一僮僮每泣詢之曰吾安慶人思父母耳王君爲求得其親族歸之至今譚厚德事莫不舉王君云

書裔列娥事

楊升菴作孝烈婦唐貴梅傳歸熙甫書張貞女事皆不憚刺刺言之夫貴梅以府官毛旺受賊不獲雪而傳於升菴之文張貞女以張副使邱評事得賄將寢其事以熙甫之爭得白裔烈娥死事與張唐前後若合符節恭逢盛世有賢太守爲之理而請旌於朝一時紳士建祠祀之以視貴梅之遇毛旺張貞女之遇張副使邱評事幸不幸何啻霄壤向嘗彙輯府詳志傳詩文爲一卷亦云備矣然傳聞之詳略異同恐後之人惑之也復爲書其事吾鄉黃珏橋之裔姓爲望族瀕湖而居曰裔莊無他族娥家獨貧父病將死亟覓婿爲媒誤許西門孫大成時娥年二十一終喪年二十四康熙辛丑冬十月適孫媒云孫銀鋪賣則磨豆乳爲業姑魏有女二人長適陳爾德次適凌九齡爾德迎父柩江西九齡父以婦不安於室控縣存案於是二女居母家有縣吏楊綏萬及孫成武與其母子通魏漸呼娥出娥扃戶自守明年正月呼益迫乃告夫約俱死碎鏡及梳具示不復爲人十三日夜夫婦甫縊鄰覺救之不得死二月歸而哭訴於母並告

兄振遠但言有外人往來言之不明中夜持母袂泣臨去檢母箋中青白線各一縷曰兒必不玷辱祖宗是爲三月二十二日四月初三日成武綏萬相繼來宿十日不去十七日夜魏迫呼娥出娥不應魏惡詈之不應諸淫醉裸而謔窗下娥乃用青白線合上下裏衣縫紉至足更以青白線縕而死線斷墜地魏覺不救惟以婦縕駭客去盡有其裝物以病死聞其母娥之舅祖郭進士嗣齡曰母老憊兄皆鄉愚惟鄰人悉其慘嘉其烈平日以母家遠每遇非禮必泣拜鄰謂將來務作證以白吾潔江都黃湄曰娥死鄰人鄉人塗之人皆奔走太息號泣拜屍下或語侵魏魏反脣焉衆激而譁俄集數千百人憩諸府知府曲阜孔公繼涵親鞠之獄成創諸淫如令設具親祭於柩前葬平山堂之右岡樹坊曰清白銘心撫軍吳公聞之給扁曰捐軀明志初娥死大成自刎不殊魏匿箱籠什物寄金麗生家鳴坊報縣言娥積銀四錢將買布爲大成索去買豆以致自縊江都令不能察會衆鳴於府府飭儀徵令檢驗知娥事情實乃駁縣振送供出凌姓休歸弔閱縣卷如所供孫家僱工名二子者亦供男女曖昧本末坊差又獲孫成武於金麗生家魏氏等不能諱獄乃具余聞諸振遠曰楊綏萬縣吏也故縣庇之府終以裸謔爲綏萬諱僅科以杖不罪其強逼也哀哉然太守諷語云人非甚不得已孰肯輕棄其生黃湄爲碣文云烈婦之縕諸淫逼之之逼姑嗾之夫非嗾之逼之亦何不得已之有儀徵方石川先生表其墓云諸淫伺大成他往裸謔窗下而府詳則云是日大成與裔氏同處成武等自無窘辱之事因姦威逼之條自難向孫成武等比擬嗚乎大成在室其母雖淫能呼其婦出乎孔公賢太守也而庇一縣吏吾爲之惜矣乾隆丁未間有伶人朱三

者縱其妻淫呼婦迫汙之婦不肯卒以剪刀殺諸雪中時有爲之說者又賂父母家官乃不理吾友汪晉蕃作檄以討之余亦撰樂府辭歌詠其事惜不能如升菴熙甫之文足以傳婦雪婦用是思孔公之賢又何可多得也歲壬戌余在錢塘館阮撫軍署中見秀水章原姑死烈詳文先是原姑父坤元姑與母居樓年十九縣匪張五者屬唐士方張勝林強委禽父不肯而許北門楊姓五乃率其徒沈文英周高謀於門誣女嘗私與之盟姑聞大泣是夜縊死辛酉九月二十日事也議者引鄉曲愚民隨口斥辱之例欲寬五之罪撫軍不許曰始而謀娶旣而誣辱於門當用死律卒議絞而姑請旌或曰五縣隸也諱爲衣工欲寬者得毋以隸故耶余嘗錄其案於道聽錄中振遠與余爲中表親其年九十餘賣魚市中乾隆乙未夏六月縣隸陳猴者誣振遠抗魚稅繫其子辱之致其子投水死邑令王某亦以隸故不欲明其事給棺錢笞責而已振遠遂傷痛至於死去娥死時五十三年

書江都兩生

乾隆辛丑壬寅之間余宿西門外都天廟中有爲僧司洒埽而夜讀書者叩之爲徐姓西南鄉董家老壩人寺僧曰其家故農不欲其爲儒而困苦之故逃於此志儒不肯易也奇之戊申冬十一月吾友顧超宗病歿於郡城徐來佐殮事引一人至曰此周生素慕顧君爲人生未獲一見今聞其歿來與屍晤兩人遂與屍共臥一宿而去時徐與周同讀書都天廟中頗不爲世俗學明年同入學爲生員徐以妹妻周其氣誼甚相得然不合則爭爭而至於詈罵之不已至於相毆流血旁人莫能解也兩生皆好古而性慤徐與

黃承吉應鄉試省中。黃偶論算學。徐不能答。明日入場繳白卷出。疾趨市中購算學書歸習之。一年舉昔所論者發之。而黃已忘前事矣。周生爲三禮學甚專。所著書草稿尺許。每戴破帽布衫不繫帶。攜其書行市中。見者以爲狂。徐素患心疾。每旦服牛肉。醫以地黃治之大劇。又投以人參硫黃。遂死。徐既死。周益狂。每面斥人。行市中無有與語者。生亦不屑與人語也。已而亦死。各蓄書數千卷。至是皆散失。悲哉。徐名復。字心仲。周名室輔。字繼周。兩生死如兩生之狂。且慙者稀矣。然而兩生死。求其孜孜於實學中。務有得於己。而不干於人。又不禁太息於兩生之慙而狂也。

### 書家奴陶裕婦杜氏與張茭塘

余家奴陶裕娶於杜。十年而裕死。里俗夫死妻自度不能守者。則葬時不詣墓所。裕葬杜不往哭。亦不甚哀。衆人方疑之。時裕父榮及幼子福。以余家中落。忽颺去。惟杜存。先母謝孺人憐之。恐其將他適人也。呼令依母家。杜氏泣涕抱其孤。叩頭再拜去。時其父已歿。與母共起居。母死。則依其寡姊。面嚴若鐵。心冷若冰。數十年未嘗苟笑。撫其子爲之娶婦。今有孫矣。竟不嫁。先母殷孺人問其葬裕時。何以不往送。杜曰。其時天冷。又半夜。若往送。置孤子於何處。是時惟知夫死則孤子爲重。其嫁不嫁。原無關於送不送也。先母重其節。每來戒家人善視之。然杜至則執僕婦之役。如舊時先嫡母謝孺人病來侍疾。數十夜不睡。凡有事無不來任其勞苦。先是福病療死。榮老病死。杜皆葬之以禮。榮父斌及母妻久未葬。至是並深葬合祔。竭力累土。裒然成墳。歲時寒食。親賚羹飯紙錢。拜其冢。誠敬不輟。杜氏性謹。誠樸。嫁裕時才十八。隨夫

居余家服洒掃爨汲之役妝飾極質人多笑之其夫或有過當責杜則泣涕請代受杖謂夫質弱不能勝也裕歿於乾隆乙未年時杜氏年二十七今現年五十九歲已守節三十二年可否刻入碑石伏乞察核

# 雕菰集卷二十四

## 告先聖先師文

循家三世習易。循幼秉父教。令從十翼求經。然弱冠已前。第執趙宋人說。二十歲從事於王弼韓康伯注。二十五歲後進而求諸漢魏研究於鄭馬荀虞諸家者。凡十五年。年四十一始盡屏衆說。一空己見。專以十翼與上下兩經。思其參互融合脈絡緯度。凡五年。三易其稿。四十五歲時。三月八日病寒。十八日昏絕。至二十四日復甦。妻子啼泣。戚友唁問。一無所知。惟雜卦傳一篇。脹脹於心。既甦默思此傳。實爲贊易至精至要之處。二千年說易之人。置之不論。或且疑之。是固我孔子神爽聿昭。以循有志於此經。所以督督之中。開牖其心。陰示厥意。於是科第仕宦之心盡廢。不憚寒暑。不與世酬接。甫於參伍錯綜中。引申觸類。悟得易之所以爲逆數。以往來旁通。成天地之能。定萬物之命。盡改舊稿。著爲三書。一曰通釋。二曰圖略。三曰章句。鎔貫零散。比櫛凝鬱。索之三年。稍識其指。隨加增損塗乙。旣盈。更寫清本。去年悟得時字利字之義。不畏煩複。自三月以來。未出村中。將前此所脫之稿。重加刪改。則又十去六七。循幸生聖世。沐享太平。自料才薄。不勝簿書。惟鈍而好思。不苦艱蹇。庶幾闡明此經。上報君父。精耗神敝。不敢自惜。特循年已五十。脾病時發。每一冥索。僅及五六。神氣遂竭。聖學無窮。英賢踵出。循惟倡其先。精之又精。俟之後人陳述說夢。某不敢托布算之法。一策未安。必更端復起。參兩倚數之書。亦宜如是非敢爭名。故自立異經異

昭明不任景響不涉外術循所深願謹告先聖先師伏惟鑒之

代詁經精舍祭許祭酒鄭司農文

唯兩君淵源先聖總貫羣英萬物咸覩六藝遂明書師斷合鄉壁詭更三蒼之旨闇乎晦盲許君正之古訓用宏師習說謗各持以爭既寡遠至孰與粹精鄭君定之經義以平聖朝崇學文德風行東南之士兩君是程唯守臣某湖山肇祀牖我諸生天子命之備物薦誠典儀永式雅樂和鳴君其昭格以助化成

祭故鹽運使司馥園鹿公文

嗚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惟公之懿功良德豐上勤軍國下惠商工窮操冰鑑化協金鎔矯矯穆穆和而不同其在先世宏莊倉豈俠著東林亭彰北海醴須芝茹揚光發采瑰奇之概天鍾秀靈淹通六藝明貫諸經甫官鄉校繼宰邑廷河汾之側士謹民安自北徂南涖臨江浙天子命之來司鹹臬布乃公誠脩其直節鹽丁竈賈懽忭躍悅清儉之風侯冰侯雪惟茲講院建立有年自公之來振怠扶頰延師論學拯我之偏嚴其獎罰生我之虔鼓我壯志寡我過愆給我薪火安我誦弦閑我器識恬我性天我功賴課我守賴堅我粥公粥我餧公餧我非木石能無感焉嗚乎哀哉長松春槁德星晨流三年未遠頓反於幽杳杳之神將何以求哲人往矣我心悠悠敢履公廷率我同儔我哀聊洩公其鑒不

祭故御史馮孟亭先生文

昔之君子仕優則學郤卿守惇文子獎擢邦家之光以啓後覺不朽有三昭於河岳惟公德崇英華鴻卓

裏孚良玉表稱重較世德相承巍科連拾尺五深嚴宣公早入采播瀛濤春生袞褶歲次丙子掄才南國一過郊羣遂空冀北江淮之士迄今生色旋入南臺鐵冠司直以母之憂哀毀去職遂謝簪纓益親楮墨閉戶著書開蒙解惑與古爲徒維士之則公之季君爲講院師我慚私淑宮牆莫窺講公之書公教以垂玉溪朋黨公雪其饑浮華無行正論則持緣情綺靡其惟試詩披文相質何爲易之夏侯歐陽經傳父子紬書石室世爲太史鹽澤之味揚於河水我酌其流懷源之美嗚乎哀哉南瞻檇李海風吹愁昔年柳折太息風流哲人萎矣使我心憂木山在篋寂寞隱邱率我同門生芻一束乘彼江流來越之曲矢我愚誠以爲公告

祭外舅阮太學文

嗚乎哀哉懿公之年壽徵於耋公之精神如水如鐵公年十五遊於山左策馬華不長呼幘墮二十歸里門寂如水涸跡魚鹽大隱於市閭有公言鋸箒不設爲公之交餽塵可徹瓶有旨酒衍我嘉賓我有蘭言益爾智神發以風霆人挹陽春渾爾形骸相見以眞循生無狀公獨予珍品以驪黃重以昏姻蘋魚之教綦巾食貧歲維乙巳我丁鞠凶哀哀苦由或我粵峯遺我良謀惟善之從十年蘿蔥托以青松年來餉口千里客蹤前趨青堯維暮之冬送我湖濱絮語從容一載來歸公笑攜筇詢以舊事感慨惺忪旅雁宵鳴我又南征琴書契闊魂夢紆縈頓有伴來凶訃驚聞悠悠越水冥冥夜台鶴鵠朝翔跔鳩夜哀須眉邈矣使我心摧且聞併言尤可悼痛弱孫幾齡梨棗素弄蒿里方歌童鳥又慟幻影無端浮漚一夢嗚乎哀哉

謹以樽酒佐以山羞。遙望甘泉惟靈之求。竹風增戚。涕雨成秋。悲憤少洩。惟公鑒不。

哀程一亭文有序

嘉慶元年歲丙辰循客於越。聞吾友程一亭文學以五月初十日病歿。愴然不能食累日爲文以哀之。  
蘭蕙之樹芳而易靡。人世別離莫如生死。與君結交十年於此。雲鹽三更。書筒半里。如彼春風。挹於朝芷。  
南船北騎。驅我以貧。陟彼崔嵬。嗟我懷人。去年魯道客遺雙鱗。螯姑喜拔尺蠻。初伸歸來晤君。君方抱戚。  
寶瑟新僵。遺衣在壁。藥白秋寒。繩牀夜寂。更有童烏苗而不秀。竹馬焚灰。瓦棺瘞圃。三拜方歸。百憂咸邇。  
誰遣斯懷。乃伊以疚。心共詩歐。人如鶴瘦。朔風晨冽。送我於南。陽神彊立。言笑猶堪。淒淒別緒。疊疊深譚。  
蕪城春遠。越水烟含。凶喪忽訃。疑信豈參。嗚乎已矣。昌谷終埋江東。誰識鉛槧塵封。束編蟲蝕。室有孤雛。  
豈甘就食。夜靜呱啼。呼耶不得。八口之家。餘此弱息。屈指幾時。說之心盡。君有兄弟。風雨情傷。撫君之子。  
以騰以驤。君多素友。永矢弗忘。道書校梓。維嘉之揚。生猶野馬。命若燐光。有形必滅。何資短長。文章不朽。  
道德恆昌。雖天亦壽。縱死不亡。以爲君慰。翹首蒼蒼。道德恆昌。雖天亦壽。縱死不亡。以爲君慰。翹首蒼蒼。

汪母李安人哀辭有序

嘉慶庚申四月朔。吾友汪飲泉以母夫人之喪訃於循。且告曰。先母辛苦一生。絕無能傳之者。懇爲文。勿爲應酬之作。感且不朽。嗚乎。循何人哉。烏足以傳安人。夫飲泉所謂無能傳之者。所以傳母夫人者至矣。循復何言。夫其情哀矣。因飲泉之所述而述。嗚乎。循復何言。其辭曰。

彩績易彰。太素鮮識。才無能言。維婦之職。行無能宣。乃婦之德。女有遠聲。匪家之則。昔年羅綺。今且食貧。歷境自易。立德恆春。操乃井臼。絜乃繫蘋。已安於素。人覺其辛。遵彼南陔。厥草油油。艷艷者子。載泣載歌。承明金馬。將灌其流。揚名顯親。抑又何憂。吁嗟乎。蘭本春傷。松欽夜落。寒風吹衣。衣中絮薄。謂母我縫。捨呼誰諾。嗚乎蒼天。哀何時卻。

謝景張哀辭序

嗚乎。予去年病爾。不解帶而臥者十餘日。禱於神。示願損壽以益予。已而予活。越一年。爾死。則誠以爾之生。易予之死耶。爾病呼予。予竟不能以爾所損之壽復還爾。又不能通黃帝岐伯之旨以活爾。嗚乎。予負爾也。歲甲子。爾始從予遊。見予知算。而私學之。不十日。九章三角之術明。予每作算。令爾布棋設筭。罔或差也。見予說經。而私學之。不一年。漢唐同異之派明。予每注經。令爾旁蒐博采。罔或遺也。爾故善書。予告以波磔之法。乃舍唐而學晉。爾故習時文。予告以八股之體。乃棄時俗而趨先正。爾性誠篤。不好鮮衣酒食。惟書史日親。居予書塾中。去家半里。數月不顧其妻子。予自授徒以來。信而從。視予若父者。惟爾一人。予以爲予之學。將來賴爾以延。予所著書。將來可付爾。不致消歸於冥漠間也。而爾竟死矣。爾名文英。年二十有六。辭曰。

信鬼神之司命兮。必福善而禍淫。至性如子兮。奚有譽於厥心。疇昔之日。兄子病革。子舍命以求醫兮。果竭神而喪魄。將視骨肉若路人兮。轉福壽而安全。將蔑長上之死而不顧兮。乃克享夫大年。印呵壁以冥。

叩兮孰牖我以真銓。嗚乎噫嘻。吾知之矣。顏短命兮冉疾惡。安國暨輔嗣兮。不三十而凋落。古聖人與賢人兮德豈不孚於冥漠。惟秉賦之有窮兮。匪鬼神之用削。旣爾宗之不振兮。亦吾命之多薄。洵芝草之難長兮。抑醴泉之易涸。悵樸學之不觀兮。尚何嗜之克樂。嘆曰黃昏寂寂。風滿帷兮。書策塵封。人何之兮。雞窓夢醒。惟爾思兮。燈闌目落。魂歸來兮。

祭黃氏妹文

嘉慶己卯春二月乙丑循以清酌庶羞告於黃氏妹之靈曰嗚乎自丁卯之冬迎爾棺歸厝於此蓋十有二年矣余以衰病不復遠出跼伏於家著書度日每當風雨初晴夕陽明樹輒步村西徘徊於墓幽明雖間笑言如晤本擬結一草庵永遠守護緣爾之夫婿自爾歿世以來尙未再娶因此遲遲踟躇瞻顧去年秋月爾夫婿以病物故於焦山之僧舍爾之小叔篤仁孝之情申友于之愛旣返兄柩復迎嫂骨擇於月之五日合葬爾夫婦於雷塘祖塋先一日來啓爾棺嗚乎爾隨夫之日自此得以永終而余離別之感轉莫能自遣矣憶爾生於庚寅余年八歲父母以長姊初殤謂爾再世爾之幼也天資明慧爾之長也性情柔惠其在室也吾親憐之其旣嫁也爾姑賢之食貧茹苦爾意安之特以意外之讒突來廻易吾母旣因爾而沈疴爾遂亦因母而羸瘠爾死之後讒人之族世濟其凶猶肆妄言棄爾荒叢余時深慟徧告於里中大人先生與兩弟迎爾而歸然而生死從夫爾之志也爾小叔云時在金陵嫂忽入夢絮語依依如嗟如痛明日則兄信來病方知重則爾一日不忘夫之心於此可見矣讒爾之人身死幾夕其子旣惡疾短

年其婦亦生歸兄室天網恢恢餘殃惡積想爾已知之則爾亦可伸眉於地下矣而今而後魂棲黃氏之塋終作黃家之鬼勉進一卮怡然而逝

邵太宜人誄辭

邵太宜人太學生慕陳阮君室也生三男二女長常生出嗣宮保芸臺先生次蔭捷次蔭惠蔭惠爲從伯父佩玉後嘉慶丁丑夏四月二十八日宜人以疾終於內寢春秋五十有七常生時官戶部四川司主事在京師聞赴奔歸乞余爲文余誼爲至戚悉宜人勤儉之德因次敍行事以爲之誄其辭曰

博陵舊族適於陳留壺範幼習婦德日脩和若青春潔如嚴秋靜以義立動與禮游嗚乎哀哉始歸君子家道食貧木牀蓍席集蓼之辛賃春舉案亦備其勤既勤既儉既解其屯浸裕厥境弗逸其身嗚乎哀哉君子于役悠悠十年誰持門戶宜人有焉惟兒暨女相隨以肩課兒以讀春誦夏弦教女以德婦功婦言雞鳴而起懲嫋於眠闔必親啓計口爲餧盥漱尙未洒掃以先藏繩於市旅畋於田井井艷艷各凜無喧日之夕矣一家安妥篝燈於室女右兒左已獨不安戶必親鎖邇爾井竈勿貽水火可以梁肉疏饍餐之可以羅綺裯布衍之可以逸樂勞瘁單之君子素疾藥餌安之久而無倦未或難之身有沈疴轉自寬之心之憂矣德之覃也嗚乎哀哉爰有孀姒相與依倚去秋病而死宜人傷之哀思不已春正月吉人方慶喜思之不見大慟幾斂先後之情親愛如此葬姒之日余婦歸邵宜人方疾就醫於城聞余婦歸趣歸而迎風雨連朝乃遏其行婦不克俟遂隔幽冥四月三日余往視疾經脈雖虛形神尚實行步如常

語音未失。自云無它。惟食之窒。  
其德可知。余爲世告。以作此辭。  
一月未周。傷哉乃卒。嗟嗟宜人。其勤可師。  
嗟嗟宜人。其儉可思。嗟嗟宜人。